

LITERATURA BRASILEIRA

巴西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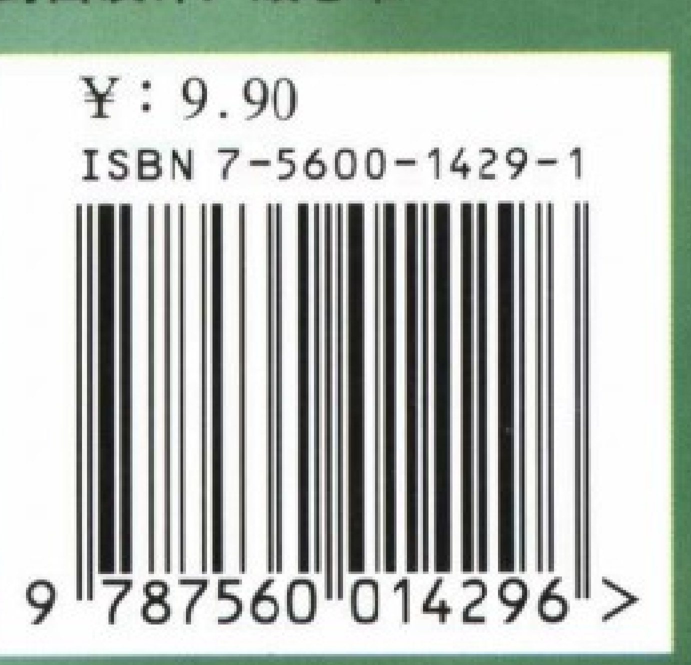
孙成敖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

《阿根廷文学》	盛　力
《阿拉伯文学》	齐明敏
《爱尔兰文学》	陈　恕
《巴西文学》	孙成敖
《保加利亚文学》	杨燕杰
《秘鲁文学》	刘晓眉
《波兰文学》	易丽君
《德语文学》	王炳钧
《俄罗斯文学》	张建华
《法国文学》	陈振尧
《豪萨文学》	王正龙
《捷克文学》	李　梅、杨　春
《魁北克文学》	孙桂荣
《罗马尼亚文学》	冯志臣
《马格里布法语文学》	张　放
《美国文学》	金　莉、秦亚青
《墨西哥文学》	李德恩
《日本文学》	林为龙　等
《斯里兰卡文学》	邵铁生
《西班牙文学》	董燕生
《意大利文学》	沈萼梅
《英国文学》	何其莘

责任编辑：叶向阳
封面设计：殷志维





一个学术性教育性
出版机构

网址：http://www.fltrp.com.cn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

巴西文学

孙成敖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西文学/孙成敖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6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5600-1429-1

Ⅰ.巴…　Ⅱ.孙…Ⅲ.文学史-巴西　Ⅳ.I77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7744 号

巴西文学

孙成敖　著

*　　*　　*

责任编辑: 叶向阳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1)
网　　址: http: //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83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600-1429-1/H·808
定　　价: 9.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较全面地讲述了自1500年至20世纪80年代巴西文学发展的历史，对殖民时期文学、浪漫主义时期文学、现实主义时期文学、象征主义诗歌和20世纪现代文学等几个重要阶段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基本上体现出了该国文学发展的全貌。全书以评介作家及其作品为主，既注意了涵盖全面，又突出了重点，对已有定论的作家，诸如殖民时期的格雷戈里奥·德·马托斯，浪漫主义时期的贡萨尔维斯·迪亚斯、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若泽·德·阿伦卡尔，现实主义时期的马查多·德·阿西斯，先现代主义时期的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等杰出的诗人或小说家及其作品，本书都给予了突出的篇幅 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当代作家，诸如诗人德罗蒙德·德·安德拉德，小说家若热·亚马多、吉马朗埃斯·罗萨，作者也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进行了重点介绍，其中对若热·亚马多的评介自成一家之言。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作者参考了相当数量的巴西文学史、文学选集及其它有关的原文第一手资料，内容丰富翔实，准确可靠。本书力求做到历史社会分析和艺术审美分析相结合、叙述和评论相结合，既体现出一定的学术水平，同时又注意语言的通俗流畅，努力做到深入浅出，以达到雅俗共赏，开卷有益。

目 录

一、殖民时期文学

1. 巴西文学的起源

1500年3月9日，一支由13艘船只组成的葡萄牙船队，奉曼努埃尔国王之命，由首都里斯本特茹河起航，领队是身为贵族的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船上共载有1 200人,其中包括几名传教士和一些被放逐的罪犯。船队抵达佛得角后，开始转舵向西航行。4月22日，船员们看到了一片陆地。两天之后，船队航行至一个避风港。他们在此停留了一周，对该地进行考察，并与当地土著人进行了初次接触。船队所到之处就是现今巴西东北部沿海地区，自此巴西沦为葡萄牙殖民地。随后一些葡萄牙冒险家、历史学家和旅行者纷纷来到巴西，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对这片新奇土地的自然风貌以及当地土著居民的情况进行了描绘与报道。随着一批批葡萄牙殖民者的涌入，耶稣会传教士也开始来到巴西。为了向葡萄牙殖民者和土著印第安人传播教义，他们创办教会学校，进行宗教宣传，写出了许多布道词和带有传教色彩的诗歌与戏剧。这样，报道性质的纪事文学和传播教义的耶稣教文学便成了巴西文学的起源。

纪事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佩罗·瓦兹·德·卡米尼亚（Pero Vaz de

Caminha ，生平不详），此人是卡布拉尔所率船队的书记官。他把船队在一个星期内的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写成报告，讲述了发现巴西的经过。船队立刻派一只船返回葡萄牙，将该报告上呈国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佩罗·瓦兹·德·卡米尼亚奏折》（*Carta de Pero Vaz de Caminha*）。这份充满激情的奏折对当地的自然风貌和土著居民进行了生动逼真的详细描绘，使这一历史文献具有了鲜明的文学色彩，因此被视为巴西文学的开端。在其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较有价值的纪事文学作品还有佩罗·德·马加良埃斯·甘达沃所写的《关于巴西陆地》和《我们俗称为巴西的圣克鲁兹省之历史》、加布列尔·苏亚雷斯·德·索萨所写的《对巴西之描述》和《巴西新闻》以及费尔南·卡尔丁神父所写的《巴西大陆及其居民》等。

耶稣教文学的代表人物是若泽·德·安希埃塔神父（José de Anchieta，1534—1597），他是 16 世纪最主要的一位作家。安希埃塔神父出生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1550 年进入葡萄牙科英布拉耶稣教会学校读书，1551 年成为耶稣会传教士，两年以后抵达巴西传教，1597 年病逝于巴西。他热忱地在巴西从事传教活动，创办过教会学校，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报告书和布道词，还依据 16 世纪葡萄牙流行的模式写过诗歌，模仿葡萄牙著名剧作家吉尔·维森特写过大量用来宣传教义的短剧。安希埃塔神父是巴西文化的开拓者，被视为巴西最早的一位作家。

这一时期应该提及的作家还有曼努埃尔·达·诺布雷加神父（1517—1570），他于 1549 年来到巴西传教，是《关于转变异教徒的对话》和《巴西来信》的作者。

这类纪事文学作品和耶稣教文学作品都还难以称之为真正的文学创作，它们本身更具有文献和宗教宣传性质，但是由于这些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因此被视为巴西文学的起源。

2. 巴罗克时期

1581 年至 1640 年，葡萄牙处于西班牙王室的统治之下。受西班牙作家贡戈拉夸饰主义文风的影响，巴罗克一贡戈拉派诗歌在葡萄牙文坛上风靡一时。这种文风自然也波及到作为葡萄牙殖民地的巴西。

1601 年，出生于伯南布哥州的本托·特谢拉（Bento Teixeira，1561?—1618?)所创作的史诗《拟声》（*Prosopopéia*）一书在葡萄牙里斯本出版，标志着巴西文学进入巴罗克时期。这部作品在形式上极力模仿葡萄牙伟大诗人卡蒙斯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颂扬了伯南布哥领地受赠人若热·德·阿尔布克尔克·科埃略的功绩。《拟声》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并不高，但由于它是第一部正式印刷出版的巴西文学作品，因此便以其历史价值而在巴西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人当属格雷戈里奥·德·马托斯·格拉（Gregório de Matos Guerra，1633—1696）。马托斯出生于巴伊亚州的萨尔瓦多市，父亲为葡萄牙人，母亲是巴伊亚州人。他先是在当地一所耶稣教会学校读书，1652 年前往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攻读法律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曾在里斯本附近地区担任过法官。由于他写的讽刺诗引起了人们的怨愤，遂于 1681 年返回巴西。他曾在巴伊亚州教会里担任过一些显要职务，但因生活放荡不羁，所写的讽刺诗尖刻无情，后被解除了教会职务，并被流放到安哥拉。1695 年重返巴西，翌年死于伯南布哥州累西腓市的一所精神病医院。

马托斯写过一些优秀的爱情诗和抒情诗，晚年也写过一些宗教诗，然而其成就最高的作品是讽刺诗。他目光锐利，且不肯趋炎附势，所写的讽刺诗充满战斗性，犹如一把把匕首，无情地刺向当时的社会：

此城所缺何物？……真理。
此城以何为羞？……声誉。
此城还缺何物？……廉耻。[①]

金钱带来的罪恶、道德的沦丧、小市民的惟利是图、医生的不学无术、教士的伪善、贵族的虚荣、当权者的专横暴戾以及宗教对人们的腐蚀，无不受到他的辛辣讽刺，诗人因此而被称为“地狱的嘴巴”。他的讽刺诗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逼真写照，请看他的一首名为《对那时巴伊亚市的描绘》的十四行诗：

每个地方总有一位高官，
想要管辖我们的茅屋和葡萄园；
他们不会管理自家的厨房，
却居然能治理整个天下。

每家门口总有一个耳目经常光顾，
对男女邻居的生活进行
询问、偷听、窥视、打探，
目的在于带他们去广场受难。

许多不知羞耻的黑白混血儿
被带到大人先生们的脚前，
一切无赖的勾当都握在他们手里边。

① 引诗自译（以下除有说明，所引诗文均为自译），选自《葡萄牙语文学史》第 90 页。

市场上盘剥重利令人吃惊，
凡逃脱不开的人都极为贫穷，
这就是巴伊亚市的情景。①

由于他的讽刺诗重现了巴西、主要是巴伊亚市形形色色的社会场景，因而成为研究那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宝贵历史文献。“也许是出于无意，他写的诗作成了我们的第一份报纸，上面记载了那一时代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丑闻和偷盗、犯罪、通奸的情况，还有他兴高采烈地加以描绘的圣像游行、生日庆祝、出生典礼的情景。”②

马托斯的诗歌创作深受西班牙夸饰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贡戈拉和克维多的影响，具有典型的巴罗克风格，如追求新奇、夸张以及强烈的对比等等。诗人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担任过显要职务又遭到过流放，放荡不羁又维护伦理道德而且信奉宗教，写讽刺诗又写抒情诗和宗教诗。这种双重性同样也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得到了体现，使苍天与大地、永恒与瞬息、肉体与精神、邪恶与善良、犯罪与悔悟等等相对立的事物在他的作品中得以同时并存。马托斯具有较高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不仅是巴罗克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也是巴西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1923 年至 1933 年期间，巴西文学院出版了他的六卷本全集。

17 世纪需要提及的另一个人物是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Antônio Vieira，1608—1697）。安东尼奥·维埃拉生于葡萄牙里斯本市，6 岁时随全家移居巴西巴伊亚州，曾在一所耶稣教会学校读书，后加入耶稣会，成为一名神父。1641 年代表殖民地政府前往里斯本庆贺新国王加冕，并成为国王顾问和王室布道人。后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于 1652 年返回巴西，致力于向印第安人传教事业。他反对殖民者奴役印第安人，主张解放印第安奴隶，因此被殖

①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45 页。

② 选自《葡萄牙和巴西文学辞典》第 208 页。

民者驱逐,于 1661 年前往葡萄牙。1665 年被宗教裁判所关进牢狱，监禁于科英布拉市。获释后曾在罗马和里斯本居住，1681 年返回巴西定居，直至病逝。

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一生写下六百余篇布道词和书信。与其他传教士不同，他的布道词多以政治和社会问题为题材，思路清晰，论述缜密，内容具体，对社会具有清醒而又敏锐的洞察力。虽然其布道词内容多取材于当地的某些具体事件，却能见微知著，以小喻大，使其具有普遍意义。雄辩、嘲讽、富有战斗性，更使其布道词别具一格。请看他的一篇以《盗贼》为题的布道词中的部分段落：

> 归根结底，我所谈及之盗贼非因贫困和命途乖蹇而成为盗贼之不幸者。正如所罗门所言，贫困本身亦可豁免或减轻其罪过。为果腹而行窃者不会走向亦不会被带往地狱。我所谈及之不仅走向亦会被带往地狱者乃范畴更广等级更高之盗贼也……真正应得到盗贼之称号者，乃国王将兵团和军团交付其指挥者，或将外省交付其管辖者，或将城市交付其治理者也。此等之人狡猾奸诈，且权势在握，对人民下手行窃与掠夺。其他一些盗贼只对一个人行窃，而此等盗贼则对城市及王国行窃。其他一些盗贼行窃必冒有风险，而此等盗贼行窃则无需担惊受怕亦无风险可言。其他一些盗贼行窃要被处以绞刑，而此等盗贼行窃却将他人处以绞刑。第欧根尼之目光较其他人更为深透，看到众多当权者及司法大臣们将一些盗贼送上绞刑架时便开口大叫：大贼将小贼送上了绞刑架。①

显而易见，这篇题为《盗贼》的布道词并非针对为求生存而行窃的普通盗贼，而是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社会大量存在的腐败现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 37 页。

象。

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的布道词简洁明了，即使最具巴罗克色彩，也以丰富多彩的词汇和感情充沛的语言使其他众多的传教士相形见绌。正因为以上种种原因，他被视为17世纪葡萄牙同时也是巴西最伟大的作家。

1943年至1945年间，巴西首次出版了他的十六卷本的《布道词集》。1953年至1954年间又出版了《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选集》。

这一时期的另一位代表诗人是曼努埃尔·贝特略·德·奥里维拉（1636—1711），然而他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却远不及马托斯。在《帕尔纳索的音乐》（1705）一诗中，他竭力模仿西班牙诗人贡戈拉，矫揉造作，充满雕琢和夸饰。他最优秀的创作是一些描写自然景物的诗歌，在这些作品中，人们已经可以看到正在形成的美洲本土主义的某些色彩。

到了18世纪初期，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巴西出现了以巴伊亚地区为主的几个经济文化中心。在历任总督的赞助下，萨尔瓦多市和里约热内卢市模仿葡萄牙的模式先后成立了“被遗忘者学会”、“幸福者学会”、“精选者学会”和“文艺复兴者学会”等文学团体，巴罗克—贡戈拉派诗歌一时成为宫廷文学。这些文学团体的成员脱离时代，脱离社会，一味追求夸饰和极端的矫揉造作，没能创作出可以传世的佳作，至今已被人们遗忘。

3. 阿卡迪亚时期

18世纪中期，随着采矿业的兴起，巴西的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些在葡萄牙接受高等教育的殷实人家子弟，受欧洲及葡萄牙的阿卡迪亚派（亦称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影响，对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学以及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极为推崇。他们主张诗歌要简洁明快和通畅流利，反对17世纪流行于巴

西宫廷的巴罗克一贡戈拉夸饰主义诗歌。在这些人中间涌现出一批颇具才华的诗人，巴西诗歌因此而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这些被称为“米纳斯吉拉斯州派”的诗人在接受欧洲及葡萄牙文学影响的同时，又把土著印第安人和巴西的自然景色作为题材写进他们的作品，在以神话为题材的诗歌和田园诗中染上了美洲本土主义色彩，从而使巴西文学出现了独立倾向，巴西民族文学自此开始破土萌生。

这一时期的主要诗人有以下几位。

克拉乌迪奥·曼努埃尔·达·科斯塔（Cláudio Manuel da Costa，1729—1789），米纳斯吉拉斯州人。他先是在本地读书，后进入里约热内卢市耶稣教会学校学习。1749年前往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攻读法律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754年返回巴西，担任过律师，也在政府任过职，因参与1788年至1789年间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发生的一次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史称“米纳斯吉拉斯密谋案”或“不信任运动”）而遭逮捕，并于狱中遇害。

科斯塔是“米纳斯吉拉斯州派”最富有才华的诗人之一，是把阿卡迪亚派诗歌引入巴西的第一位。他早期创作的诗歌，如《立体的肌肉》（1751）、《哀歌》（1753）和《爱情的迷宫》（1753）等，尚属巴罗克风格的诗歌，1768年出版的《诗集》（*Obras*）则属于阿卡迪亚派诗歌。由此可见，他是由巴罗克风格转向阿卡迪亚派诗歌的一位诗人，《诗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巴西阿卡迪亚时期的开始。科斯塔的诗歌创作深受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葡萄牙伟大诗人卡蒙斯的影响，写出过一些相当出色的十四行诗，请看他的一首警告岩石爱情是不可抗拒的十四行诗：

高耸的岩石筑成大自然，
那便是我出生的摇篮。
在如此坚石中间成长的人，
却生就一个脆弱的胸膛，一颗温柔的心！

爱情战胜了猛虎，
随之又将我俘获，
向我的心灵宣告一场罕见的战争，
而我的城堡却不够坚固。

尽管我深知危害所在，
却缘于我意志欠坚，
从而无法逃脱盲目的欺骗。

你们，炫耀自己坚硬的岩石，
害怕吧！发抖吧！因为哪里抵抗越甚，
专制的爱情就越向哪里进攻。[①]

作为巴西第一位典型的阿卡迪亚派诗人，科斯塔的诗歌创作对同时代的其他诗人颇有影响。除抒情诗外，他还写过一部史诗《维拉里卡》（1839），讲述了维拉里卡市发展的进程，但其文学价值不是很高。

托马斯·安东尼奥·贡萨加（Tomás António Gonzaga，1744—1810）出生于葡萄牙波尔图市，父亲为巴西人，母亲是英裔葡萄牙人。8 岁时随同父母来到巴西，先是在巴伊亚耶稣教会学校读书，1763 年又前往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毕业后在葡萄牙贝雅市担任法官。1782 年回到巴西，任米纳斯吉拉斯州维拉里卡市法官，1786 年被任命为巴伊亚市高级法院院长。此时，年逾 40 岁的贡萨加爱上了 17 岁的少女玛丽娅·多罗特拉，热恋的激情使他开始写起爱情抒情诗来：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 47 页。

我的心上人呀，
你的美丽要胜过那
洁白的百合
绽开的玫瑰。[1]

1789 年，正当他准备与这位少女结婚时，因参与“米纳斯吉拉斯州密谋案”而被捕入狱，随即被押送到里约热内卢市服刑。在此期间，他继续从事诗歌创作，1792 年出版了抒情长诗《迪尔塞乌的玛丽莉娅》（*Marília de Dirceu*）的第一部分。同年他被流放到莫桑比克，曾在那里当过律师，并在当地政府担任过公职，后来与一位富有的寡妇结了婚。1799 年，《迪尔塞乌的玛丽莉娅》第二部分问世，翌年诗人病逝于莫桑比克。

《迪尔塞乌的玛丽莉娅》这部抒发爱情的长诗采用了牧歌的形式，牧羊人迪尔塞乌是诗人自己的化身，牧羊女玛丽莉娅的原型则是诗人所热恋的少女玛丽娅·多罗特娅。全诗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诗人在被捕入狱前于热恋之中写成的，男主人公迪尔塞乌倾吐了对玛丽莉娅的深挚爱情，表达了对理想化了的恋人的无限眷恋，反映了对没有痛苦和没有罪恶的和平、宁静生活的渴望，充满了对未来的婚后生活的憧憬：

玛丽莉娅，你不会看到成群的俘虏
或从湍急河流内的圩田内，
或从埋有矿藏的大山里，
挖取碎石和肥沃的土壤。

你不会看到那灵巧的黑人
把粗沙从沉重的矿石上剥离，

① 选自《葡萄牙语文学史》第 101 页。

在淘金器的底部
金粒已经闪烁出光辉。

你不会看到他们砍倒原始的荆棘丛，
烧毁那依然幼嫩的树林，
用肥沃的灰烬当作肥料，
把谷粒撒进坑中。

你不会看到他们把芳香的干烟叶
卷成黑色的圆捆，
也不会看到他们在转动的齿轮中
榨出甘甜的蔗汁。

你看到的会是宽大的书桌上
高高堆满的一份份诉讼卷宗，
你会看到我翻阅一本本厚书
对一个个案件作出裁定。

在我查找资料的时候
你高兴地将我陪伴，
阅读着睿智的历史
还有那诗句中的歌。

你会高声朗诵那美丽的形象，
看到你给予的公正赞美
我会重新埋头阅读
那令人乏味的卷宗。

假如你看到有个美女受到赞颂，

玛丽莉娅，你不必嫉妒她的好运，
因为也有人永远
把你的美丽记在心间。①

长诗的第二部分是诗人在被捕入狱之后写成的，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描述了自己肉体和精神所忍受的痛苦，表达了他对命运、正义、荣誉所进行的思考以及对恋人的深情怀念。这首抒情长诗虽然属于典型的阿卡迪亚派诗歌，但已开始流露出较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这部诗作用词准确，简朴自然，真切感人，同时还经常出现一些富有哲理的精雕细刻的诗句。基于上述原因，《迪尔塞乌的玛丽莉娅》成了最受人们喜爱的巴西殖民时期的一部文学作品，它一版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

在《迪尔塞乌的玛丽莉娅》第一部分出版的同时，曾有人匿名克里蒂洛以诗歌形式写出 12 封信，假托在智利发生的事情对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这就是巴西文学史上著名的《智利来信》（*Cartas Chilenas*）。巴西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智利来信》出于托马斯·安东尼奥·贡萨加之手。

巴西利奥·达·加马（Basílio da Gama，1741—1795），米纳斯吉拉斯州人。曾在里约热内卢市耶稣教会学校和圣若泽神学院读过书。1769 年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求学期间，因被怀疑与当时受到驱逐的耶稣会有联系而遭监禁，并被判处流放到安哥拉。由于他为权势显赫的篷巴尔侯爵的女儿写了一首极为出色的婚礼贺诗，得到侯爵的赏识，不但获释，而且还被任命为王室秘书。此后他一直定居在葡萄牙，1795 年逝世于里斯本市。

巴西利奥·达·加马不仅是“米纳斯吉拉斯州派”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而且也是整个 18 世纪巴西最杰出的一位诗人。他写过抒情诗，如《悲剧的朗诵》（1772）、《福地》（1776）、《怀念的慰藉》（1791）

①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72 页。

和《金图比亚》（1791）等，然而，给他带来最大声誉的乃是 1769 年他在里斯本完成的史诗《乌拉圭》（*O Vraguai*）。

在巴西现南里约格朗德州西北部的葡属殖民地中，有 7 个村落被西班牙 72 名耶稣会教士所占领，那里居住着 3 万名印第安人；而现乌拉圭南部靠近蒙得维的亚西属殖民地的萨克拉门托地区则为葡萄牙殖民者所占据。为解决这一领土问题，1750 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署了马德里条约，规定葡萄牙将萨克拉门托地区交给西班牙管辖，西班牙把由该国耶稣会教士占据的 7 个村落交给葡萄牙管辖。1759 年，葡萄牙派遣戈麦斯·德·安德拉德率人前往该地去划定界标，当地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耶稣会教士的率领下对前来的葡萄牙人发动了攻击。葡萄牙人先是被迫后撤，随即便在西班牙政府支持下率领西葡联军对三万余名印第安人发起进攻，史书上把这次战争称之为乌拉圭战争。巴西利奥·德·加马的史诗《乌拉圭》所记述的就是这一战争。

1750 年，篷巴尔侯爵出任葡萄牙首相，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其执政期间，大批耶稣会教士被驱逐出葡萄牙和巴西。《乌拉圭》是献给曾任巴西帕拉州总督的篷巴尔侯爵的弟弟的一部史诗，原为颂扬蓬巴尔首相推行的反对耶稣教会的政策，以取悦于这位侯爵。从历史角度来看，这部史诗的主题价值有限，诗人的创作意图曾受到当时人们的非难。《乌拉圭》一书主要是因其纯粹的文学价值才得以成为传世之作，为诗人赢得了声誉。

《乌拉圭》是一部无韵史诗，在形式上它突破了当时被视为典范的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模式，在内容上它用印第安人神话中的人物取代了西方神话中的诸神，体现了美洲本土主义色彩。《乌拉圭》讴歌了葡萄牙人戈麦斯·德·安德拉德的业绩，同时也讴歌了印第安武士的英雄气概，把讥讽的矛头指向耶稣会教士，将他们视为葡萄牙的敌人和蒙蔽印第安人的骗子。

这场战争是“火枪与原始弓箭的二重唱”，处于劣势的印第安

武士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虽然最终被火枪所战胜，却成为诗人讴歌的英雄。该诗第二章对战争场面有着具体描写：蒙得维的亚总督开枪打伤了印第安武士塞佩，然后策马飞驰到他的身边，诗人接着写道：

总督高喊“不投降就让你死亡。”
高傲的印第安人没有作声，
却弯弓将箭射出
想结束总督的性命。
因为失手箭儿稍有偏离，
紧擦着总督的面颊飞速而去。
西班牙人不想拖延最后的胜利，
怒气冲冲地将枪举起
朝着对方胸膛扣动了扳机。
距离太近，子弹可怕地毁坏了
那已解除了武装的身躯。
可以看到，断裂的肋骨里面
内脏在不停抽搐。塞佩三次
想从地面上站起，又三次倒地，
冰冷的死神在他双目中游动
阴影和沉重的困倦遮盖了他的眼睛。①

显而易见，西班牙人是个胜利者，但战死疆场的印第安武士更是令人敬佩的英雄。

作为一部叙事史诗，《乌拉圭》在结构布局方面颇为得体，使情节得以平衡地展开。语言生动、简朴、自然，不着雕琢痕迹。除叙述战争经过之外，对当地的自然景物生动的描写尤其是对印第安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 54 页。

人风俗习惯的描写增加了这部史诗的本土主义成分，使其更富有巴西的特色。

巴西利奥·达·加马有着抒情诗人的气质和丰富的想像力，优美而感人的诗句在这部作品中俯拾即是，其中最为动人的一节是对林多娅之死的描写。林多娅是印第安酋长的女儿，当这位美丽的姑娘得知丈夫战死疆场时，痛不欲生地来到阴暗的森林，不幸被毒蛇咬伤而死去：

爱神曾栖息过的眼睛
而今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
她的嘴巴，多少次面对无情的风和天空
讲述过她许许多多的不幸
而今却默不作声，
苍白的面孔依然保留着
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悲戚，
纵然是铁石心肠也会动情，
死亡在她的脸上竟是这等美丽！[1]

这些感人至深的诗句为历代读者所称颂，被视为巴西诗歌的典范。史诗《乌拉圭》正是以其感人的艺术力量在巴西文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若泽·德·圣塔·里塔·杜朗（José de Santa Rita Durão，1722—1784）米纳斯吉拉斯州人。先是进入里约热内卢市一所耶稣教会学习，后前往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攻读神学和哲学，获神学与哲学博士学位。曾当过圣奥古斯丁教会的修士，因参与反对耶稣会的论战，被迫离开葡萄牙，流亡到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1777年返回葡萄牙，在科英布拉大学任教，担任过科英布拉大学神学院院长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95页。

职务。1784年逝世于葡萄牙。其主要作品是1781年出版的史诗《卡拉穆鲁》(*Caramuru*)。

史诗《卡拉穆鲁》的副标题为《发现巴伊亚的史诗》，讲述的是葡萄牙人迪奥戈·阿尔瓦雷斯·科雷亚发现巴伊亚的事迹，主人公迪奥戈是个虚构的人物。16世纪中叶，葡萄牙盛行航海冒险，为王国寻找海外殖民地。迪奥戈随一艘远航大船漂洋过海，在滚滚浪涛中船只触礁撞为几段。他和6个同伴抱住一些漂浮物随波逐流得以逃生，其余的人则全都葬身鱼腹。他们漂浮到一片陆地，即今日的巴西巴伊亚州。居住在这里的土著印第安人以为他们是天上掉下来的不祥之物，决定处死他们，先作祭物，然后分而食之。6个同伴就这样殉了难，只有迪奥戈由于骨瘦如柴又有病态，印第安人担心把他作为祭物会亵渎神灵而得以幸免。一天，迪奥戈用从沉船中抢救出的一只火枪打下一只飞鸟，使印第安人大惊失色，把他奉若神明，称他为"卡拉穆鲁"(印第安语，意为"雷电之子")。迪奥戈渐渐地掌握了当地的印第安人，凌驾于酋长之上，成为该部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久，酋长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女儿帕拉瓜苏许配给迪奥戈。身为基督教徒的迪奥戈怀念故土，他命令土著印第安人为他建造一只由他亲手设计的木船，决定把帕拉瓜苏带往欧洲，先为她洗礼命名，然后再与她成婚。当木船启航的时候，5名印第安少女认为他们将开赴仙界，便下水游泳，紧随在船后苦追不舍，直至其中一个力尽溺水而亡方才罢休。船在法国靠岸，帕拉瓜苏在那里接受了洗礼，并依照其教母卡塔琳娜·德·梅迪西的名字取名为卡塔琳娜，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当迪奥戈夫妇回到巴伊亚后，印第安人想拥立帕拉瓜苏为他们帝国的继承人，但已成为基督教徒并改名为卡塔琳娜的帕拉瓜苏放弃了这一权利，支持葡萄牙国王派遣去的托梅·德·索萨行使统治权。迪奥戈和帕拉瓜苏均受到葡萄牙国王的嘉许。

《卡拉穆鲁》在形式上全然模仿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所以有巴西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之称。《卡

拉穆鲁》以叙述见长，但和史诗《乌拉圭》相比，诗人显然缺乏巴西利奥·达·加马的气质与激情。尽管如此，该诗中也仍有不少感人的章节，例如，当迪奥戈和帕拉瓜苏一同乘船离开巴西前往欧洲，帕拉瓜苏的情敌莫埃玛游泳追随着他们的船只直至溺水而亡时，诗人这样描写道：

眼睛失去了光亮，她浑身颤抖惊恐万状，
脸色惨白，全然一幅垂死前的模样，
失去生机的手指，松开了船舵，
在咸味的泡沫之中，沉向了海底。
但是当海浪怒吼着升起，
她再一次在海面上出现，
满含悲痛喊叫了一声“：啊，无情的迪奥戈！”
随后就沉入水中再也没有露面。①

和《乌拉圭》中描写林多娅被毒蛇咬伤致死的诗句一样，这些诗句也一直为评论家和读者所称颂。

史诗《卡拉穆鲁》在运用本土素材方面较为突出，印第安人的民俗及其信仰和宗教仪式，巴西热带的自然风光和动植物，巴伊亚的历史事件和地理环境，在这部史诗里都有所描写。其中虽有虚构的成分，例如主人公迪奥戈是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传奇式人物，“肤色恰如白雪”的帕拉瓜苏也并不像一位印第安少女，然而这部史诗仍然犹如一部百科全书，通过它人们可以对 16 世纪中叶巴伊亚的发现与发展有所了解。《卡拉穆鲁》的现存价值也许恰恰在于这一点。

阿卡迪亚时期较为著名的诗人还有伊纳西奥·若泽·德·阿尔瓦伦加·佩肖特(1744?—1793)和曼努埃尔·伊纳里奥·德·西尔瓦·阿尔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101 页。

瓦伦加（1749—1814）。前者是里约热内卢市人，毕业于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法律专业。回国后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圣若昂德雷伊市担任法官，因参与“米纳斯吉拉斯州密谋案”被捕入狱，随后被流放到安哥拉。他的大多数诗作在被捕后警方抄家时遗失，只有少数作品得以保留下来，其中包括若干首极有文学价值的十四行诗和颂诗。后者是米纳斯吉拉斯州人，也毕业于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法律专业。回国后担任过律师，教授过修辞和诗歌课程，因被怀疑是法国自由主义派而被捕入狱达三年之久。他的诗歌作品本土色彩十分浓厚，并已开始具有浪漫主义诗歌的因素。他是巴西最后一位阿卡迪亚派诗人，主要作品为汇集 59 首回旋曲和 57 首爱情抒情诗的诗集《格拉乌拉》（1799）。

二、浪漫主义时期文学

19 世纪初叶，巴西民族意识日渐形成，要求独立的呼声日趋高涨，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运动日益发展。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葡萄牙被迫在巴西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改革。1808 年，巴西港口开始向欧洲开放，从而打破了葡萄牙对巴西贸易的垄断。与欧洲的贸易使欧洲的出版物开始得以进入巴西，给巴西带来了新的思想。同年，巴西出版了它的第一份报纸《里约热内卢公报》，使欧洲的新思想开始得以在巴西广泛传播。圣保罗市和奥林达市先后成立了法律学院，从而改变了巴西知识分子前往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求学的传统，打破了巴西对葡萄牙文化的依赖局面。具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巴西作家，从盛行于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中找到了用来反对葡萄牙阿卡迪亚文学的武器，而巴西这块美洲大陆又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引入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巴西的兴起，标志着巴西文学开始由殖民文学时期转向民族文学时期。

巴西的浪漫主义文学具有如下 3 个鲜明的特征：

1. 浪漫主义作为文学解放运动与巴西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为一体，这种一致性使巴西浪漫主义文学具有鲜明的反葡爱国的民族主义特色，强烈的政治与社会色彩使这一文学运动成为政治与社会斗争中的一种武器。

2. 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强调对大自然的歌颂，把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作为楷模加以借鉴。巴西的浪漫主义文学则歌颂美洲大陆的自然风光，把印第安人作为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象征和民族自主的化身。这种印第安主义使巴西浪漫主义文学成为一种欧洲浪漫主义程式和新生的美洲本土主义的混合体。

3. 在文学体裁上放弃了对葡萄牙的追随，不再是单一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巴西小说与戏剧。在语言上开始使用通行于巴西的葡萄牙语口语，以取代葡萄牙的葡萄牙语的文学语言，从而体现了巴西文学的独立性。

1836年，巴西浪漫主义文学的开拓者多明戈斯·若泽·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Domingos José Gonçalves de Magalhães，1811—1882）与其他旅居法国的巴西友人共同创办了《尼特罗伊》杂志。同年，他在该杂志上发表了诗作《诗意的叹息和思念》（*Suspiros Poéticos e Saudades*），标志着巴西文学正式进入了浪漫主义时期。

1. 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人物

巴西浪漫主义诗歌经历了三个阶段，产生了三代具有不同特点的浪漫主义诗人。

(1) 第一代主要的浪漫主义诗人

巴西独立初期，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激烈动荡，巴西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无论是巴西浪漫主义诗歌的开拓者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的宗教诗歌，还是巴西第一代浪漫主义最杰出的诗人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迪亚斯（António Gonçalves Dias，1823—1864）歌颂美洲大陆和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诗歌，都带有反葡爱国的色彩，体现了巴西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

多明戈斯·若泽·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出生于里约热内

卢市，1832 年毕业于里约热内卢医科大学，同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作《诗集》。后前往法国巴黎攻读哲学，经常与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接触，深受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 1836 年，他与旅居法国的阿拉乌儒·波尔图·阿莱格雷等巴西友人共同创办了《尼特罗伊》杂志，同年在该杂志上发表了论文《论巴西文学历史》和诗作《诗意的叹息和思念》，从而成为巴西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者。 1837 年回国后，转而致力于戏剧创作，写出了《安东尼奥·若泽或诗人与宗教裁判所》（1839）等剧本。不久当选为巴西历史与地理学院院士，在著名的佩德罗二世学校教授过哲学课程，成为巴西当时文化界一位极其显赫的人物。

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早年深受中世纪古典文学的影响，他的第一部作品《诗集》属于典型的阿卡迪亚派诗歌。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给他的影响很深，但他并没有局限于单纯地模仿法国浪漫主义诗人，而是致力于革新巴西文学。 1836 年，他在《论巴西文学历史》以及为其诗作《诗意的叹息和思念》所撰写的前言中，为他所要倡导的巴西浪漫主义文学确立了创作原则，对其后的浪漫主义作家产生过影响。他所创作的诗歌多是富有神秘色彩的宗教诗，力图使人类在宗教信仰中寻求安慰，提高做人的尊严。然而，一则由于他缺乏诗人应有的才华、气质和激情，二则由于早年受阿卡迪亚派文学的影响甚深，所以其创作实践与其创作主张有脱节现象，一直未能写出真正有价值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他的晚期创作再次回到阿卡迪亚派，1856 年发表的史诗《塔莫约人的联盟》曾在巴西文坛引起了一场争论。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并不是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而是一位把浪漫主义引入巴西的理论家。他之所以能在巴西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不是因为他的诗歌创作，而是因为他在创建具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巴西浪漫主义文学方面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迪亚斯出生于马拉尼昂州博阿维斯塔市，是个私生子，父亲为葡萄牙白人，母亲是印第安人与黑人的混

血儿。1838年中学毕业后，前往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同时开始致力于文学创作活动，加入了以《行吟诗人》杂志为核心的葡萄牙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团体。 1844年毕业回国，担任过《瓜纳巴拉》杂志的编辑，在佩德罗二世学校教授过拉丁文和巴西历史。贡萨尔维斯·迪亚斯在人种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方面都有着相当高的造诣，担任过巴西人种学协会会长。他不仅精通葡萄牙语，还通晓英语、法语、德语以及印第安人使用的图比语，编辑出版过《图比语字典》(1858)。1862 年从法国返回巴西途中，因所乘轮船沉没而不幸遇难。

贡萨尔维斯·迪亚斯不仅是巴西浪漫主义时期第一位最重要的诗人，而且也是整个巴西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血管里流有构成巴西民族的三个主要种族的血液，其作品也反映了这三个不同种族人民的生活情景，例如《安唐修士六行诗集》描写的是葡萄牙白人的生活，《女奴》描写的是黑人的生活，《廷比拉人》、《塔莫约人之歌》描写的则是印第安人的生活，因此他被看作是第一位真正的巴西诗人。在他的诗歌里洋溢着对祖国深沉的爱，特别是当他远离故土时，这种感情就更为强烈，1843 年他在旅居葡萄牙时所创作的脍炙人口的名篇《流放之歌》(Canção do Exílio)就是一个明证：

我的故乡有棕榈，
歌鸫鸟在林中歌唱，
这里婉转啼鸣的小鸟，
与我故乡的鸟儿唱得两样。

我们的天空星星更密，
我们的田野鲜花更多，
我们的森林更具有生命，
我们的生活更富有爱情。

深夜里我独自一人苦思冥想，
欲寻得更多快乐是在故乡，
我的故乡有棕榈，
歌鸫鸟在林中歌唱。

我的故乡美丽无比，
这种美丽在此地难以寻觅，
深夜里我独自一人苦思冥想，
欲寻得更多快乐是在故乡，
我的故乡有棕榈，
歌鸫鸟在林中歌唱。

上帝啊请不要让我在这里死去，
使我不能返回我的故乡，
不能享受在这里的土地上
我无法寻觅到的无穷乐趣，
也看不到有歌鸫鸟欢歌的
那一片片的棕榈。①

作为混血儿和私生子，贡萨尔维斯·迪亚斯遭遇过许多不幸。贫困几乎使他不得不放弃学业，靠同窗好友的接济他才得以在科英布拉完成大学的课程。疾病缠身，爱情失意，曾使他发出这样的感叹：

上帝啊,我的上帝,除了苦难
还有什么存在于人世间？

①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 75 页。

一个人诞生之后，只有一段短暂的生活
　　却至死都要忍受痛苦的折磨！①

他曾热恋上一个名叫阿娜·阿梅莉娅的姑娘，然而由于他是个混血儿和私生子而遭到姑娘家庭的反对，不得不满怀悲伤与自己心爱的人分手：

自你从我的目光中消失
仿佛一颗星星消失在无垠的天空，
我便在大海的浪涛上徘徊，
在原始森林的树阴下坐定，
竭力要抹去你的身影，
它是那样完整地留在我心中！②

后来他与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而这位醋意十足的女人根本不能理解他的感情，更谈不上为减轻他的痛苦而做出任何努力。诗人无奈地写道：

啊，此生此世，哪怕至少有瞬间，
能品味到与我的相同的爱情
　　在此之前我不能死去！
上帝啊！请让我在这片土地上找到
一位天使，一位佳丽，一件你的作品，
　　能体验我的感情，
一位能理解我的灵魂，如同我灵魂的姊妹，
倾听我的沉默，跟随着我

① 选自《葡萄牙语文学史》第 148 页。
② 选自《葡萄牙语文学史》第 149 页。

在那广阔的天空，
让两个灵魂紧紧地相抱相拥，
离开大地和污泥，陶醉在爱情中
飞上远处的苍穹。[1]

爱情的失意与不幸，使他的爱情抒情诗中不乏抱憾与绝望的色彩。《再道一声再见》被誉为用葡萄牙语创作的最优秀的爱情抒情诗之一,共有 18 个小节，全诗是这样开头的：

我终于见到了你！ ——我终于可以
拜倒在你的脚下，对你说，
我从未停止过对你的爱恋，
虽然因此我不知忍受了多少痛苦的磨难。
……
我曾对生活产生过厌倦之情，
听到过死神的脚步响声，
几乎就在死神来临的最后一刻
当希望已最终弯下身来
我的记忆中闯进了你的身影，
我要活下去，我保留了自己的生命。

诉说完自己忍受的痛苦之后，诗人却在意中人的脸上发现了惊异的神情：

你怎么了？难道不认识我？
面对着我你竟背过了脸？
难道痛苦能够如此

① 选自《葡萄牙语文学史》第 149 页。

改变了我的容颜？
我知道忧伤无所不能，
我知道它可以损毁一个人的外型，
而我从未有过幸福的人生……
仔细看一看，是我呀！

然而，他的意中人却永远地另有所属，诗人只能与她再道一声再见。全诗是这样结束的：

将来有一天你会读到
我那发自心灵深处和
满含痛苦泪水的诗句，
它们用鲜血写成，
因此我深信会令你感动，
你对我的痛苦将产生共鸣，
你会伤心落泪，不是出于怀念，
不是出于爱恋，而是出于同情。[①]

贡萨尔维斯·迪亚斯是位极富想像力的诗人，创作出了许多形象生动的诗篇。和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一样，他也是中世纪古典文学的崇拜者。和前者不同的是，他没有为古典文学所束缚，而是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使他的作品更加精炼优美，语言更加纯正准确。他的诗歌韵律明快，节奏感强，很容易为读者所熟记。除《她的眼睛》、《不要丢弃我》、《再道一声再见》等爱情抒情诗外,他还写过歌颂大自然之美的风光诗,如《黄昏》、《大海》、《破晓》等，也写过以宗教为题材的诗歌和中世纪古典诗歌，然而给他带来不朽声誉的乃是他的描写印第安人生活的诗作，这些被称为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109 页、第 110 页和第 114 页。

“美洲诗歌”的作品为他赢得了“巴西民族诗人”的桂冠。在这些作品中，诗人满怀强烈的美洲本土主义的情感，讴歌了印第安人的质朴与刚强，抨击了白人殖民主义者的狡诈与虚伪，揭示了殖民主义的掠夺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悲剧。从长篇叙事诗《廷比拉人》（这是诗人计划写成16章的作品，出版的只有前4章，余稿在诗人遇难时遗失）的一些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这种深沉的民族主义感情：

……我召唤来了
那野蛮武士的灵魂！他脸色阴沉，
庄严肃穆，踏着缓慢的脚步，
不安地向前走来，手里拿着
断成两截的弓，
赤裸的肩上挂着
破裂的箭筒……掉落的
而今已无用处的羽箭，指明了
他悲哀的行程和不稳的脚步，
在他祖先的土地上，他找不到一个
栖身之处，可避免与世人接触。①

在共分10章的《伊·尤卡·皮拉马》这首叙事长诗中，诗人热情地赞颂了印第安人的忠贞不屈和勇于维护自己尊严的品质。伊·尤卡·皮拉马是图比族中最后一位青年人，不幸被廷比拉族人所俘虏。他要求把他释放，以去照顾年迈体衰又双目失明的父亲。廷比拉族酋长在释放他之前侮辱他说：

我们不愿

① 选自《巴西文学纵览》第一卷第103页。

以卑劣者的肉
衰弱强者的身躯。[1]

在接受侮辱之后他回到了父亲的身边。成为俘虏再被释放是违背印第安人行事准则的，父亲了解到其中内情之后，立刻对儿子进行了怒斥：

面对死亡你竟然哭泣？
在外人面前你竟然哭泣？
胆小鬼不是强者的后代，
因为你哭泣，就不能做我的儿子！[2]

他命令儿子与他一起重返廷比拉族人住地。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伊·尤卡·皮拉马与全体廷比拉族人展开了激战。在这种形势下，廷比拉族酋长请求他停止战斗，因为他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在深信自己部族的尊严得到维护之后，父子俩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诗人的这种民族主义色彩在《皮阿加之歌》、《武士之歌》以及《石头巨人》等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诗作中也均有体现。这些作品雄劲有力，气势磅礴，韵律严谨，节奏鲜明，证明了贡萨尔维斯·迪亚斯无愧于第一位真正的巴西诗人的称号。

除以上提及的作品外，他还著有《诗歌初集》(1846)、《诗歌二集》(1848)、《诗歌末集》(1851)等诗集和《帕特库尔》(1843)、《莱奥诺尔·德·门东萨》(1847)等剧本。

(2) 第二代主要的浪漫主义诗人

19世纪50年代之后，巴西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产生了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81页。
②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83页。

在那个曾被戏谑地称为“香蕉与诗歌是巴西两大主要产品”的时代，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深受英国诗人拜伦的生活方式及其作品影响，强调表现主观世界以抒发强烈的个人情感，所以他们也被称为“拜伦派”。当时巴西诗坛流行着一种以忧郁失望、逃避现实和悲观厌世为特征的所谓“世纪病”或“忧世病”，这一代诗人几乎全都染上了这种“疾病”。这批诗人多是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放荡不羁，常以酗酒和无节制的恣意狂欢来对付“忧世病”的侵扰。一次，他们在孔索拉桑墓地以死亡为主题举办狂欢活动，年轻的大学生们推选一名妓女为“死亡王后”，把她放进一具棺木进行送丧游行，抬往墓地，并在那里进行了几项葬礼仪式。最后一项是“死亡王后”与一位大学生的结婚仪式，一具尸体已被迁出的旧墓穴将成为他们新婚的合欢床。然而婚礼庆宴突然被中断，因为大学生们惊恐地发现，“死亡王后”已被这种令人恐怖的场面活活吓死。这一事件足以说明这批年轻诗人的放荡不羁已达到何种程度。正是这种恣意放纵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中多数人年纪轻轻便离开了人世。这批年轻的诗人虽然颇具才华，在语言和风格上有所创新，但是他们的诗歌题材狭窄，脱离社会实际，主要是抒发个人的情感，对伤感、幻灭、病态和死亡进行夸张，作品情调未免低沉消极。第二代浪漫主义诗歌历时十年左右，主要代表人物有以下几位诗人：

阿尔瓦雷斯·德·阿塞维多(Álvares de Azevedo，1831—1852)，出生于圣保罗市，两岁时随父母迁往里约热内卢市。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学习成绩十分突出，被誉为神童，16 岁时便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并学习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以及英文等多种外语。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翻译过拜伦等人的作品，有关古代及他所处时代的文学知识都很渊博。17 岁时前往圣保罗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尚未毕业就因患肺结核病而离开了人世，当时还不满 21 岁。

受流行于巴西诗坛的“世纪病”的侵染，和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阿塞维多的生活也颇为放荡不羁，但他却并未因此而荒废学业，是巴西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中最富有学识的一位。他的诗

歌创作深受拜伦的影响，成为巴西第二代最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他对传统和现实生活感到不满，对人生感到悲观：

我抛弃生活犹如抛弃厌倦，
恰似一个灰尘满身的行人离开荒原。①

诗人企图以不加节制的放荡的生活方式来逃避现实，这位“疲惫不堪的年轻人”的作法是：

向恶习请求毒品的亲吻，
喜欢酗酒、赌博、恣意狂欢
以及在妓女的怀抱中痉挛。②

对人生的疑虑和精神上的忧郁使他过早地感到衰老，于是死亡将至的预感便成了他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

在浓浓的黑雾之中，
心底的生命已经冰冷，
不治之症使我预感到死亡的进攻。
……
我——过去曾经生活过！——现在感到
心已经死去，眼睛也已经死去。③

除了表现厌倦人生和预感死亡将至的这类诗歌之外，阿塞维多还写过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诙谐和带有讥讽色彩的作品。他的

① 选自《葡萄牙语文学史》第 156 页。
② 选自《葡萄牙语文学史》第 157 页。
③选自《巴西文学入门》第 62 页。

抒情诗多是写给家人的，主要是写给母亲、姐姐以及他幻想中的恋人。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诗人对生活的憧憬，写出了《假如我明天死去》这样脍炙人口的佳作：

假如我明天死去，至少会有
我悲伤的姐姐来为我合上眼皮；
我母亲想念我会想念得要死，
假如我明天死去！

我预感到我的未来无尚光荣，
我的前程似锦仿佛曙光初升！
我会为失去这些荣耀而哭泣，
假如我明天死去！

多么美好的太阳，多么湛蓝的天空，多么甜美的黎明
牢牢记住这绚丽多彩的大自然！
胸中强烈的爱情将不会如此奔腾，
假如我明天死去！

然而生活的痛苦吞食着
对荣耀的渴望和难耐的努力……
胸中的痛苦至少默不作声
假如我明天死去！①

阿塞维多的诗歌主要表现自己内心主观世界，即使是在表现客观事物时，也离不开自我的范畴，例如我的房间、我的雪茄、我的油灯、我的书刊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巴西最为典型的一位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152 页、第 153 页。

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

由于诗人的早逝，其作品都是在他死后出版的，主要有诗集《20 年的抒情诗》(1853)、《佩德罗·伊沃》(1855)、《修士之诗》(1862)、《洛波伯爵》(1886）和故事集《酒店之夜》(1855）以及剧本《马卡里奥》(1855)等。

卡济米罗·德·阿布雷乌（Casimiro de Abreu，1839—1860)，里约热内卢州巴拉德圣若昂市人。14 岁时就离开家人，随同父亲前往葡萄牙经商和旅行，受葡萄牙浪漫主义作家影响，在经商和旅行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1856 年在葡萄牙写出剧本《卡蒙斯和雅乌》，同年还发表了短篇小说《卡罗里娜》和《卡里拉》。1857 年回到巴西，1859 年由其父出资自费出版了诗集《春天》，翌年 21 岁时死于肺结核病。

阿布雷乌诗歌的题材较为狭窄，主要是抒发他对家人、童年以及故乡的怀念之情，因此被称为“怀念诗人”。他在流传甚广的《我的 8 岁童年》一诗中这样写道：

啊，我是多么怀念
我生命的曙光，
我可爱的童年
已经一去不再复返！
温煦的黄昏中
在香蕉树的阴凉里，
在柑桔树的树影下，
有多少爱恋、梦想和鲜花！

生命初始的年华
是何等的美丽！
——心灵呼吸着纯真
仿佛花儿一样芳香，

大海是宁静的湖泊，
天空是湛蓝的斗篷，
世界是金色的梦幻，
生活是爱情的欢歌！
……
啊，我那童年的岁月，
啊，我那春天的天空！
在那充满微笑的早晨
生活是多么甜美！
与现在的忧愁相反，
在那美好的时光里
妈妈给我以抚爱，
姐姐给我以亲吻！①

远离祖国使他对故土充满怀念之情。他模仿贡萨尔维斯·迪亚斯的《流放之歌》，在《我的故乡》这首诗里抒发了他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所有的人都讴歌自己的故乡，
我也要把我的故乡歌唱，
在我微不足道的歌谣里，
定要使她成为女皇。②

在另一首诗里，他对祖国的深情表现得更加令人感动：

生为巴西人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161 页、第 162 页。
② 选自《葡萄牙语文学史》第 159 页。

我一定也死为巴西人。
一个属于丛林的儿子
热爱那目睹他出生的天空。①

阿布雷乌还写过一些脍炙人口的爱情抒情诗，诗中所表现的爱情纯洁高尚，面对理想化了的情侣，那种羞怯之态如实地表达了诗人的初恋情景。请看《爱情与恐惧》这首诗中的两个小节：

啊，美丽的姑娘，你周围燃烧着欢腾的火焰，
我不得不小心地回避躲闪，
你自言自语，为爱情叹息：
“上帝啊，他竟是个如此冰冷的薄情少年！”

你错了！我的爱情犹如烈火一般，
强烈的欲望深埋在心底秘而不宣，
我躲避你，正因为我疯狂地爱你，
你美丽，我年轻，你一腔柔情，我却恐惧不安。②

经商并非阿布雷乌本人的意愿，14 岁时便远离故土和家人随父亲前往葡萄牙，因此在他的诗作中不乏忧愁与悲伤。对伤感的渲染和夸张使他成为一名“拜伦派”诗人。在《我的心灵何等忧伤》一诗中诗人曾这样写道：

我的心灵像死去的花儿那样悲伤，
那花儿长在薄情寡义的小溪身旁，
它得不到逝去的轻风的亲吻，

① 选自《葡萄牙语文学史》第 159 页。
②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163 页。

也听不到林中的小鸟歌唱。[1]

阿布雷乌并不恪守诗歌的格律，而是强调抒发个人的即兴激情。他不注重语法的规范，尽量使用在巴西通行的葡萄牙语口语进行创作，即使是在葡萄牙生活的四年期间也是如此。他的诗歌简朴易懂，自然流畅，琅琅上口，纯真诚挚，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因此，在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中，他的作品流传得最为广泛。

路易斯·若泽·戒克拉·弗雷雷（Luís José Janqueira Freire，1832—1855），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市人，中学毕业以后，因思想空虚混乱和家庭生活不幸，遂于 1851 年进入圣本托修道院当了教士。后因缺乏宗教热忱和不适应教士生活，1854 年又离开修道院回到父亲家中。翌年死于心脏病，年仅 23 岁。

弗雷雷虽然远离“拜伦派”诗歌最风行的圣保罗市，却同样染上了“世纪病”。和同时代诗人相比，他的作品更着力表现自我，更注重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痛苦和绝望的色彩也更为浓重。家庭生活的不幸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造成了他一生的忧伤与痛苦。为了逃避现实，他遁入空门，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对宗教的怀疑和失望以及痛苦和厌世。他的一生都是在祈祷与亵渎、理智与情感、幻想与绝望的种种矛盾之中度过的。弗雷雷写过一些以印第安人和腹地人为题材的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诗歌，也写过一些情真意切的抒情诗歌，但其大多数作品乃是反映自我的矛盾、悲苦、绝望与厌世的情感。在《若昂·达斯·梅尔塞斯·拉莫斯教士的信仰》一诗中他写道：

我同样曾对生活的恬静
　　充满美丽的想像，
我同样曾希望贫乏的修道院

[1]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166 页。

是个幸福的藏身地方。

我同样曾满怀难以形容的欢乐
跪倒在祭台脚下，
我同样曾以强而有力的语调
立下过可怕的誓言。①

然而，他的幻想最后却破灭了：

所有的人都充满幻想！
憧憬着一个永恒的天堂；
我们热切地迎上前去，
遇到的却是一所地狱！

幻影中美丽的纯真少女
显得多么真实！
当手快要触摸到的时候
她却走开，她却消失！②

绝望终于使弗雷雷厌倦了人生，在《死神》这首诗中，诗人表达了自己要离开人世的欲望：

所以，死神啊，我爱你而不惧怕你。
所以，死神啊，我愿意和你在一起。③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154 页。
②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155 页。
③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160 页。

弗雷雷的作品不多，流传也不广，主要有诗集《修道院里的灵感》(1855)和死后出版的《诗意的矛盾》。

路易斯·尼科拉乌·法贡德斯·瓦雷拉（Luís Nicolau Fagundes Varela，1841—1875），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州约克拉拉市的圣塔庄园，父亲是个庄园主。1859 年前往圣保罗求学，进入大学预科。1861 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夜曲》。1862 年不顾家庭反对，与马戏团一名女演员结婚。1863 年进入法律专业攻读，同年他的儿子埃米利亚诺降生，但不幸在三个月时夭折。诗人满怀悲痛地为死去的儿子写了一首诗，题目为《十字架小山的赞歌》。这首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被誉为巴西最好的一首挽歌，现摘译如下：

活着时，你是一只受宠的鸽子
在痛苦的大海上驾驭着
一叶希望扁舟。你是一颗星星
在冬日的云雾中闪烁
为牧人指引路程。
你是金秋的成果。
你是崇高爱情的牧歌。
你是光荣——灵感——祖国，
你父亲的未来！啊，可是，小鸽子，
命运之箭射中了你！
小星星，北方的风暴把你吞食！
小豆豆，你倒下了！你已不在人世！
……
我听到钟声单调的悲鸣，
每一声似乎都在讲述
随你而去的已经凋谢的幻梦！
嘈杂的声音里
充满幼稚和愚蠢的话语

从中我听到人们在剪裁裹尸布
用来包裹你的身躯！我看到
蔓延而开的永恒思念，我闻到
教堂里散发出的烟香，我听到
上帝的使者一再向我重复
你已不再属于大地！……我徒劳地哭泣。

不，你是安睡在造物主
那无限的怀抱之中！
通过风声，通过鸟儿的悲鸣，
也许通过哀怨叹息的声波
把话儿讲给我听！
你正从天上望着我，谁知道呢，
透过一颗星星孤独的身影。
是你的光芒激发了我的灵感！
那么请你向我指明道路在何处转弯！
请你在天蓝色的幕布上发光闪烁，
但不要在西方的云涛上
洒下夜间的泪水！
发光吧！闪烁吧！当冰冷的死神
飞临我的头顶，抖动翅膀的灰尘，
你的光芒将成为雅各的梯子，
飞快地沿梯而上的乃是我的灵魂。①

经济拮据和妻子患病迫使他中断学业，回到了父亲的庄园。这一时期，他先后出版了《黄绿色的旗帜》（1863）和《美洲之声》（1864）两部诗集。后又前往累西腓市继续攻读法律专业，尚未毕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168 页、第 172 页、第 173 页。

业，因妻子病逝再次返回父亲庄园。此后他便在里约热内卢州四处漂泊，酗酒作诗，即使再婚也未能改变他的这种生活方式。34 岁时因心脏病突发死于尼特罗伊市。

受巴西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贡萨尔斯 · 迪亚斯的影响，瓦雷拉写过一些歌颂大自然的诗作,如《曙光》、《丛林》、《雾霭》等,也写过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作品和歌颂美洲大陆的诗篇，如《美洲之声》等。受“拜伦派”诗人阿尔瓦雷斯 · 德 · 阿塞维多和卡济米罗 · 德 · 阿布雷乌的影响，也写过不少表现悲观、绝望、痛苦和厌世的作品。但作为最后一位巴西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中那种“世纪病”的病态已有所减弱，在他身上已经开始具有了巴西第三代浪漫主义诗人的一些特征，如关心社会，主张废除奴隶制，热情讴歌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爱国英雄，写出了反映奴隶生活的《奴隶马乌罗》和歌颂墨西哥民族英雄的《黄绿色旗帜》等作品，因此他通常被看作是从第二代浪漫主义向第三代浪漫主义过渡的一位诗人。

瓦雷拉的童年是在几个地方度过的，成年之后又去过不少城市和乡村，过着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题材十分广泛，几乎无所不包。他写农村大自然的风光，写腹地的丛林、动物和植物，写反映城市生活的社会诗，也写“世纪病”给他带来的悲伤、痛苦、怀疑与厌世。欢乐与忧伤、乐观与悲观、希望与绝望、信仰与怀疑、关心社会与逃避现实，这一切都由于诗人的生活环境不同而变化不定，彼此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与矛盾。他的作品大多自然流畅，质朴感人，其中描写大自然景色的诗篇由于融进了诗人的喜怒哀乐，所以显得别开生面，独具一格。

除以上提及过的作品外，其主要作品还有《歌声与幻想》(1865)、《南方之歌》(1869)、《荒野与城市之歌》(1869)、《丛林中的福音书》(1875)以及死后出版的《宗教之歌》(1878)和《拉扎罗日志》(1880)等诗集。

(3) 第三代主要的浪漫主义诗人

19 世纪 60 年代，巴西第三代浪漫主义诗人开始崛起。在经历

了一个短暂的相对稳定时期之后，巴西社会再次发生动荡，要求推翻帝制、废除黑人奴隶制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运动如火如荼。第三代浪漫主义诗人渐渐摆脱了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的“世纪病”的影响，逐步从主观的“自我”中解脱出来。他们面对现实，关心社会，以诗歌为武器，志在唤起和鼓舞人民为争取民主与自由而斗争。他们自称“山鹰派”，主张诗歌应该像安第斯山的猛禽山鹰一样展翅高飞，自由地翱翔于蓝天上。由于他们深受法国诗人雨果影响，所以也被称作“雨果派”。这些诗人强调诗歌的韵律，追求诗歌形式的完美。激烈的雄辩、深沉的情感、惊人的比喻、夸张的用词和铿锵的节奏，构成了这一代浪漫主义诗人作品的特点。乐观与明快的色彩，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精神，体现了这一代浪漫主义诗人的健康和革命的倾向。其主要代表人物无疑当属安东尼奥·德·卡斯特罗·阿尔维斯（António de Castro Alves，1847—1871）。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出生于巴伊亚州穆里蒂巴镇的卡巴塞拉庄园，1854 年随全家移居该州首府萨尔瓦多市，先后在两所中学就读，中学毕业后于 1864 年进入累西腓市攻读法律专业。在累西腓市，他热恋上比他年长 10 岁的葡萄牙女演员埃乌热尼娅·卡马拉。名噪一时的埃乌热妮娅·卡马拉花容玉貌，被众多诗人视为女神缪斯。才华横溢、年轻英俊的卡斯特罗·阿尔维斯以诗歌和痴情赢得了埃乌热妮娅·卡马拉的爱恋，使她毅然离开了能使她过上舒适豪华生活的情人而与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秘密同居。1867 年，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特意为埃乌热妮娅·卡马拉写出了一部名为《贡萨加或米纳斯吉拉斯州的革命》的历史剧。同年，该剧由埃乌热妮娅·卡马拉担任主角，在萨尔瓦多市上演并取得极大成功。1868 年，卡斯特罗·阿尔维斯与埃乌热妮娅·卡马拉一同前往里约热内卢市和圣保罗市，然后在圣保罗市继续攻读法律专业。不久，埃乌热妮娅·卡马拉突然离他而去，使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倍感忧伤与孤独。同年 11 月，在与友人一起狩猎时，一只脚因枪支意外走火而不幸

受伤，不得不于翌年在里约热内卢市做了截肢手术。随后因肺结核病加重返回萨尔瓦多市，接着又遵从医嘱到腹地乡下治疗。正当他的诗歌创作进入巅峰状态时，1871 年 24 岁时不幸英年早逝。弥留之际，他要人们把他的床由卧室抬到朝阳的客厅，因为他要“望着无垠的蓝色死去”。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不仅是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而且也是巴西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在巴西，他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一直为人们所传颂，是巴西人民最喜爱和最崇拜的一位诗人。一个仅仅生活了 24 岁的青年诗人，为什么竟然会在巴西享有如此高的声誉呢？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生活的时代，正是巴西人民争取实现共和制和废除奴隶制的斗争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时代。诗人在巴西所以享有如此高的声誉，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才华出众，留下了热情奔放、气势磅礴的不朽诗作，但更重要的是，生活在巴西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他能以诗歌为武器，坚定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勇敢地向黑暗势力挑战，成为一名“不着军装的战士”，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了自由、民主和正义的事业。

早在中学时代，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就已经显露出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才华，15 岁时便写出了《耶路撒冷的毁灭》一诗。他一方面继承了巴西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贡萨尔维斯·迪亚斯等人的爱国主义传统，同时又深受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雨果的影响，“自由、平等、博爱”成了他反对巴西封建帝制和黑人奴隶制的战斗武器。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也是一位雄辩的天才演说家。从 17 岁还在累西腓市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时起，他就积极参加各种集会、示威等进步的政治活动，发表热情奔放的演说，为群众朗诵即席创作的感染力极强的诗歌，例如著名的《人民当权》一诗，就是 1864 年在累西腓市一次共和党人的集会上即席创作的：

广场！广场属于人民，

犹如天空属于山鹰。

……

人们的权利
并不是能齐刀切割的牧草。
纵令用高头大马的铁蹄，
也不能使罪行法外逍遥……

……

好吧！我们在迈步
走向未来的晨曦，
我们肩上背着十字架，
拾级登上骷髅地，
在这漆黑一团的今天，
我们却深信明日已在眼前。

……

美洲大地上的兄弟姊妹，
十字架土地的儿女，
昂起你们高傲的前额
饮啜那光明的河渠……①

他以诗歌为武器，猛烈抨击黑人奴隶制度的罪恶，写下了《非洲之声》、《黑奴船》、《奴隶们》、《奴隶的母亲》等一系列充满战斗激情的诗篇，揭示了黑人奴隶的悲惨遭遇及其精神和肉体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在《黑奴船》一诗中，诗人如实地描绘了贩奴船上的凄惨情景：

像一场《神曲》中的恶梦……后甲板上
点点红色灯光闪烁，

① 引自中译本《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选》第122页、第125页、第126页。

到处都是片片血泊。
镣铐声声作响……皮鞭阵阵呼啸……
一群群夜色般的黑人男子
恐怖地跳着舞蹈……

黑人妇女怀里抱着
瘦弱的婴儿，他们用黑色的嘴巴
吮吸着母亲的血汁。
其中还有姑娘……赤露着身体，充满恐惧，
被拖进这幽灵般的人群，
徒然地痛苦与焦虑。[①]

诗人把沦为奴隶后黑人的处境与他们从前的自由生活加以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奴隶制度的罪恶：

昨天在塞拉勒窝内，
作战，猎狮，
在宽大的帐篷下面
随心所欲地酣睡……
今天又黑又深的船舱，
恶臭、拥挤、肮脏，
瘟疫像美洲豹一样逞狂……
临终者最后的一声喘息，
尸体扔进大海的声响，
一刻不停地闯进人们的梦乡。
……
昨天完全自由自在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 125 页。

想干什么任凭自己作主……
今天却吃尽苦头，
甚至没有……死的自由！……
一根锁链把他们拴在一起，
像一条铁蛇令人恐惧。
奴役的枷锁缠绕着身躯，
就这样他们被带往死亡之地，①
……

目睹黑人奴隶的悲惨遭遇，诗人发出了愤怒的质问：

不幸的救世主啊！
圣明的上帝！请你告诉我，
这是事实……还是我在梦呓，
如此可怕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你的眼底……
大海啊，为什么你不拿一片
用浪涛制成的海绵
擦去你外套上的这块污迹？
星宿啊！黑夜啊！暴风雨啊！
从无垠的太空中转出来吧！
飓风啊，快把茫茫大海清洗……②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把黑人看作自己的兄弟，认为黑人的解放乃是他们天赋的权利，对他们的英勇斗争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不仅以诗歌为武器，像战士一样勇敢地为黑人奴隶的解放而战斗，博得了“奴隶的歌手”的称号，而且还参加创立了一些反对奴隶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 128 页。
②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 128 页。

制度的团体，掩护逃亡的黑人奴隶，照料他们的生活。他创作的以黑人奴隶为题材的诗作铿锵响亮，节奏感强，不仅富有战斗性，而且也极富艺术感染力。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对事物的观察极其敏锐，分析与综合又十分精辟，在反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在为寻求一个公正、合理、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的斗争中，他以浪漫主义诗人的丰富想像力，憧憬着人类美好的未来。在《先知》一诗中他写道：

永恒的上帝就要亲吻悔罪的大地的颜脸，
这神圣的亲吻，这崇高的抚慰，
要洗雪掉所有的不平、奴役和污秽，
要使未来时代的田野上处处丰收，
生出绿芽、爱情、希望、光荣和自由！
……
人人的额上都发着光芒，
人人的胸怀都充满爱情，
整片田野都开着鲜花，
整个天空都闪着星星……
从西伯利亚的冻土，从非洲的沙漠，
从不幸的伊比利亚半岛的田野，从高加索，
从荷马圣地的破碎的大理石上，
从我们壮丽的美洲的草原和牧场，
响起了自由的颂歌，劳动的颂歌！
……
人人都在把自由的史诗锤炼，
人人手上都长了硬茧，
人人都把前额抬起

让地平线上出现的独立的太阳给它沐浴。①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在诗歌中鼓动人民为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而战斗，这些诗歌不仅对当时反对封建帝制和奴隶制的斗争起到了激励的作用，而且对巴西人民后来的为争取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所进行的斗争也具有鼓舞意义，正因为如此，人们一直把诗人的名字和自由、民主、真理、正义联系在一起，使其具有了象征意义。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不仅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伟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情抒情诗人，留下了许多交口称誉的传世佳作，《睡美人》便是其中的一首：

一天夜里，我记得……她已进入睡乡……
柔软地倚躺在吊床上……
睡衣几乎敞开……头发披散，
一只脚露在短短的毛毯外边。

窗户洞开。大地上的蔷薇散发出
阵阵田野的芳香……
远方，在一处地平线上
可以看到宁静而神圣的夜光。

一丛茉莉的枝条弯下身
冒失地伸进客厅，
随着微风轻轻摇曳，
在她的面颊上往来颤动，把她亲吻。

①引自中译本《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选》第70页、第72页、第73页。

这是一幅天堂般的画面！对每一下爱抚
梦中的姑娘都微微震颤……
她刚平静下来，花儿又把她亲吻……
她正想亲吻花儿，花儿却又躲开……

在那甜美的时刻里
仿佛两个天真的稚童正在嬉戏……
和风摇曳着绿色的叶子，
把她那乌黑的发辫波浪般吹起！

枝条时而靠近时而远离……
看到她快要醒来时
为不惹她生气，便欢快地抖动
在她的胸上洒落一阵阵花雨……

* * *

我，注视着这一场面，
在这疲倦而伤感的夜晚，不停地说：
“啊，花儿，你是原野的童贞少女！
啊，童贞少女，你是我生命的鲜花！……”①

与巴西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的那种迷宫式的爱情抒情诗迥然不同，他的爱情抒情诗豪放洒脱，感情真挚，想像力丰富，充满了年轻人的激情，直接而大胆地讴歌了女性之美。在与埃乌热妮娅·卡马拉热恋期间，卡斯特罗·阿尔维斯以《黑夫人》为副题，为她写下了许多爱情诗篇，充分体现了上述的一些特点，其中《让我们相爱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 116 页、第 117 页。

吧》便是一个例证：

为什么你姗姗来迟，我的天使！哦，快跟我来。
我将是你的，你将是我的……爱情的帐篷里
可以避风躲雨！
……
炽热的嘴唇仿佛熊熊燃烧的火炉
流水一般蜿蜒的秀发
是激情的斗篷。
……
啊，秘密的相聚是何等美好，
让我们在一起，紧紧地在一起……怯生生地颤抖着
仿佛踏进天堂的人。
欣喜若狂地弄乱你的秀发，
亲吻你的脖颈……啊，我的心上人，
请为我坦露出你的乳房。
……
我想目睹你那丰满的酥胸
在快意的吹拂中高耸起伏……
宛如锦缎的海洋。
……
不要如此迟疑……忘掉一切……
让我们相爱，因为爱是神圣的盾牌，
爱就是不受折磨。
我不能属于别的女人……你只能属于我，
既然上帝把两个灵魂结合在伊甸园
他们就一定要共同生活。
……
来吧！我将是你的诗人，你的情人

让我们走进激情的殿堂
在迷人的床上共进梦乡。①

巴西充满热带色彩的大自然风光也是诗人灵感的泉源之一。他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喜欢田园风光，喜欢在荒野里信步漫游和狩猎。他的诗作生动地描绘了大自然绚丽多姿的景色，也表达了他身处大自然时自由自在的心境：

我的上帝，这些羊肠小路多么美丽……
那甜美的奇景散发出阵阵芬芳，
风儿正在那边喁喁私语！

来吧！我们一起走进浓密的丛林，
那高悬着的哥特式拱门下面
狂风发出了祈祷的声音。
……
在旷野上灵魂更加舒畅无比……
无畏、不羁的思想
在林原上驰奔
像一匹火焰般的骏马在草原上
发出嘶鸣，迎着狂风，鬃毛飘扬，
昂首向前冲去。②

他满怀激情地描写大自然，但并不虚伪地进行美化，同时又从不把农村当作逃避城市生活的隐居地，而是主张发展工业，颂扬了工业的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118页、第119页、第120页。
② 选自《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集》第30页、第31页。

无论是描写爱情的诗篇还是描写大自然的诗篇，卡斯特罗·阿尔维斯都摆脱了困扰着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的“世纪病”的影响。他渴望生活，憧憬未来，乐观而富有理想。在他的著名诗篇《青春与死亡》中诗人写道：

啊,我愿活在世上,畅饮那
使大气飘香的野花吐露的芬芳，
望着我的灵魂在无垠的空间翱翔，
宽阔的大海上有雪白的船帆，
女人的胸部散发出阵阵清香……
火热的吻充满生机……
漂泊不定的阿拉伯人，午后我要在
直立的棕榈清凉的树阴下进入睡乡。①

即使当死亡向他逼近之时，他的心情也十分平静，依然坚持着诗歌的创作，继续讴歌自己的祖国和憧憬人类美好的未来。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强调诗歌的韵律，追求诗歌形式的完美，在他的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在巴西诗坛兴起的帕尔纳斯派诗歌的某些特点。其主要作品有《浮沫集》（1870）、《保罗·阿方索的瀑布）（1876)和《奴隶集》(1883）等诗集。1960年，巴西出版了他的作品全集。时至今日，卡斯特罗·阿尔维斯依然是巴西拥有读者最多和最受敬仰的一位诗人。

2. 浪漫主义小说及其主要代表作家

巴西小说的创作始于浪漫主义时期。
由于资产阶级的兴起，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学也应运而生。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189页。

随着为贵族服务的文学的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文学作品开始突破了单一的诗歌形式，出现了小说这一新的文学体裁。1839 至 1843 年期间，巴西虽然已有几部小说问世，却都是些完全模仿欧洲小说模式的平庸作品。1844 年，若阿金·曼努埃尔·德·马塞多（Joaquim Manuel de Macedo，1820—1882）的《褐色女郎》（*A Moreninha*）一书出版，在题材和风格上都确立了巴西小说的民族特点，因此被视为第一部真正的巴西小说。浪漫主义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家应该首推若泽·马蒂巴亚诺·德·阿伦卡尔（José Martiniano de Alencar，1829—1877），是他使小说的创作得以迅速发展，很快便在巴西文坛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浪漫主义时期的小说读者主要是中层社会的资产阶级，小说的题材主要有以下四类：

1. 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2. 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小说。
3. 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的小说。
4. 以不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地区性小说。

浪漫主义时期的主要小说家有如下几位。

若阿金·曼努埃尔·德·马塞多，里约热内卢州伊塔博拉伊市人。1843 年毕业于里约热内卢市医科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但他对从医不感兴趣，而是致力于政治和文学创作活动。当过记者和教师，是巴西历史与地理学会创始成员之一，曾多次当选为里约热内卢州的国会议员，1844 年他的第一部小说《褐色女郎》问世，此后便一直没有间断过小说和戏剧的创作，成为巴西当时颇负盛名的作家。晚年大脑染疾，去世时已极为贫穷潦倒，几乎为世人所遗忘。

马塞多的第一部小说《褐色女郎》一经问世，立刻受到当时读者、特别是年轻的女读者的热烈欢迎。这部小说的情节大体如下：阿乌古斯特偕同另外几位医学院的大学生到同学费利佩家去度周末，他向费利佩夸口说，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博得他连续三天的

爱。费利佩与他打赌说，如果阿乌古斯特在 15 天或 15 天以上只爱过一个女人，那么他就必须写出一部小说，坦白事情的经过。阿乌古斯特这番话使费利佩的妹妹卡洛莉娜感到不快，这位颇为自负的褐色女郎（巴西年轻的待嫁闺秀的代名词）原是出于报复之心，使阿乌古斯特陷入情网不能自拔，可后来却真正地爱上了他。然而，由于一次偶然的机遇，阿乌古斯特 13 岁时曾发誓要永远去爱一个 7 岁的女孩儿，两个人并经由一位垂死的老人交换了信物。正当阿乌古斯特和卡洛莉娜为此苦恼不知如何是好之时，卡洛莉娜看到了阿乌古斯特的定情信物，发现自己恰恰就是那个女孩儿，于是一对恋人终于得到了幸福。《褐色女郎》一书给马塞多带来了声誉，使他很快就成为一位颇有名气的小说家。在其后的三十余年中，他又陆续写出了 17 部小说和多部剧本。由于其作品迎合了读者的口味，马塞多成了当时最受欢迎和拥有读者最多的小说家之一。

马塞多的作品多是富有传奇性的爱情小说，带有浪漫和理想主义的色彩，语言流畅自然，描写和叙述部分使用的是规范的葡萄牙语，对话部分则采用了巴西口语。但是他的小说内容彼此重复，后期的作品与前期的作品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和提高。此外，他笔下的人物缺乏真实感，又缺乏深入的发掘与分析，所以作品显得贫乏和肤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失去了价值。马塞多的历史作用在于，他是使人们对小说产生兴趣的第一人，为小说这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巴西文坛赢得地位作出了贡献。他是首先把巴西社会和自然风貌写进小说的一位作家，其作品有如历史文献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里约热内卢市资产阶级社会风俗习惯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褐色女郎》被看作是第一部真正的巴西小说，马塞多则被视为巴西小说的开创者。

若泽·马蒂尼亚诺·德·阿伦卡尔是西阿拉州梅塞雅纳布市人，父亲当选过参议员，是巴西争取独立运动的知名人士之一。 9 岁时他随全家迁往当时的王都里约热内卢市。从西阿拉州到巴伊亚州

的这段陆上旅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沿途的大自然风貌为他后来小说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在里约热内卢市读完中学以后，1844年前往圣保罗市攻读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里约热内卢市，从事律师和记者工作，先是担任《商业报》的专栏作家，后又负责主编《里约热内卢日报》。1856年，他撰文批评业已名声显赫的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塔莫约人的联盟》，由此引发巴西文坛的一场激烈辩论，阿伦卡尔自此开始引起世人注目。1857年他的成名作《瓜拉尼人》（*O Guarani*）一书问世，这部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使他蜚声全国，确立了他在巴西文坛的地位。从1861年起，曾数次作为西阿拉州的代表当选为众议员，并担任过司法大臣的职务。1868年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西阿拉州的参议员，却被国王除名。他因此离开政界，开始一心一意从事文学创作。1876年前往欧洲求医，翌年回国后死于肺结核病。

阿伦卡尔不仅是巴西最重要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也是巴西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如果说马塞多是巴西小说的开创者，阿伦卡尔则把小说创作真正提高到文学艺术的高度，确立了巴西小说的风格，是巴西小说的实际奠基人。阿伦卡尔一生创作甚丰，题材十分广泛，写巴西历史也写巴西的现状，写城市也写农村，写沿海地区也写腹地，写南方也写北方。他的全部著作就像一部百科全书，从中可以看到巴西民族形成及其发展的历史，看到巴西社会的整个风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作家笔下的巴西人以及巴西的自然景色都带上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阿伦卡尔不仅以巴西人和巴西景物作为其小说的描写对象，而且在语言上使用的也是巴西流行的葡萄牙用语和方言，创作出了有别于葡萄牙的、具有巴西特色的作品，在确立巴西小说的风格和语言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阿伦卡尔的小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 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小说

欧洲浪漫主义作家特别重视中世纪的民间文学，提出了“回到中世纪”的口号。作为一个新生的年轻国家，巴西没有自己可以崇拜的中世纪。在巴西，一方面生活着已经文明化的欧洲殖民者，一方面生活着处于原始状态的印第安人。如何把这对立的双方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巴西民族和民族精神呢？巴西浪漫主义作家认为，出路在于种族融合。于是他们便把目光转向美洲的土著民族印第安人，力图从美洲本土主义中寻找自己的民族意识。因此，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作品在巴西浪漫主义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阿伦卡尔则是这方面的一位典型的代表作家。

阿伦卡尔的成名作《瓜拉尼人》以及受到读者欢迎的另一部传世之作《伊拉塞玛》（*Iracema*，1865）等均属于这一类作品。这些小说与其说是取材于历史，莫如说是取材于神话传说。作家以抒情的笔调虚构了一个诗情画意般的神话世界，通过丰富的想像力，把印第安人和巴西的自然风貌都加以理想化。作家笔下的印第安人正直、纯洁、忠贞、善良，与一些虚伪、贪婪、奸诈的欧洲白人殖民者恰成鲜明的对比。在描写印第安人的同时，作家还以充满诗意的优美笔触描绘了巴西的森林、瀑布、河流、草原等等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色和形形色色的热带动植物。一些评论家把阿伦卡尔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小说称为“欧洲浪漫主义程式与新生美洲主义的混合体”。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瓜拉尼人》和《伊拉塞玛》这两部小说。

《瓜拉尼人》先是于1857年1月1日起在《里约热内卢日报》上连载，同年成书出版，讲述的是巴西被葡萄牙人征服后印第安人和欧洲白人混血的过程。16世纪末，具有武士精神的葡萄牙贵族安东尼奥·德·马里斯在地处偏僻腹地的帕拉伊巴河一条支流岸边建立了一座庄园，与之为邻的是闯入腹地寻找财富的欧洲白人冒险家和土著印第安人。马里斯有位芳龄18的女儿塞西莉娅，美丽、纯洁又善良。小说以她为中心，围绕着三个性格、地位、出身各异

的男人对她的爱慕与追求，展开了一个极富浪漫和传奇色彩的故事。意大利传教士安热罗是个生性卑劣的家伙，他从一个临死前向其做忏悔的教徒手中窃取了标明一座银矿位置的示意图。贪婪的本性使他撕掉了身穿的教袍，改名劳莱达诺，成了一名阴险狡诈、见利忘义的冒险家。他对塞西莉娅不惜一切的疯狂追求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英俊忠诚、温文尔雅的葡萄牙骑士阿尔瓦罗是贵族马里斯家庭的卫士，遵循马里斯以女儿相许的意愿，他真诚地热恋着塞西莉娅，纯洁而高尚的爱慕之情使他愿以生命换取塞西莉娅的一瞥。作家花费笔墨最多的一个人物是印第安人佩里。佩里是印第安戈伊塔尔部族首领的儿子，马里斯和塞西莉娅曾从冒险家们的手中救过佩里母亲的生命，见义勇为的佩里后来也冒着生命危险救过塞西莉娅的生命。佩里把塞西莉娅视为天使，为了保护姑娘，本应担任部族新首领的佩里毅然离开了母亲和部族，来到了马里斯的庄园。佩里对塞西莉娅不含私欲的热诚出自他对姑娘的崇拜。为了让姑娘的每一个愿望成为现实，他甘愿冒付出生命的危险。为了博得姑娘的笑容，他宁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在作家的笔下，佩里是个疾恶如仇、崇尚正义、高风亮节的英勇武士，是位情操高尚、心灵伟大、武艺神奇的英雄，是勇敢与智慧的化身。为保护自己心目中的女神，他历尽艰辛，出生入死，像影子一样守卫在塞西莉娅的身边，使非凡的忠诚升华为神圣的献身精神。佩里纯洁无瑕的美德与白人冒险家们的贪婪狡诈、见利忘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占有塞西莉娅，劳莱达诺利用冒险家们的贪婪，策划了一场对贵族庄园的袭击。与此同时，因为马里斯的儿子迪奥戈误杀了一位印第安妇女，庄园又招致了野蛮的印第安阿伊英雷部族的疯狂进攻。经过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殊死战斗，庄园的城堡遭到毁灭。贵族马里斯全家和白人冒险家们以及印第安阿伊莫雷部族全部同归于尽，只有遵从马里斯之命的佩里和他所护卫的塞西莉娅逃出了这场劫难。为拯救姑娘脱险，佩里在离开城堡之前跪倒在马里斯脚下，吻了他宝剑上的十字架，成为

一名天主教徒。逃离城堡之后，佩里和塞西莉娅又遇到一场罕见的大雨，洪水淹没了一切，佩里和塞西莉娅赖以栖身的棕榈树的树冠宛如激流中的一个绿色小岛，他们在棕榈叶片围成的爱巢中紧紧依偎着，祈求上帝让他们同生共死。小说的结局象征着旧的时代业已结束，以佩里为代表的印第安人和以塞西莉娅为代表的欧洲白人必然要融合成一体，一个新的巴西民族就要由此诞生。

阿伦卡尔在这部传世佳作中，以田园诗般的优美文笔和丰富的想像力，描绘了绚丽多彩的巴西大自然景色。人物栩栩如生，情节扣人心弦，展示了一幅幅充满传奇色彩的印第安人生活的画卷，开创了巴西民族文学的一个新的时期。《瓜拉尼人》为作家赢得了巨大声誉，被视为巴西一部经典之作，奠定了阿伦卡尔在巴西文学史上的地位。这部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问世之后一版再版，时至今日，其书名和作者姓名依然是巴西电视节目中智力竞赛的考题。

《伊拉塞玛》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是一部更具象征意义的作品。无比纯洁和美丽的印第安少女伊拉塞玛（伊拉塞玛在印第安语中意为带有蜜汁的嘴唇）是塔巴雅拉部族酋长的女儿，“她的头发比乌鸟的羽毛还要黑，比棕榈树的树叶还要长。①“蜜蜂的蜂巢不及她的微笑甘甜，森林的香子兰不及她身上的气味芳香。”②一天中午，伊拉塞玛沐浴之后正在森林的空地上休息，突然发现眼前有一位陌生的武士正全神贯注地望着她。这位武士的“面孔犹如海边沙滩般白净，眼睛犹如深海之水般湛蓝，身上穿着她从未见过的布料，佩带着她从未见过的武器。”③伊拉塞玛的一支箭飞速地离弓而去，陌生武士的脸上立刻淌出了血滴。武士的第一个反应是用手握住剑上的十字架，但接着就微微一笑。他从母亲信仰的宗教中得知，女人是温柔与爱情的象征。他脸上流露出的表情说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 143 页、第 144 页。
②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 143 页、第 144 页。
③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 143 页、第 144 页。

明，他心灵感受到的痛苦远胜于伤口所造成的痛苦。伊拉塞玛立刻扔掉手中的弓和箭盒，跑上前去，用手止住了武士流淌的血，然后折断那支箭，把箭柄交给陌生的骑士，以此表示合解。就这样，伊拉塞玛与葡萄牙白人武士马尔丁·苏亚雷斯·莫雷诺相识并一见钟情。伊拉塞玛属于塔巴雅拉部族，这个部族恰恰与马尔丁·苏亚雷斯·莫雷诺所联合的皮蒂瓜拉部族是势不两立的对头。两个人的爱情在克服了种族偏见、部族敌视和经历了种种磨难与不幸之后，终于开花结果，巴西第一个印第安人和白人混血儿莫阿西尔降生到了人世。如果说《瓜拉尼人》的结尾象征着以佩里为代表的印第安人和以塞西莉娅为代表的欧洲白人必然要融合成一体，一个新的巴西民族就要由此诞生，那么在《伊拉塞玛》中，伊拉塞玛与马尔丁·苏亚雷斯·莫雷诺爱情的结晶莫阿西尔的诞生则象征着巴西民族业已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伊拉塞玛》比《瓜拉尼人》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伊拉塞玛》这部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性格单纯，每个人物都具有一个方面的突出特点，象征着某种事物或某种品德。

阿伦卡尔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小说，通过神话传说追溯了巴西民族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作家因袭了欧洲浪漫主义小说的程式，把印第安人武士当成欧洲骑士来加以刻画，但在这些作品中的景物描写（虽然是理想化了的）却富有明显的巴西本土特征，体现了作家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因而使这些小说具有着鲜明的巴西特色。

2．以历史人物或事件为题材的小说

作家在创作这类小说时并不拘泥于历史事实，而是充分发挥了丰富的想像力，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果说他的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小说追溯了巴西民族的起源及其形成的过程，那么他的以历史人物或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则反映了巴西沦为殖民地初期的社会发展历史。阿伦卡尔赞美了巴西这块富饶的大地，正是这块蕴藏着无穷财富的美洲新大陆吸引来了一批批的殖民者和冒险家，他们为占有这些财富彼此间展开了激烈的争

夺。属于这一类小说的作品有《银矿》（1866）、三卷本的《古旧书籍》（1873）和《马斯卡特人的战争》（1874）等。

3. 地区性小说

这类小说包括描写里约热内卢州农村生活的《伊佩树的树干》（1871），描写巴西南部农村生活的《加乌乔》（1870），描写圣保罗州农村生活的《蒂尔》（1875），描写东北部地区农村生活的《腹地人》（1875）。阿伦卡尔在描写巴西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貌时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充满了神奇的想像，和他的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以及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的小说一样，贯穿在作品中的一条主线依然是理想主义。通过主观的幻想，作家把巴西不同地区的人及其自然风貌都加以高度的理想化，把农村描写的极其美好：那里的女性是世界上最美的女性，那里的庄园主特别仁慈，农民受到庄园主慈父般的对待和保护，到处都呈现出一派和谐美好的景象。这类小说虽然在景物描写和对农村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描写有其真实性的一面，但就其内容而言，作家笔下的农村是脱离实际的，是虚构出来的，只是表达了作家对巴西农村的美好憧憬，反映了作家致力于民族主义文学的创作意图。

4. 以城市为题材的社会小说

这类小说均以巴西帝国的王都里约热内卢市为舞台，作品多是以女性为主人公的爱情小说。通过这些小说，作家展现了那个时代里约热内卢市的习俗风尚和伦理道德观念。属于这一类的作品有《五分钟》（1856）、《年轻的寡妇》（1860）、《卢西奥拉》（1862）、《迪娃》（1864）、《黄金梦》（1872）、《女主人》（1873）和《化身》（1893）等。虽然在这些作品中理想主义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后期创作的一些小说中已经开始具有了某种现实主义的因素，《女主人》（*Senhora*）就是其中一部这样的作品。

长篇小说《女主人》是阿伦卡尔的力作之一，全书由《出价》、《清债》、《占有》和《赎身》四个部分组成，总计 51 个章节。主人公阿乌雷莉娅是位美丽的少女，和母亲一起靠替人缝制衣服过着贫

困的生活。她和塞沙斯相识并相恋，但后来塞沙斯为了得到一笔可观的陪嫁费而抛弃了阿乌雷莉娅，与阿德拉伊德订立了婚约。母亲死后，阿乌雷莉娅意外地从外祖父手里继承到一笔巨额遗产，立刻从一个贫家女变为里约热内卢市上层社会中一位令人羡慕的千金小姐，成为许多年轻男子热烈追求的对象。阿乌雷莉娅决心报复塞沙斯。她先是想方设法解除了塞沙斯与阿德拉伊德的婚约，然后又以一笔巨额的陪嫁费把经济处于拮据之中的塞沙斯“买”为丈夫。婚约生效之后，他们对外俨然是一对夫妻，实际上却分室而居，阿乌雷莉娅没有成为塞沙斯的妻子，而是成了他的女主人，塞沙斯这位被“买”来的丈夫实则成了阿乌雷莉娅的一个奴仆。经历了女主人百般讽刺、挖苦的痛苦折磨之后，塞沙斯翻然悔悟，一改过去的生活方式，埋头努力工作，终于积蓄下一笔用以赎身的钱。塞沙斯的转变重新点燃了阿乌雷莉娅心中一直没有泯灭的爱情之火，当塞沙斯交出偿还的陪嫁费以解除他们之间的买卖婚约时，阿乌雷莉娅跪倒在塞沙斯脚下，将自己房间的钥匙交给了他，由他的女主人变成了他真正的妻子。原文书名一词多义，既有女主人的含义，又有妻子的含义。阿乌雷莉娅先是出于报复，把塞沙斯买为“丈夫”，实则成了他的女主人。后来塞沙斯的转变重新燃起她的爱情之火，结果她由塞沙斯的女主人变成了他的妻子。原文书名一语双关，巧妙地包含了女主人公前后不同的两种身份，可谓是画龙点睛。遗憾的是译成中文却难以找到与之对应的一个词汇来，这里将其译为《女主人》实属无奈。

在这部小说里，作家对巴西城市生活的描写依然有着理想化的倾向，以皆大欢喜的美满团圆作为结局也体现了作家仍旧遵循着浪漫主义小说的程式。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及其意识形态的形成，作家心目中传统的、田园诗般的美好爱情受到了拜金主义的威胁，面对生活现实，阿伦卡尔正视了这一社会现象并对拜金主义给予了抨击，因此使得这部浪漫主义色彩依然十分浓重的作品开始具有了某种现实主义的因素。《女主人》的故事情节曲折生

动，引人入胜，令人爱不释手。尤其是作家的文笔十分典雅又清新流畅，读起来能使人产生赏心悦目之感。正因为如此，阿伦卡尔的这部长篇小说已成为巴西文学史上一部传世的经典之作。

综观阿伦卡尔的全部创作，虽然他对人物和自然景色的描写都过于理想化，而且两者之间有时显得不够平衡，用词也略显雕琢，但他对巴西本土场景的热切关注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奠定了巴西小说的基础，从而为巴西民族文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贝尔纳多·若阿金·达·西尔瓦·吉马朗埃斯（Bernardo Joaquim da Silva Guimarães，1825—1884），米纳斯吉拉斯州奥雷普雷托市人。在该市中学毕业后，1847 年前往圣保罗市攻读法律专业。大学读书期间，结识了阿尔瓦雷斯·德·阿泽维多等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1852 年大学毕业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孤独之歌》。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在戈亚斯州卡塔兰市担任法官，后又前往里约热内卢市从事记者工作，曾任《时事》日报主编，发表过一系列文学评论文章。1867 年回到故乡米纳斯吉拉斯州奥普雷托市，一直从事修辞学、诗歌、拉丁文和法文的教学工作，同时致力于文学创作活动，直至 1884 年逝世。

贝尔纳多·吉马朗埃斯从事过诗歌创作，也写过不少激烈而又客观公正的文学评论文章，然而他主要是作为一位小说家而闻名于世的。他的许多小说，诸如《寻金者》（1872）和《马乌里西奥》（1877），都是以地处腹地的戈亚斯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为背景的地区性小说。在葡萄牙统治巴西时期，不少殖民者的远征队曾深入到巴西腹地去寻金探宝，其中一些人后来就定居在荒凉的腹地，贝尔纳多·吉马朗埃斯的地区性小说所描写的就是这一时期腹地的风土人情。和阿伦卡尔一样，他也是巴西地区性小说的先驱者之一，但其作品的文学性却远不及阿伦卡尔。由于笔下的人物苍白无力，小说的结构松散失调，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品已经渐渐为世人淡忘。其最受读者欢迎并一直流传至今的作品是他

于 1875 年写成的代表作《女奴伊佐拉》(*A Escrava Isaura*) 。故事发生在里约热内卢州坎波斯市的一个大庄园里，主人公伊佐拉是个带有黑人血统的女奴，她的皮肤白皙，聪明美丽，是位极富魅力的少女。她的生母是个混血女人，原为庄园主妻子的贴身女奴，因多次拒绝庄园主的引诱，被庄园主送往种植园罚做苦工。在种植园，她与好心的管家米格尔相恋并同居，不久便有了一个女儿，这便是伊佐拉。管家米格尔因此被赶出庄园，伊佐拉的生母很快也离开了人世，伊佐拉从小便由庄园主的妻子抚育成人。膝下没有女儿的庄园女主人视伊佐拉如己出，让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庄园主及其妻子去世之后，他们惟一的儿子莱昂休成了这一庄园的新主人，伊佐拉则成了莱昂休妻子玛尔维娜的贴身女奴。阴险狠毒的莱昂休耍尽花招，企图玩弄和占有伊佐拉，受到伊佐拉的抵制与反抗。玛尔维娜发现丈夫的这一企图后，愤然离开庄园，回到里约热内卢市父亲的家里。伊佐拉从此处境更为险恶，最后终因不堪虐待而与生父米格尔冒着生命危险一起逃离庄园。在累西腓市，逃亡中的伊佐拉与慷慨正直的阿尔瓦罗相识并产生恋情。阿尔瓦罗出身名门望族，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他主张实行共和制和废除黑人奴隶制，并身体力行解放了自己庄园的黑奴。伊佐拉逃走之后，莱昂休大发雷霆，求助于警察局并雇用私人侦探寻找伊佐拉的下落。经坏人告密，莱昂休寻踪而至，把伊佐拉抓回庄园，投入苦牢。阿尔瓦罗为解放伊佐拉并与她结婚也来到莱昂休的庄园，购买下濒于破产的莱昂休的全部债券。破产的莱昂休在绝望中开枪自杀，一对有情人阿尔瓦罗和伊佐拉结成了终身伴侣。《女奴伊佐拉》是一部以反映奴隶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是一份揭露奴隶主暴虐的罪行录，也是一曲正义战胜邪恶的颂歌。当时，巴西主张废除黑人奴隶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作品发表后的第13 年，巴西便宣布废除黑人奴隶制，因此，它符合了要求废除奴隶制的时代潮流，对罪恶的奴隶制给予了揭露，对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寄予同情，对凶恶残酷的奴隶主进行抨击，就其思想性而言，《女

奴伊佐拉》的主题思想无疑是进步的。然而与同时代的卡斯特罗·阿尔维斯揭露奴隶制罪恶的战斗诗篇相比，《女奴伊佐拉》却不免相形见绌。因为它虽然也主张废除奴隶制，但作家的着眼点并不是去解放普通的黑人奴隶，而是被理想化了的、远非为一般奴隶的伊佐拉。作家笔下的伊佐拉是位皮肤白皙、聪明美丽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极富魅力的少女，主要是因为其才貌出众才受到人们的特殊关照，这无疑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当时，巴西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作家却把《女奴伊佐拉》这一故事发生的年代推移到 50 年之前，这也无形中削弱了对当时奴隶制度的批判。 20 世纪 30 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在巴西兴起之时，著名作家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于 1925 年出版了《不是伊佐拉的奴隶》一书，就曾据此对《女奴伊佐拉》这部作品提出批评。尽管由于作家的局限性使这部作品有其不足之处，然而它毕竟对罪恶的奴隶制给予了揭露，符合要求废除奴隶制的社会发展潮流，所以仍具有其进步性。就其艺术性而言，这部小说的情节跌宕多姿，引人入胜，文笔优美流畅，通俗易懂，尤其是它成功地塑造了伊佐拉这样一个深为人们所喜爱的人物形象，因而受到文学批评界的赞扬和读者的欢迎，成为一部传世的优秀文学作品。

贝尔纳多·吉马朗埃斯的另一部成功之作是《神学院里一学生》（*O Seminarista*，1872）。这是一部以宗教和伦理道德为题材的小说。主人公埃乌热尼奥的父亲是位富有的庄园主，马尔加丽达的母亲便在这个庄园里做工，埃乌热尼奥和马尔加丽达青梅竹马，产生了深厚友情。后来埃乌热尼奥遵从家庭旨意，离家前往外地的一所神学院读书。假期他回到庄园，与马尔加丽达久别重逢，童年的友情发展成为爱情。一对年轻恋人私订终身，立下海誓山盟。假期结束，埃乌热尼奥重新回到神学院，心中一直深深地怀念着马尔加丽达。神学院的神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写信将此事告知了埃乌热尼奥的父亲。埃乌热尼奥的父亲立刻把马尔加丽达及其母亲赶出庄园，同时又欺骗埃乌热尼奥，谎称马尔加丽达结婚

后离开了庄园。埃乌热尼奥闻讯感到万分绝望，遂下定决心完成学业，将来做一名终身不娶的神父。从神学院毕业后，埃乌热尼奥回到家乡，第二天就将作为神父第一次主持弥撒。然而就在当天夜里，他见到了身陷困境行将被病魔夺去生命的马尔加丽达，此时他才发现原来是父亲欺骗了他。第二天的弥撒尚未开始，马尔加丽达的尸体被运到教堂以举行最后一次宗教仪式。受到极大精神刺激的埃乌热尼奥撕毁了身穿的神父教袍，跑出教堂，从此变成了一个疯子。这部作品的结构安排得十分精当，情节曲折动人，语言通俗生动，具有一种感人的艺术魅力，被公认为是贝尔纳多·吉马朗埃斯写得最为成功的一部小说。

阿尔弗雷多·德·埃斯克拉格诺尔·陶奈（Alfredo D'Escragnolle Taunay，1843—1899），笔名为陶奈子爵，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市，祖父及父亲为法国著名画家。1858 年在佩德罗二世学校毕业后，进入一所军事学校攻读物理和数学专业。1872 年加入保守党，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当选过众议员和参议员，出任过卡塔林纳州和巴拉那州的行政长官。1889 年巴西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国后退出政界，专注于文学创作。1899 年逝世于里约热内卢市。

陶奈一生的著作甚丰，除《心灵上的泪水》（1873）等多部长篇小说外，还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剧本和文学评论文章。但是真正给他带来声誉的是《伊诺森西娅》（*Inocência*）这部作品。

《伊诺森西娅》出版于 1872 年，被视为巴西浪漫主义地区性小说的代表作。这部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小说，不仅在巴西享有盛誉，而且在 19 世纪末期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包括日本语，在许多国家出版。《伊诺森西娅》是一部以巴西腹地马托格罗索州南部为背景的地区性小说，其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腹地人佩雷拉允诺把女儿伊诺森西娅许配给当地牧民马内康，伊诺森西娅却与为她治病的江湖医生西里诺彼此相爱。马内康发现了他们之间的恋情之后将西里诺杀死，伊诺森西娅不久也郁闷地离开了人世。《伊诺森西娅》虽然也属于当时盛行的浪漫主义爱情小说，但在某些方面已具

有了现实主义的倾向，例如它没有按浪漫主义爱情小说的模式以大团圆结尾，而是以一对恋人之死而告终。尤其是在对人物、环境和自然景色的描写方面，现实主义的色彩就更加显而易见。陶奈不仅是一位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位画家，并且当过军事工程师，所以观察事物时总是十分准确。他曾深入到马托格洛索州内地去写生，笔录与当地人的谈话内容，对腹地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正因为如此，《伊诺森西娅》对腹地人的风俗、习惯、传统及对他们的性格和心理的描写均较符合实际，浪漫主义作品中的理想主义在这部小说中没有走向极端，而现实主义的色彩却已相当明显。例如女主人公伊诺森西娅（葡萄牙语意为天真无邪）作为美丽与纯洁的象征，虽然也是一个理想化了的人物，但与 3 年后问世的《女奴伊佐拉》中的女主人公伊佐拉相比，作家笔下的伊诺森西娅乃是一位真正的“卡博克拉”（葡萄牙语对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姑娘的称呼)的形象。“浓密的睫毛”;“略微凸起的鼻梁”;“小小的嘴巴”,形成鲜明对比的“白白的脖颈”和“乌黑的浓发”，伊诺森西娅的相貌是符合巴西腹地农村“卡博克拉”的特征的。小说中其他几个人物，如粗犷骁勇的佩雷拉和开拓土地的英雄马内康，也都具有腹地人的典型性格。正是由于他们把腹地人的贞洁观念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才酿成了这场爱情的悲剧。除了以上四个主要人物外，还有两个次要人物也刻画得十分成功，一位是佩雷拉家的忠实守卫侏儒蒂科，另一位是深入腹地进行科研旅行的德国昆虫学家梅耶尔，后者将他捕获的一只罕见的美丽蝴蝶命名为“伊诺森西娅”。小说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如同一幅幅写生画，客观准确，细致逼真，并且富于科学性，浪漫主义作品中的理想主义色彩已十分淡薄，现实主义倾向已一目了然。在语言方面，这部小说的叙述与描写部分充满了诗意，犹如一篇篇优美动人的散文诗，对话部分则使用了腹地人所讲的口语，生动且又十分流畅。鉴于上述种种原因，《伊诺森西娅》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看成是这一时期地区性小说中的一部优秀作品。

陶奈的另一部成功之作是《拉古纳的撤退》（*A Retirada da Laguna*）。《拉古纳的撤退》所描写的是巴西与巴拉圭在巴西境内马托格罗索州发生的一次战争，陶奈亲身参加过其中的一场战役。作家于 1871 年用法文写成了这部纪实性著作，1874 年又由他的儿子译成葡萄牙语。这部作品气势宏伟，内容新奇，尤其是作家的客观精神使其成为一部与众不同颇具特色的作品。

由于陶奈的浪漫主义小说中现实主义倾向已十分明显，巴西文学史家通常把他看成是一位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小说家。

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德·阿尔梅达（Manuel Antônio de Almeida，1831—1861），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市的一个贫苦家庭。中学毕业后曾在一所美术学校学习过绘画，1848 年进入大学攻读医学专业，1855 年获医学学士学位。大学读书期间，为维持生活，曾在一家报社从事过校对和编辑工作，并经常为报刊撰写稿件。1852 年至 1853 年期间，他在《商业邮报》星期日文学副刊上以连载形式发表长篇小说《一名军士的回忆》（*Memórias de um Sargento de Milícias*），署名为"一个巴西人"，1854 年和 1855 年又分成两卷先后成书出版。1858 年进入国家印刷局担任管理人员，翌年出任财政部二等秘书，在此期间，作为记者他一直没有中断过为报刊撰写文章。1861 年参加州众议员竞选，在竞选旅行中，不幸因乘坐的轮船沉没而遇难，去世时年仅 30 岁。

阿尔梅达以其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一名军士的回忆》而享誉巴西文坛，并得以在巴西文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一名军士的回忆》是以 19 世纪初叶的里约热内卢市为背景写成的一部小说，内容梗概如下：在从葡萄牙开往巴西的轮船上，后来成为法警的莱奥纳尔多·帕塔尔与里斯本的一位女商贩玛丽娅·奥尔塔莉萨邂逅相遇。莱奥纳尔多·帕塔尔故意重重踩了玛丽娅·奥尔塔莉萨一脚，而后者则狠狠拧了前者一下手背，两个人就这样开始相恋。抵达巴西后不久，他们的爱情便开花结果，玛丽

娅·奥尔塔莉萨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莱奥纳尔多。其教父是一位理发匠，教母就是把他迎到世上来的接生婆。莱奥纳尔多的生身父母不久就分道扬镳，他先后由继父和继母抚养长大。莱奥纳尔多生性顽皮，喜欢戏耍和恶作剧。长大成人后，他爱上了其生母的侄女卢伊济妮娅，卢伊济妮娅对他也产生了爱慕之情。一次，卢伊济妮娅发现莱奥纳尔多与另一个女人嬉戏打闹，遂离开莱奥纳尔多,并与若泽·马努埃尔结了婚。莱奥纳尔多成了一名不务正业的流浪汉，因为一再滋事，被警察抓入狱中。出狱后，他当兵入伍，但不久又再次进入牢房。经过教母的努力，他得以再次出狱，继续当兵，并升为军士。此时，卢伊济妮娅的丈夫若泽·马努埃尔已经去世，莱奥纳尔多最终与初恋的情人卢伊济妮娅结成了夫妻。小说从主人公昂奥纳尔多的童年写起，接着叙述了他年轻时的爱情幻想和成为流浪汉时的种种经历，继而描写他升为军士后所产生的责任感。经过种种戏剧性事件和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莱奥纳尔多终于弃恶从善，立业成家。《一名军士的回忆》是巴西第一部流浪汉小说，主人公莱奥纳尔多是巴西文学作品中第一个流浪汉的形象。这部小说虽然容易使人联想到 16 世纪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然而它并不是受其直接影响而写成的。和当时巴西盛行的浪漫主义小说不同，它的主人公不是理想化了的人物而是现实中的人物，不是社会上层人物而是社会底层人物，不是虚构出来的环境而是真实的环境，不是注重描写而是注重人物的活动。作者出身贫苦，对里约热内卢底层社会人们的生活十分熟悉，《一名军士的回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里约热内卢市的生活情景，读起来就像是一篇有关社会生活的新闻报导，给人以强烈的现实感。作家力图从多方面使其作品大众化，如小说的语言明白自然，简朴流畅，并且具有典型的巴西式的诙谐与幽默；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富有浓厚的人情味。这种新的创作风格当时还难以为人们所接受，但在随后涌现的现实主义作家中却引起了重视并产生了影响。《一名军士的回忆》问世于浪漫主义 说盛行之际，所以它未免显得势单

力薄，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新的流派。虽然这部作品和 19 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尽相同，对社会现实尚缺乏分析与批判，是一部广义上的客观现实主义小说，但是鉴于它对现实主义小说家所产生的影响，文学史家通常把《一名军士的回忆》看成是巴西现实主义小说的雏形，把阿尔梅达看成是巴西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

三、现实主义时期文学

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弊病日益暴露，广大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和不安与日俱增。面对冷酷的现实，一些作家终于开始正视社会，冷静地观察和分析周围的世界。他们不满意浪漫主义对社会现实进行理想主义的美化，主张如实地、毫不粉饰地反映社会现实；不满意浪漫主义主观幻想和强调“自我”，主张面对客观现实和强调作品的社会性；不满意浪漫主义对历史题材和“大人物”的偏爱，主张描写现实生活和底层社会的“小人物”。人们把这种自觉地对社会现实进行揭露与批判的新的文学思潮称之为现实主义。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现实主义开始在欧洲一些国家取代浪漫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或流派。

天才诗人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去世之后，巴西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开始衰落。在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反对奴隶制度的战斗诗篇和若泽·德·阿伦卡尔的社会小说《女主人》里，现实主义文学倾向已初见端倪，在陶奈的《伊诺森西娅》和阿尔梅达的《一名军士的回忆》中则更是显而易见。1889 年巴西改君主制为共和国，反对传统观念、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为巴西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受葡萄牙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锋“七十年代派”（亦称“科英布拉派”）的影响，圣保罗市和累西腓市的一批青年作

家撰文猛烈抨击浪漫主义文学，为巴西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崛起鸣锣开道。1881 年，若阿金·马里亚·马查多·德·阿西斯（Joaquim Maria Machado de Assis，1839—1908）的《布拉兹·库巴斯的死后回忆》（*Memórias Póstumas de Brás Cubas*）和阿卢伊西奥·阿塞维多（Aluísio Azvedo，1857—1913）的《姆拉托》（*O Mulato*）两部长篇小说先后问世，标志着巴西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开始。

和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的理想主义传统恰恰相反，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悲观主义色彩十分浓厚，作家笔下的人物多是些唯利是图、野心勃勃、奸诈狡猾之徒。在题材上也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所触及的很少是历史的或现实的重大事件，而多是日常生活琐事，以小见大来反映和揭示社会的面貌，因而更加具有普遍意义。其中有些作品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带有反宗教的倾向。

巴西现实主义文学主要由现实主义（包括自然主义）小说和帕尔纳斯派诗歌两个部分组成。

1. 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代表人物

马查多·德·阿西斯出生在里约热内卢市一个低微贫寒的家庭，父亲是个油漆匠，母亲是位洗衣妇。幼年时他就失去了母亲和惟一的一个姐姐，父亲再婚前由教母抚养。继母是一所中学的厨娘，工作之余做些糕点，由年幼的马查多·德·阿西斯沿街叫卖。父亲再婚后不久也与世长辞。马查多·德·阿西斯只读过小学，后在一所教堂当勤杂工时从一位神父那里免费学习了法语和拉丁语，他的广博知识完全是靠刻苦自学获得的。1855 年 16 岁时，他在里约热内卢市《马尔莫塔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诗作《她》。17 岁时进入国家印刷局做学徒工。两年以后在帕乌拉布里托出版社担任校对员，开始经常为《商业邮报》、《里约热内卢日报》、《星期画刊》等报刊撰写稿件。1860 年应聘担任《里约热内卢日报》编辑。1861 年

发表喜剧《解谜》。1864 年出版第一部诗集《蝶蛹》。 1867 年被任命为《官方日志》主编助理。1869 年与他的挚友、葡萄牙诗人沙维尔的妹妹卡罗莉娜结婚。经济和家庭生活的稳定使他更能全力以赴地从事文学创作，1870 年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里约热内卢的故事》，1872 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复活》问世。在文学创作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同时，他在政府中的职位也开始步步升迁，曾先后出任农业、商业及公共工程部秘书处首席秘书、农业部秘书处主任、农业部办公厅厅长、公共工程部局长等官职。 1896 年，他与其他一些作家共同创建了巴西文学院，由于其在文学方面的杰出成就，被推选为该院第一任院长。 1904 年，与他一起共同生活了三十余年的妻子卡罗莉娜病故，使作家感到极度忧伤与孤独。 4 年之后，马查多·德·阿西斯也不幸与世长辞，终年 69 岁。

马查多·德·阿西斯是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被同代人称为“首屈一指”和“独一无二”的作家。时至今日，巴西文坛几乎一致公认他是迄今为止巴西“历代最伟大的作家”。马查多·德·阿西斯不仅在巴西文学界有着独尊的地位，而且以“巴西的狄更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著称于世界文坛。他出身贫寒，且口吃和患有癫痫病，只上过小学，完全是凭借自己长期的顽强努力，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巴西文学院首任院长。正因为如此，他不仅被巴西人看成是一位天才，更被视为“自学成材”的典范和“坚持不懈、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从而成为巴西人民心目中的圣人与骄傲。

马查多·德·阿西斯一生著作甚丰，包括诗歌、戏剧、通讯、文学评论以及长篇和短篇小说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然而把他推上巴西文坛独尊地位的乃是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

从 1872 年《复活》问世到 1908 年《阿伊雷斯的回忆》出版,马查多·德·阿西斯共创作了 9 部长篇小说。《复活》、《手与手套》(1874)、《埃莱娜》(1876)和《亚亚·加西亚》(1879)等前四部作品属于当时盛行的浪漫主义小说，内容多为带有感伤色彩的传奇性爱

情故事。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作家对社会所崇尚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文学艺术观念是持赞同态度的，巴西文学界把这些作品称之为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前期作品。但从这些作品的某些风格来看，其后期作品的一些特点已从初见端倪到逐渐明晰，在《亚亚·加西亚》一书中则已相当明显,因此,《亚亚·加西亚》被看作是作家从前期的浪漫主义向后期的现实主义过渡的一部小说。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把作家两个阶段的作品截然分开。 1879 年 7 月至 1880 年 12 月，他的第 5 部长篇小说《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在《巴西杂志》上连载,并于 1881 年成书出版。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不仅最终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写作技巧与风格，而且在创作指导思想或是说对社会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赞同一致走向怀疑与否定，因此，这部小说成了其前期浪漫主义小说与后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分水岭，它的出版标志着作家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自由驰骋的阶段，与巴西另一位作家阿卢伊西奥·阿塞维多同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姆拉托》一起，标志着巴西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开始。

在这些属于后期的作品中，作家并不注重客观环境和人物外观的描写，而是刻意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来反映社会现实。由于对人物心理活动细致入微的成功描写，马查多·德·阿西斯被誉为“人类灵魂的探索者”，被公认是巴西第一位和第一流的心理小说家。这种通过心理活动的描写来反映社会现实的手法被称为“内在的现实主义”。在其后期作品中，作家重新审视了自己原有的道德观念和美学观点，作品具有浓重的怀疑和悲观色彩。在他的笔下，社会现实生活犹如一场悲剧，人类则完全丧失了理性。作家放弃了固有的常规观念，仿佛“听到了内心魔鬼的声音”[1]，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沦丧、背信弃义、利欲熏心、虚荣豪华、贪婪、欺诈、自私、自负、轻浮、野心、嫉忌等等等等不义行径进

[1] 巴西文学评论家古斯塔沃·科尔桑语，选自《葡萄牙和巴西文学辞典》第 196 页。

行了深刻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冷嘲热讽。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和带有悲观色彩的嘲讽构成了马查多·德·阿西斯现实主义小说的两大鲜明特点，不仅具有浓郁的巴西特色，而且对人性的深刻揭示也使其作品内容具有了普遍意义。在作品的形式上，作家开始采用独特的短章节，有的章节本身犹如一个独立的故事，有的章节则只有一句话甚至只有标题和删节号，还有些章节似乎是信手拈来，仿佛离题万里，但是读完全书，读者就会发现整部小说如同一座精巧完美的建筑物，每一个部分安排得都是那样地恰到好处和不可缺少，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融成一体，达到了协调一致的境地。在语言的运用上，马查多·德·阿西斯与以使用粗俗词语为时尚的其他巴西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他从不把人间的种种丑恶与龌龊赤裸裸地呈献给读者，而是用精当而文雅的语言给它们披上一层薄薄的面纱，似真而假，似是而非，幽默诙谐，戏语中却隐含着深刻的寓意，真正做到了通俗而不失文雅。作家尽量使小说的文字口语化，使读者感到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听他讲述。马查多·德·阿西斯的简明、精炼、准确而又诙谐幽默的语言为巴西的葡萄牙语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他所赋予葡萄牙语词汇的含义至今仍是最具权威的标准，其清新的风格仍是人们推崇的楷模。一言以蔽之，马查多·德·阿西斯的这些作品内容深刻，形式完美，技巧高超，语言精妙，把巴西小说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金卡斯·博尔巴》(*Quincas Borba*，1891)和《堂卡斯穆罗》(*Dom Casmurro*，1899)充分展示了马查多·德·阿西斯现实主义小说的特色，是他的代表作，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才华，被巴西文学界称之为“不朽的三部曲”。下面我们就对他的这三部主要作品逐一进行介绍与评析。

《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的主人公布拉斯·库巴斯是个富有的单身汉，64岁时因患肺炎离开了人世。小说通过他的死后回忆，以第一人称形式讲述了他生前的种种经历以及他对社会所做的观察与分析。该书以主人公的经历为线索，先是叙述他在弥留

之际和死去时的情景，然后再以倒叙手法，回忆了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布拉斯·库巴斯出生于一个富足又有名望的家庭，父母亲十分喜欢他，给予他的“自由多于教育，慈爱多于约束”，① 对他所形成的教育“虽有些好的，但总的说来是不良的和不健全的，部分是恶劣的”。他的一个叔父是位严肃而平庸的神父；另一个叔父曾当过步兵军官，此人潇洒幽默，夸夸其谈，当布拉斯·库巴斯年仅 11 岁时便开始向他“灌输真真假假的趣闻轶事，其中无不充满了黄色和污垢的斑点”，而毫不顾忌布拉斯·库巴斯还是个正在成长中的少年。在这种家庭环境中，布拉斯·库巴斯 5 岁时便得了个“鬼东西”的绰号，他机灵、调皮、任性、固执，成为同龄人中最爱搞恶作剧的一个顽童。9 岁时，在一次家庭舞会上，因为大人们玩猜谜语游戏使布拉斯·库巴斯无法吃到饭后甜点，他就决定报复出谜语的维拉萨博士。当这位已婚并作了父亲的博士与老姑娘欧塞比娅在花园的小丛林中偷偷接吻时，一直尾随在维拉萨博士后面企图报复的布拉斯·库巴斯立刻边跑边喊：“维拉萨博士和欧塞比娅太太亲嘴了！”搞得维拉萨博士狼狈不堪。 17 岁时，已长成一名英俊的翩翩少年的布拉斯·库巴斯迷恋上一位名叫玛尔塞拉的美丽的西班牙少女，品尝到了初吻的甜蜜。为了赢得玛尔塞拉的春心，布拉斯·库巴斯挥金如土，不断购买贵重礼物送给她，15 个月内便花费掉一大笔钱。其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儿子的作法已超出年轻人任性的界线，于是决定要他去葡萄牙科布英拉大学读书。当布拉斯·库巴斯终于明白玛尔塞拉爱他的礼物甚于他本人时，便垂头丧气登上了前往欧洲的轮船。在科英布拉大学毕业后，布拉斯·库巴斯又在欧洲漫游了数年之久，直至母亲病危时才返回巴西。母亲去世后，父亲一心希望儿子去竞选议员席位并与极享政治威望的参事杜德拉的女儿维吉莉娅成亲，以继承和发扬家族的名望。维吉莉娅“伶俐、迷人、天真、纯洁、虔诚，或许是拘谨”；“是个顽皮

①引自中译本《幻灭三部曲》一书，以下有关引文均引自该书，不再另注。

的孩子，一个天使般的顽皮孩子”。然而，一个并不比布拉斯·库巴斯更标致、更文雅、更博学、更可爱的洛博·内维斯，由于得到权贵的支持，硬是从布拉斯·库巴斯手中夺去了议员资格和维吉莉娅，而维吉莉娅留给布拉斯·库巴斯的只是“惊愕、怨恨和三四个吻”。布拉斯·库巴斯的父亲难以承受如此打击，四个月后就忧郁地离开了人世。布拉斯·库巴斯则过起半隐居的生活，任事业荒废和光阴流逝。他撰写时政文章，从事文学创作，得到了善辩和诗人的美名。后来，他在舞会上几次与维吉莉娅重逢，两个人此时才发生了真正的恋情，“所有的社会法规已无法阻挡”他们彼此相爱。他们背着洛博·内维斯，在外租到一处隐蔽而安静的住所，设法让维吉莉娅家过去雇用的一位女佣住进去，于是那里便成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进行幽会的爱巢。数月之后，洛博·内维斯将到外地出任省长职务,布拉斯·库巴斯为了不与维吉莉娅分离，不听妹妹萨比娜和妹夫科特林的劝阻，执意接受洛博·内维斯要他担任省长秘书的邀请。不料洛博·内维斯因认为任命日期是个不祥的数字而拒绝接受任命。经历了这场虚惊之后，布拉斯·库巴斯与维吉莉娅之间的恋情变得更加炽热。虽然洛博·内维斯对妻子与布拉斯·库巴斯的关系有所怀疑，维吉莉娅与布拉斯·库巴斯之间也产生过风波曲折,但直到洛博·内维斯再次被任命为省长、维吉莉娅陪同丈夫前往外地赴任，布拉斯·库巴斯才中断了与维吉莉娅的恋情。维吉莉娅的离去曾使布拉斯·库巴斯一度感到忧伤与孤独。其妹妹萨比娜竭力劝他结婚，并推荐丈夫科特林的外甥女欧拉莉娅作为婚配人选。正当已年过 40 的布拉斯·库巴斯准备与 19 岁的欧拉莉娅结婚之际，一场黄热病却夺去了后者的生命。不甘寂寞和要出风头的强烈愿望使布拉斯·库巴斯重新振奋起精神，两年之后，他当选为议员，并萌发了要当部长的野心。 50 岁的那一年，布拉斯·库巴斯在一次舞会上再次见到维吉莉娅，后者虽然还保持着“暮秋的美丽”，但“已失去了青春的风华”。布拉斯·库巴斯不仅没有当上部长，反而失去了众议院的席位。不甘失败的布拉斯·库巴斯决定创

办一份反对派报纸，与政府作对。报纸的创刊曾使他踌躇满志，然而仅仅过了六个半月报纸便宣告夭折。就在这个时候，几乎一抬脚就可以踏上部长台阶的洛博·内维斯与世长辞。在葬礼上，布拉斯·库巴斯看到曾“真心实意地背叛了丈夫”的维吉莉娅“又真心实意地为他哭泣”。应妹夫科特林的邀请，因无所事事而感到寂寞和疲惫的布拉斯·库巴斯加入了慈善团体俗教团，并在团内担负了某些职务，这是其“整个生活中最光辉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在平民医院目睹了他初恋的美丽的西班牙少女玛尔塞拉“丑陋地、消瘦地、衰老地停止了呼吸”。3 年或 4 年之后，布拉斯·库巴斯厌倦并放弃了在俗教团的职务，但献出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使他的肖像得以进入圣器所。64 岁时,布拉斯·库巴斯因患肺炎离开了人世。病重期间，两年未曾见过面的维吉莉娅不断前来探望他。在布拉斯·库巴斯的葬礼上，维吉莉娅要比他的亲属们还更为伤心。作家在本书花费笔墨较多的另一个人物是金卡斯·博尔巴。金卡斯·博尔巴是布拉斯·库巴斯的小学同学，聪明而富有，在玩游戏时常扮演国王的角色。两个人在年届中年时偶然相遇，此时的金卡斯·博尔巴已沦落为露宿街头的乞丐。布拉斯·库巴斯接济他一张大面值的钞票,金卡斯·博尔巴却乘机偷去了他的手表。后来，金卡斯·博尔巴从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位叔父那里继承到一笔巨额遗产，富足又带给了他做人的尊严。他寄还给布拉斯·库巴斯另一块漂亮的手表，并成为后者家中的常客。金卡斯·博尔巴声称他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哲学体系，即人性的人性主义，可以击败任何别的哲学体系。他已完成“四卷手稿，每卷一百页，字迹很小，引用语均为拉丁文”。小说用了不少篇幅描述金卡斯·博尔巴向布拉斯·库巴斯讲解他的人性主义哲学思想的情景。后来金卡斯·博尔巴神经错乱，焚烧了全部书稿，声称为进一步完善人性主义要从头写起，不久之后便病死在布拉斯·库巴斯家中。这部作品以布拉斯·库巴斯死后所回忆的一系列事件构成小说的主要内容，同时还有死者对所回忆事件进行的注释与说明，阐述了他对这些事件所作出的分析与

结论，用小说中的原话来表述，即“我只想讲述我的生活的每一个阶级和我所产生的相应的感受”。按照常理，一个死去的人是不可能回忆起他的一生的，作家所以把现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目的在于通过死人之口可以更加深刻无情地揭示社会的现实，因为“坦率是死者的首要美德。活着时，感情的流露、利益的冲突、欲望的斗争迫使人们把嘴闭紧，将伤痕与缺陷掩饰起来，阻止人们将心灵的自由表露于世”。“然而在死后，那里多么不同！多么畅快！多么自由！人们才能……撕下伪装，恢复原形，坦率地承认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已经离开人世的布拉斯·库巴斯回首往事时，面对人生和人类只能报以苦笑，结论是“我对生命毫无留恋”。“当到达神秘的彼岸时”，即离开人世时，他只有“一个小小的安慰”，即“我无儿无女，没有将我们的贫困留给任何人”。这句话可谓画龙点睛，充分表达了作家对人生的悲观态度。《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与历来的巴西小说不同，它打破了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来展开情节的传统模式，首先从结局（即布拉斯·库巴斯之死）写起，并且不是完全按时间顺序而是以死者回忆的先后来展开情节，正如小说借死者之口所说的那样，“本书和我的风格都充满了醉意，忽东忽西，走走停停，忽而低语，忽而咆哮，忽而大笑，忽而升天，忽而滑倒，忽而落下……”。与这种风格相配合，作家采用了独特的短章节和跳跃讲述的形式。全书共计 160 个章节，有的章节只有一句话，有的章节除标题外则只有省略号。表面上看来，有的章节仿佛信手拈来，离题万里，然而读完全书，则会发现它们缺一不可，恰到好处，令人不能不佩服作家独具匠心的巧妙构思。《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哲理性较强，正如小说中的死者所说，“本书是一部富于高度哲理的著作，一种不寻常的，先是深沉，继而是荒唐的哲学。”由于作家采取边述边议的形式，这就为他借主人公布拉斯·库巴斯之口表达其对哲学、伦理学、宗教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看法提供了讲台。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形象生动的比喻，每一句看似戏语的话所包含的深刻寓意，都令读者去思考、联想和探索。比如谈

及政治时，作家借洛博·内维斯之口说：“政治生活中交织着妒忌、怨恨、阴谋、奸诈、利益和傲慢。”可谓一针见血。对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以及某些观念，作家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诸如“绝对的诚实同发展了的社会现状是不相容的，而城市的安静也需要以相互欺骗来取得”；“‘忘却’一词应大书特书一番。‘忘却’，应该将全部荣誉授予这个横遭蔑视而又如此高尚的角色，一个最后而又准时到达的宾客”，等等等等，喜怒笑骂，冷嘲热讽，尽在其中。作品虽然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丑恶现象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进行了辛辣无情的嘲讽，然而作家却并没有把种种丑恶的现象和行为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是为其掩上了一层轻薄的面纱。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和颇有修养的人士，主人公布拉斯·库巴斯的谈吐文雅婉转，明明是卑鄙龌龊之举，经他的口讲述出来时却又不显得肮脏无耻，有时则若明若暗，寓意朦胧，仿佛只是戏语，留给读者去思考与品味。这部小说内容深刻，形式完美，内容与形式达到了巧妙而和谐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作家的创作已完全进入成熟期，无愧为巴西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

《金卡斯·博尔巴》这部小说中的金卡斯·博尔巴依然是《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一书中出现的那位创建人性主义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但在内容上这两部作品之间彼此并没有什么联系。在《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中，曾提及到金卡斯·博尔巴从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位叔父手中继承到一笔巨额遗产，后病逝于布拉斯·库巴斯家中。《金卡斯·博尔巴》一书讲述了金卡斯·博尔巴前往偏远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巴尔巴塞纳小镇料理遗产事宜，在那里他迷恋上一位名叫玛丽娅·达·皮耶达德的寡妇。皮耶达德的弟弟鲁比昂——《金卡斯·博尔巴》一书中的主人公——竭力想促成这桩婚事，但皮耶达德不久因患胸膜炎病逝，不过死前她已明确表白她不会与金卡斯·博尔巴结婚。金卡斯·博尔巴在巴尔巴塞纳的亲属均已亡故，鲁比昂成了他在当地的惟一朋友，所以当金卡斯·博尔巴身染重病时，得到了鲁比昂的精心护理。金卡斯·博尔巴病愈后返

回首都里约热内卢，后病逝于布拉斯·库巴斯的家中。鲁比昂是个安分守己、头脑简单的乡村教师，在金卡斯·博尔巴的眼里是个愚昧无知的人，只因为鲁比昂表示愿意作他的学生，承认他所创立的人性主义哲学，又在他患病期间护理过他，金卡斯·博尔巴就在遗嘱中指定鲁比昂为他的全部财产的惟一继承人，条件是鲁比昂必须像对他一样，精心照顾好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一条狗。这笔巨额遗产改变了鲁比昂的生活，酿成了他的悲剧。为了接受这笔遗产，鲁比昂动身前往首都里约热内卢，在火车上结识了掮客帕利亚及其美貌的妻子索菲娅。从穷乡僻壤来到繁华的首都之后，被都市生活弄得眼花缭乱的鲁比昂“尽管很富有，仍感到自己是巴尔巴塞纳的教师”。为了融入都市社会，他待人慷慨，供养食客，出资为友人办报，承担死去的朋友的丧葬费，不久便“名噪一时，无人不晓。只要提到整齐的胡子、长长的唇髭、合身的礼服、宽大的胸脯、独角兽拐杖、坚定自信的步伐，人们会立即想到这是鲁比昂——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富翁”。他先是借钱给在生意上处于困境的帕利亚，并且不要求归还；后又出巨资与帕利亚合伙开办“帕利亚进口公司”，却从不过问公司的生意情况。他把股票、证券、契约和部分金币等财产全部交由帕利亚保管，由帕利亚为他征息、分红和收取房租，因此帕利亚比鲁比昂更清楚其财产的数字，并依靠鲁比昂提供的资金开始发迹。鲁比昂迷恋上帕利亚的妻子索菲娅，为她购买贵重的礼物，出巨资赞助索菲娅创办慈善机构。索菲娅当然明白鲁比昂的心意，但却采取了“既不拒绝，也不欢迎，只用娇媚的姿态挑逗”来应付鲁比昂，使得鲁比昂想入非非，魂不守舍，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律师卡马绍是个政治野心家，曾当选过省议员和众议员，出任过一个二流省的省长，后来迁居首都里约热内卢，以求更大的发展，不料所有美梦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破灭，于是他创办了反政府的《瞭望台报》。对政治一窍不通的鲁比昂认为《瞭望台报》办得十分精彩，他先是出资入伙帮助卡马绍办报，当出现亏损时他又慷慨解囊使报纸得以继续办下去。在卡马绍的欺骗和

鼓惑下，他萌生了要当选众议员的政治野心，结果是不言而喻——一场黄粱美梦而已。为消磨时间，鲁比昂旁听陪审团和众议院的会议，观看士兵列队训练，进行毫无必要的走访，出席晚场的文艺演出，并阅读起描写贵族和皇室生活的法国小说来。他虽然缺乏思想，但却富于幻想，甚至会想入非非地进入幻境之中。未婚妻尚无着落，鲁比昂却已开始考虑豪华的婚礼和富丽堂皇的古老马车。其幻梦中的新娘自然是名门闺秀，是贵族中最显赫、最有名气的小姐。追求伟大与光荣的奢想使鲁比昂染上虚幻的怪癖。他的卧室桌面上摆放着拿破仑一世和三世的两尊大理石半身雕像，鲁比昂经常看着它们发呆。一天，他召来法国理发师，将鬓须剃掉，只留下拿破仑三世一样的山羊胡和唇髭，引起了人们的惊愕。他时而感到自己是位隐姓埋名的法国皇帝，时而又恢复到自己本来的面目。“当他荣升国王时，就只是国王。当他仅仅是鲁比昂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寻常的人。”他要求索菲娅称他为“我的路易”，并宣布他要任命帕利亚为大使或者议员，还要赐给他公爵爵位，目的只是为了让索菲娅成为公爵夫人。在晚宴上，鲁比昂对他的一帮食客朋友则均以元帅军衔相称，这些食客只是报之以微笑，既不劝阻，也不鼓励，但见餐桌上已面目全非，“银质餐具不见了，瓷的和玻璃的也基本消失”。鲁比昂虽然富有，但他的挥霍是无可救药的，坐吃山空，没有耗不尽的财富。鲁比昂发病之后，帕利亚为他租了一所小房子，把他和他的小狗金卡斯·博尔巴以及几件家具安置进去。此时，鲁比昂过去的一些朋友开始冷淡和回避起他来。鲁比昂走在街上时，孩子们开始尾随在他的身后，叫他是疯子，而鲁比昂依然沉湎于他的光荣而伟大的梦幻之中。靠他发迹的帕利亚动工兴建了一座宫殿式的新居，在落成典礼的舞会上，轻浮而野心勃勃的索菲娅“光彩照人，满身的珍宝香气，项链是鲁比昂的首批礼物之一”；“所有的人都为年轻、健美、30芳龄的女士的高雅赞叹不已”。舞会的第二天，人们发现鲁比昂于三天前失踪。鲁比昂和小狗金卡斯·博尔巴回到了巴尔巴塞纳，好心的邻居收留了他们。不

久人们便发现，鲁比昂已经精神失常，成了疯子。几天之后，鲁比昂死了。弥留之际，他吃力地抬抬身子，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收藏好我的王冠”，然后便倒了下去。三天后的一个清晨，小狗金卡斯·博尔巴也死在大街上。在这部小说中，作家花费笔墨较多的还有以下几个人物：纨袴子弟卡洛斯·马利亚，他曾在无意中对索菲娅进行过挑逗，结果却使索菲娅为之动心，想入非非；卡洛斯·马利亚后与索菲娅的表妹贝尔迪塔结婚，而帕利亚和索菲娅当初曾一心想把贝尔迪塔下嫁给鲁比昂。退休少校西凯拉和女儿托尼卡，他们曾是帕利亚和索菲娅家中的常客，后因帕利亚和索菲娅的社会地位上升而遭冷遇。卡洛斯·马利亚的表姐费尔南达和丈夫特奥菲罗，特奥菲罗先是当选为议员，后被指定为议会多数派领袖。

《金卡斯·博尔巴》是部以第三人称写成的小说，也采用了独特的短章节形式，全书共计 201 个章节。主人公鲁比昂原是一个纯真朴实的乡村教师，意外得到一笔巨额遗产之后，来到都城里约热内卢，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最后不仅破产，而且丧失理智，带着自己是伟大皇帝的幻想离开了人世。小说通过他的这一悲剧，真实而细腻地描绘了巴西第二帝国时期里约热内卢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卑鄙龌龊的思想和行为，揭示了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沉沦与腐朽，无情地嘲讽了社会现实。鲁比昂十分喜欢金卡斯·博尔巴的一句格言：“土豆属于胜利者！”自称为人性主义哲学体系创始人的金卡斯·博尔巴对这句格言做过如下解释：“假如有一块土豆地和两个饥饿的部落，而土豆只能供养其中一个部落。于是，两个部落便产生了力量，翻过山头，到达生长土豆的山坡。然而，若两个部落和平地将土豆平均分配，二者都得不到充分的营养，都要饿死。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便是破坏，而战争却是保存。一个部落将另一个部落消灭，掠走收获物，这就产生了胜利的快乐、凯歌、欢呼、民众的报答和其它战争行动的利益。若战争不是这样，上述现象便不会存在，因为使人民欢呼的是喜悦和利益，而不是任何别的不幸的行动。仇恨或怜悯属于失败者，土豆属于胜

利者！”“土豆属于胜利者！”，这句寓意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本质的格言出自一位神经失常的哲学家，又被另一位神经失常的人奉为座右铭，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鲁迅的名篇《狂人日记》。在《金卡斯·博尔巴》这部作品中，谁是胜利者呢？显然不是鲁比昂，而是帕利亚和索菲娅夫妇。帕利亚看中了鲁比昂的金钱，与他建立起“友谊”，最后靠鲁比昂的金钱发迹，成为胜利者，得到了“土豆”，而把怜悯留给了失败者鲁比昂。索菲娅同样看中了鲁比昂的金钱，对他施以诱惑，靠鲁比昂的慷慨赠与成为出人头地的人物，得到了“土豆”之后立刻把鲁比昂像垃圾般抛弃。透过一层温文尔雅和温情脉脉的薄纱，胜利者的贪婪、虚伪和野心一目了然。鲁比昂从头脑简单的乡下人成为富有的资产阶级之后，立刻被一群寄生虫所包围，在女人、政治的诱惑下，不仅破产而且失去理智，最后被原有的“朋友”们所抛弃，成为一名失败者。从他的悲剧中人们不难看到，为争夺“土豆”而进行的斗争并不总是隐蔽和巧妙的，有时候是以赤裸裸的方式进行的。作家以幽默诙谐的笔触，生动而形象地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把趋炎附势、尔虞我诈、忘恩负义、巧取豪夺、虚伪浮华、互相倾轧等等社会现象深刻而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与此同时，又不时给它们披上一层似真而假、似是而非的外衣，从而更令读者去深思。《金卡斯·博尔巴》的故事性较强，作家在谋篇布局方面手法高明，语言通俗流畅。深刻的内容，成功的心理描写，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准确而不失幽默的语言，这一切都使《金卡斯·博尔巴》成为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又一部传世的经典作品。

《堂卡斯穆罗》和《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一样，也是以第一人称回忆形式写成的，不同的是，回忆者即小说的主人公本托还活在世上。“堂卡斯穆罗”是人们给本托起的一个绰号，“读者无须查阅字典，这里的‘卡斯穆罗’已失去原义，仅仅是形容那种沉默、孤僻之人。‘堂’带有讽刺色彩，是给我涂以贵族色彩。总之是种玩笑。说实在的，我也没找到一个更适合我所要讲述的故事的题

目，姑且用它吧。”小说首先借用主人公本托之口，在第一小节就讲明了《堂卡斯穆罗》这一书名的由来。回忆者本托已步入暮年，“孑然一身，伴我的仅一仆人而已。”他想著书立说，以调节单调的生活，“我即将逐渐浮上心头的片断回忆写在纸上，这样我将重温昔日的生活，完成这部罕见的著作”。这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内容，即主人公本托的回忆。本托的父亲当选议员之后，携全家来到首都里约热内卢市。本托幼年丧父，母亲格罗丽娅 31 岁便开始寡居。格罗丽娅的第一个儿子一生下来就不幸死去，她祷告上帝保佑第二个孩子平安，许愿若生个男孩儿，一定送他进教堂做一名神职人员。守寡之后，她深恐儿子本托离他而去，然而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她必须要履行对上帝许下的诺言。为推迟母子分离的日期，她请来一位神父在家教本托识字，讲授拉丁文和教义。本托与邻居的女儿卡皮图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是对形影不离的伙伴。在本托 15 岁、卡皮图 14 岁的那一年，母亲决定要儿子进神学院读书。得知这一消息后，本托和卡皮图开始暗中约会，共商对策，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用初吻表达了彼此之间的恋情。本托最终无可奈何地去了圣约瑟神学院。临行前，他与卡皮图海誓山盟。本托表示将不接受神职，非卡皮图不娶；卡皮图则表示非本托不嫁。两个人还一起发誓，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一定要结婚。在神学院，本托与同窗埃斯科巴尔结为莫逆之交，甚至把他与卡皮图的恋情告诉了他的这位惟一知心的好友。卡皮图是个十分理智又颇有心计的少女，渐渐赢得了本托母亲的欢心，成为其不可缺少的一个人，并使其相信她能给其儿子本托带来幸福。本托生性多疑，他时刻思念着卡皮图，同时又担心她会变心。无端的猜疑曾令心生醋意的本托“恨不得卡住她的脖子，将她按在地下，直至在血泊中结束她的生命”。本托并不想进神学院读书，更不愿将来作神父。身为虔诚的教徒，本托的母亲不能不履行自己对上帝许下的诺言，但内心深处又希望把儿子留在自己的身边。埃斯科巴尔为本托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找一个孤儿替代本托上神学院，这样既有了神父，

但又不是本托。本托的母亲对此犹豫不定，但得知主教赞同后便欣然答应，于是刚过 17 岁的本托离开了神学院，开始攻读法律，5 年后获法学学士学位。埃斯科巴尔和本托一起离开神学院，先是在里约热内卢第一批咖啡店打工，4 年之后便开始了独立经营。本托就读大学期间，埃斯科巴尔充当了本托与卡皮图的传信人，成为本托和卡皮图俩人的好友。本托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有情人终成眷属，本托与卡皮图喜结良缘，婚后诸事如意，生活十分幸福。埃斯科巴尔此时已与卡皮图情同姐妹的同窗女友桑莎结婚，并有了一个小女儿。卡皮图与桑莎婚后仍保持着同窗情谊，本托与埃斯科巴尔也保持着他们在神学院结下的莫逆之交，两家人亲如一家，关系十分密切。两年后，卡皮图生下一子，取名埃泽基埃尔。本托发现，埃泽基埃尔喜欢模仿大人的表情和姿势，走起路来很像埃斯科巴尔，这使他甚感不快。一次，卡皮图推说身体不适，要本托独自去欣赏新剧。本托放心不下，看完第一幕便返回家中，在家门口却遇到了埃斯科巴尔，不禁疑窦顿生。本托是个醋意十足的人，对他来说，“卡皮图就是一切，一切的一切”。妒忌心理常使他“对一切和所有人都怀有戒心”，所以他总是疑虑重重。“我简直像一口充满疑虑的井，疑虑在我的心中如青蛙叫个不停，使我夜不成寐。”尽管卡皮图对他温柔体贴，又十分善辩，也依然无法完全驱散他的疑虑。一天，埃斯科巴尔下海游泳，不幸溺水身亡。本托为他撰写悼词，“完全沉浸在对神学院、我同埃斯科巴尔的关系、我们的相互关心、我们的友谊的回忆之中”。在葬礼上，本托发现，“混乱中的卡皮图凝视了一会儿尸体。她的目光是那样专注，那样深情，如果流出几滴无声的泪也不足为奇”。本托立刻止住泪，望着卡皮图洒下的泪水，只见卡皮图“立即抹去眼泪，偷偷看了一下在场的人”。这使本托“心中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恨不得把棺材、死人和一切掀翻在地”。离开墓地后，本托回忆着卡皮图的眼神和态度，认定“如果她有见不得人的心事，在众目睽睽之下她那样掩饰是自然的”。桑莎搬到外地一位亲戚家里去了。本托

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埃泽基埃尔渐渐长大，不仅眼睛，而且面孔、身材甚至连声音都酷似埃斯科巴尔，这使本托感到憎恶与绝望。嫉妒的烈火在他胸中燃烧，他把埃斯科巴尔视为情敌，深信卡皮图与他曾有过奸情，埃泽基埃尔不是自己亲生儿子。他曾发誓要杀死他们母子二人，“或一刀一个，或慢慢地让他们在死亡的时光分享这痛苦、绝望生命的分分秒秒”。后来他又买来毒药决定自杀，并留下一封致卡皮图的简短遗言，使卡皮图在他死后能受到良心的谴责。他把毒药放入咖啡中，用颤抖的手端起杯子，就在这时埃泽基埃尔跑进房间。本托产生了要毒死儿子的念头，当他把放有毒药的咖啡伸到儿子嘴边时，“不知一种什么感情使我退却了，我把杯子放回桌上，发疯似地吻着他的头。”当埃泽基埃尔叫他爸爸时，本托喊道：“不，不，我不是你爸爸！”卡皮图恰在此时走了进来。她克制着自己，让儿子出去之后，问本托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本托不指名地暗示卡皮图与埃斯科巴尔有过暧昧关系时，“卡皮图的惊愕是巨大的，继之而来的愤怒也丝毫不小”。她以嘲讽和忧伤的语气说道：“连死人也不放过！死人也逃不掉你的嫉忌！”接着她厌恶地瞥了丈夫一眼，低声说：“我知道，这一切只是因为偶然的面目相似……只有上帝才能解释……”他们终于决定分手，但并不离婚。为掩人耳目，他们一起去了欧洲，卡皮图和埃泽基埃尔留在瑞士，本托一个人回到巴西。卡皮图病死于瑞士。埃泽基埃尔回巴西看望父亲本托，然后又前往希腊、埃及、巴勒斯坦等地进行科学考察，不幸被伤寒夺去生命，被安葬在耶路撒冷的郊外。孑然一身的本托最大限度地享受了生活的美好，一个又一个新的女友取代了妻子，给予他安慰和柔情，然而没有任何一个轻浮的女性能使他忘却心中初恋的情人。卡皮图与埃斯科巴尔究竟是否有染，小说里一直没有明确，读者也难以做出判断，这已成为一个难以猜透的千古之谜，至今文学评论家们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历代文学评论家在下述一点上却取得了共识，即《堂卡斯穆罗》绝非描写奸情的陈腐平庸之作，而是一部心理分析极其细腻而深刻的

优秀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依然采用独特的短章节形式，全书共计148个小节。作家在谋篇布局上精当巧妙，内容的取舍繁简相宜，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文字通俗易懂，至今仍是马查多·德·阿西斯拥有读者最多的一部小说。尤其是在心理描写方面，贯穿全书的正是因为本托对爱妻卡皮图和挚友埃斯科巴尔产生疑心而引起的心理变化的过程。马查多·德·阿西斯如同一位高明的外科医生，通过敏锐观察和冷静分析这把手术刀，剖开了本托灵魂的最深处，把他的哪怕是瞬间即逝的心理活动都揭示出来。这里我们且举一例加以说明：因为迫不得已而在神学院读书的本托得知母亲卧病在床的消息后，立刻心怀恐惧回家探望。路上，“在抗拒恐惧的同时，我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希望。这一希望并未成为语言，它只是一个念头，其内容可以译作：‘妈妈一死，神学院结束。’亲爱的读者，这仅仅是一个闪念。当闪电划过夜空后，夜色会更加浓重。我悔悟了。这是一种堕落、自私。孝义消失了，而这仅仅是为了获得某种自由，了却债务，根除欠债人。尽管这是瞬间的念头，甚至连瞬间也不到，只有瞬间的百分之一，但也足以使我追悔莫及。”短短的一段文字，抓着本托瞬间的一个闪念，便把他灵魂最深处的心理活动展示在读者面前。类似这样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在这部作品中俯拾即是，难怪马查多·德·阿西斯被誉为“心理学大师”、“人类灵魂的探索者”。

卡皮图是马查多·德·阿西斯笔下最为生动的一个女性形象。她冷静、理智，极富心计和主见，十分善于掩饰自己。与卡皮图相比，本托则显得有些单纯，生性多疑又缺乏主见，往往是被人尤其是被卡皮图牵着鼻子走。本托只深深爱着卡皮图一个人，只有埃斯科巴尔这样一个莫逆之交的挚友，然而他深信不疑地认为，卡皮图和埃斯科巴尔却一起背叛了他，使他对爱情、友谊的美好幻想彻底破灭，留下来的只是孤独与空虚，因此他的回忆充满了怀疑、悲观和绝望的苦涩。这部作品形式完美，语言通俗精妙，心理描写细腻深刻，成为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另一部传世的经典之作。

除以上介绍的三部曲之外，《埃绍与雅科》(1904)和《阿伊雷斯的回忆》(1908)这两部长篇小说也属于其后期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

马查多·德·阿西斯不仅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取得了极大成功，而且短篇小说也写得十分出色，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的短篇小说不但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而且还善于通过设置悬念来吸引读者，在开端、发展、高潮和结束的谋篇布局上手法高明，丝丝入扣，极有艺术感染力。他所写的故事引人入胜，一气呵成，读起来犹如在听作家本人娓娓而谈。马查多·德·阿西斯著有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其中不少被视为巴西短篇小说中的珍品，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文学评论界的赞扬。其主要短篇小说集除《里约热内卢的故事》外,还有《半夜的故事》(1873)、《零散的故事》(1882)、《没有日期的故事》(1884)、《若干故事集》(1896)、《故事选集》(1899)和《旧房子的遗物》(1906)等。

在诗歌创作方面，他的前两部诗集《蝶蛹》和《灯蛾》(1870)属浪漫主义作品。1875年出版的《美洲诗歌集》意在恢复以印第安人生活为题材的诗歌，明显地受到了贡萨尔维斯·迪亚斯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其中的一些作品被视为巴西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诗篇。从1880年起，他的诗歌作品开始发生变化，在《西方人》等诗作中，已具有了帕尔纳斯派诗歌的特点。

除长、短篇小说和诗歌外，马查多·德·阿西斯还著有《你，只有你,纯洁的爱情》(1880)等剧本以及相当数量的通讯和文学评论等。

1958年，巴西教育及文化部通过政令，组成马查多·德·阿西斯委员会，负责收集编辑出版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全部作品，由巴西文学院两任院长先后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研究马查多·德·阿西斯的作品在巴西已成为一门学科，如同中国对《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红学"一样,在巴西也存在着"阿学"。在"阿学"研究领域,马查多·德·阿西斯作品中反映的悲观情绪是争论的中心。多数研究学

者认为,作家是‘悲观的,但又是真实的”。

阿卢伊西奥·阿塞维多，马拉尼昂州圣路易斯市人。在接受了初等教育之后便开始从事商业和美术工作，十分喜爱雕塑与绘画，且具有相当高的艺术天赋。1865 年考入里约热内卢市皇家艺术学院，开始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漫画。不久因父亲突然去世而返回圣路易斯市，创办了该市第一份报纸《帕利蒂利亚》。1880 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女人的一滴眼泪》问世，翌年又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姆拉托》。同年再次前往里约热内卢市，并在那里定居，成为巴西最早以笔耕为生的职业作家。除为报刊撰写文章外，还创作了《蒂儒卡的奥秘》(1882)、《维斯佩尔伯爵夫人》(1882)、《寄宿公寓》(1884)、《菲洛梅娜·博尔热斯》(1884)、《男子汉》(1887)、《猫头鹰》(1889)、《大杂院》(*O Cortiço*, 1890)、《一位婆母的书》(1895)等小说。1895 年辍笔进入外交界，曾先后在西班牙、日本、英国和阿根廷等国任职。1903 年逝世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

阿塞维多的处女作《女人的一滴眼泪》是一部浪漫主义感伤小说。受葡萄牙作家埃萨·德·克罗斯现实主义和法国作家左拉自然主义的影响,1881 年出版了成名之作《姆拉托》，对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姆拉托》是巴西第一部自然主义小说，和马查多·德·阿西斯同年发表的小说《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一起，标志着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为一名职业作家，经济问题迫使阿塞维多不得不多写快写，而且还要迎合读者的口味。因此，除了自然主义小说之外，他还创作了不少浪漫主义感伤小说。在他的作品中，这两类小说常常相互交叉，例如 1882 年出版的《蒂儒卡的奥秘》和《维斯佩尔伯爵夫人》属于浪漫主义小说，1884 年问世的《寄宿公寓》则是部自然主义小说；他的代表作自然主义小说《大杂院》一书于 1890 年问世，接着又于同年出版了浪漫主义小说《骨架》。他的浪漫主义小说几乎都是在报刊上以连载形式发表的，虽然也显露了作家的文学才华，但却无法与他的自然主义小说相提并论，后者才是作家的成功之作。

受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阿塞维多力图用当时的科学理论来解释巴西人，强调种族遗传和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因此他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宿命论、决定论和悲观主义的倾向。但是阿塞维多没有过分着眼于人的生理因素，而是注重对社会进行直接的观察，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他所关心的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是整个社会，不注重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关注社会的外部环境，突出了社会和经济的压迫对人所产生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他的描写和表现社会的作品成了社会的真实写照，无情地暴露了当时巴西的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对种族偏见、阶级偏见、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人剥削人等社会现象予以猛烈抨击，像一把把锋利无比的匕首，直刺社会的种种毒瘤与弊病，充满了战斗性。

下面我们简单地介绍和分析一下他的成名作《姆拉托》和代表作《大杂院》。

《姆拉托》是以作家出生地马拉尼昂州圣路易斯市为背景写成的一部小说。姆拉托在葡萄牙语中意为黑白混血儿，主人公拉伊蒙多·达·库尔瓦是个白人庄园主与黑人女奴的私生子，故而是一个姆拉托。他前往葡萄牙攻读学业，取得了博士学位，随后回到故里马拉尼昂州的圣路易斯市料理某些事务。在以迪奥戈神父为代表的保守与专制势力的控制下，圣路易斯的种族歧视观念根深蒂固。尽管拉伊蒙多·达·库尔瓦学有所成，但仅仅因为其种族和出身，在该市就遭到了敌视与迫害，而他本人对此则缺乏意识。他住在一个经商的叔父家里，与表妹阿娜·罗莎彼此产生了恋情，但他的叔父以及叔父的亲朋好友都一致反对这对情侣的结合。拉伊蒙多·达·库尔瓦决心奋力与种族歧视势力相抗争，准备与阿娜·罗莎一起出逃，结果被迪奥戈神父差使的凶手杀害，阿娜·罗莎则被迫嫁给在他父亲店里工作的一个职员。自 16 世纪起，被贩卖到巴西的非洲黑人奴隶及其后裔一直遭受着奴役与歧视。到了 19 世纪后半叶，尽管巴西于 1871 年颁布法令，首先宣布解放黑人奴隶的子女，但种族歧视这一不公正现象已成为巴西社会的一个耻辱与

毒瘤。《姆拉托》这部小说正是巴西社会种族歧视现象的真实写照，它通过圣路易斯市不能接受与容纳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姆拉托这一事实，对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这种旧的传统观念进行了猛烈和尖锐的抨击。这部小说犹如一枚炸弹，它的出版在圣路易斯市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纷纷争相购买和阅读这部作品，并且力图在该市的现实生活中寻找出小说所描写的各种人物。由于《姆拉托》一书揭露了圣路易斯市最应受到谴责的种族歧视与宗教的虚伪这样两个问题，所以招致了该市上层社会的强烈反对与愤怒。《姆拉托》作为巴西第一部自然主义小说在里约热内卢市受到热烈欢迎，而它的年仅 24 岁的作者却在圣路易斯市受到冷遇与敌视。就在该书出版的同一年，阿塞维多便被迫离开圣路易斯市，前往里约热内卢市定居。

《大杂院》是 19 世纪末期里约热内卢市新生的城市无产阶级生活的真实写照，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悲剧色彩。小说不是以一个而是以一群人物作为主人公，这在巴西文学史上尚属第一次。葡萄牙移民若昂·拉芒是个一心要发家致富的小商贩，总是通过缺斤少两、缺尺短寸等种种欺骗手段盘剥顾客。在逃亡的黑人女奴、后来与他姘居的情妇贝尔托莱扎的帮助下，他渐渐积蓄起一笔钱，办起了石料场，并买下店铺周围的地皮盖起一片简陋的房院，出租给石料场的工人和形形色色社会底层的人，成为大杂院的房东。通过对房客狡诈而又肆无忌惮的剥削，他终于富裕起来。经济上的发迹又使他萌发了提高社会地位的野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千方百计地巴结有社会地位的邻居米兰达先生，最后与米兰达先生的女儿祖尔米拉结了婚，同时却出卖了帮助自己致富的姘妇贝尔托莱扎，亲自带领贝尔托莱扎原来的奴隶主前来抓获这位逃亡的黑女奴。一看到若昂·拉芒和原来的主人一起走进家门，贝尔托莱扎立刻明白了一切，于是她愤然自杀，离开了这个可诅咒的世界。除若昂·拉芒这个人物之外，小说还写了一群居住在大杂院里的房客，如头脑简单的巴伊亚州黑白混血女郎里 ·巴亚娜 天真

无邪后却沦为妓女的“大杂院之花”蓬比尼娅，她是贫家少女堕落的象征；身强力壮、性格刚强的葡萄牙人热罗尼莫，在腐化的社会面前他最后终于倒了下去。贫困、恶习和伦理道德的败坏，即客观环境改变并毁灭了所有住进这个大杂院的人。由于缺乏经验，甚至是因为天真纯洁的缘故，大杂院里的房客成了若昂·拉芒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升的垫脚石和牺牲品。作家强调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影响，指出是种族歧视和人剥削人的制度造成了人间的种种悲剧，从而对不公正的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抛开作者所受到的自然主义消极方面的影响，《大杂院》的确不愧为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作品。

除小说外,阿塞维多还著有《魔鬼》(1893)、《足迹》(1897)等短篇小说集以及《百合花》(1882)等近十部剧本。

劳尔·达阿维拉·蓬佩亚(Raul d'Ávila Pompéia，1863—1895)，里约热内卢州安戈拉多斯雷伊斯市人。10 岁时进入阿比利奥寄宿学校读书,6 年之后转入佩德罗二世皇家学校学习。1880 年 17 岁时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亚马孙河的一场悲剧》。1881 年进入圣保罗大学攻读法律专业，1885 年迁居累西腓市，继续攻读法律专业，毕业后在里约热内卢市担任记者，支持并参加了废除黑人奴隶制和废除帝制实行共和制的运动。1889 年巴西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政府日志》负责人和国家图书馆馆长。1893 年曾积极支持总统弗洛里亚诺元帅对海军发动的武装暴动进行镇压。1895 年在这位元帅的葬礼上发表演说，结果被指责为对现任总统缺乏尊重，被免去了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职务，随即又受到其它种种恶毒的中伤和诽谤。原来的朋友们纷纷断绝了与他的来往，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由于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于同年圣诞节开枪自杀,终年 42 岁。

劳尔·蓬佩亚的作品不多，除《亚马孙河的一场悲剧》之外，还著有长篇小说《王冠上的珍宝》(1882)和《寄宿学校》(*O Ateneu*，1888),喜剧《显微镜》(1881)，死后出版的散文诗集《没有尺度的

歌》(1900)和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弥留之际》(1900)。其中给作家带来声誉并确立了他在巴西文学史上地位的是他的代表作《寄宿学校》。

《寄宿学校》以第一人称回忆的形式写成，讲述的是寄宿生塞尔吉奥在寄宿学校的生活经历。全书没有一条主线，时而是讲述者塞尔吉奥对寄宿学校生活的回忆，时而是他对校长、老师和同学们的描述，时而又是他在寄宿学校读书时所写的日记。11岁的塞尔吉奥离开温暖的家庭，进入一所寄宿学校读书。临别前父亲对他说：“你将会看到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要鼓起勇气去斗争。”揭开虚假外表的伪装，这个名为学校的地方实际上乃是个藏污纳垢的场所。校长阿里塔尔科愚蠢却又刚愎自用，对待学生极为苛刻。他贪图虚荣，只知道通过浮夸和作表面文章来沽名钓誉。校长尚且如此，老师们则更是平庸可笑之辈。他们不学无术，教学无方，却善于报复。塞尔吉奥的同学有的荒唐可笑，有的野心勃勃，有的自私虚伪，有的缺乏教养，有的粗暴蛮横，有的专爱告密，还有的搞同性恋。他们相互仇视，勾心斗角，从打架斗殴、制造骚乱直至凶杀，活像是一群魔鬼。不仅学校里的男性如此，少数几个女性也是些漫画式人物：校长的女儿是个滑稽的傻瓜和小丑，女仆是个色情狂，只有校长的夫人能给同学以温柔抚爱，但与他们的关系却又十分暧昧。回忆者塞尔吉奥对自己的问题也并不隐晦：他对周围的人充满怨恨，力图报复，有过不少邪念。寄宿学校最后被一个名叫阿梅里科的学生纵火烧毁，校长夫人埃玛太太在这场灾难发生之时抛弃了自己的丈夫。

和马查多·德·阿西斯一样，劳尔·蓬佩亚的作品也十分注重描写与分析人物的内心世界，研究和探索青少年的心理活动，无情地解剖着人们的灵魂，以此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作家对寄宿学校生活充满痛苦的描写和对人物所进行的漫画式的勾勒，使这部作品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作家10岁时进入阿比利奥寄宿学校，在那里生活了整整6年，《寄宿学校》反映了作家的青少年时代

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回忆者塞尔吉奥便是劳尔·蓬佩亚，因此它可以算作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劳尔·蓬佩亚性格内向，且有些神经质，在现实生活中，他缺少真正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特别是在被免去国家图书馆馆长职务之后，所有的朋友几乎都与他断绝了来往。《寄宿学校》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正是作家亲身经历的写照，其辛辣的嘲讽不仅仅是针对寄宿学校而且也针对了整个社会，不仅仅是对寄宿学校的报复也是对整个社会的报复。这部作品虽然没有一条把人物和事物串联起来的主线，没有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情节，但由于作家的精心设计与巧妙安排，从始至终都能吸引读者。对学校环境和所发生事件的生动描绘，对各种人物维纱维肖的准确勾画，对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种种深入的探索与思考，都通过讲述者的回忆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特别是在语言方面，劳尔·蓬佩亚善于用细腻的文笔表达情感，努力追求自己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文笔”，不少评论家把他与法国龚古尔兄弟相提并论，称他为“语言艺术家”。深刻的内容，完美的形式，独特的风格，贴切的比喻，富有艺术性和流畅而优美的语言，使《寄宿学校》这部小说成为巴西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

这一时期应该提及的较为重要的作家还有因格莱斯·德·索萨（1853—1918）、多明戈斯·奥林皮奥（1850—1906）、阿多尔弗·卡米尼亚（1867—1897）和儒利奥·里贝罗（1845—1890）。

因格莱斯·德·索萨，帕拉州奥比多斯市人。毕业于圣保罗大学法律专业，曾做过记者和律师，是位颇有名气的法学家。后在里约热内卢大学等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工作，并在政府中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个渔夫的故事》（1876）、《可可种植者》（1876）、《桑格拉多上校》（1877）、《传教士》（1888）和短篇小说集《亚马孙的故事》（1893），其中《传教士》一书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的故事梗概如下：安东尼奥从神学院毕业后，来到靠近亚马孙原始森林的一个小镇担任神父。他厌倦小镇的生活，决心深入到原始森林中去传教。在到达印第安人居住的

地区之后却不幸身染重病，在他卧床不起的时候，当地姑娘克拉里尼娅对他进行了热心照料。病愈之后，安东尼奥一直深埋在心底里的情欲终于爆发，这位被人视为楷模的神父最后竟与克拉里尼娅同居，并把她作为情妇带回了小镇。《传教士》是一部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作家把神父安东尼奥所以和克拉里尼娅同床共枕归结于遗传因素（安东尼奥的父亲是个纵欲放荡的庄园主）、自然环境（在热带森林里无法压制天性）和社会环境（生活在印第安人中间），力图用生理学和生物学的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把人类看成是处于这些因素支配下的木偶。应该指出的是，《传教士》是巴西第一部以亚马孙地区为背景写出的地区性小说。

多明戈斯·奥林皮奥，西阿拉州索布拉尔市人。1873年毕业于累西腓市法律学院，曾担任过索布拉尔市检察官。后从事记者和律师工作，当选过西阿拉州众议员。他的最重要的作品是190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男子汉一样的鲁济娅》。

这是一部以西阿拉州1877年至1878年间发生的一场严重旱灾为背景写成的小说，主人公鲁济娅既有着女性的美丽与温柔，又像男子汉一样身强力壮和精力充沛。在逃荒的路上，奸邪的士兵克拉皮乌纳看上了鲁济娅，而鲁济娅却与忠厚勤劳的阿莱桑德雷相亲相爱。为了占有鲁济娅，克拉皮乌纳诬告阿莱桑德雷有偷盗行为，致使阿莱桑德雷被关进监狱。后经少女特雷莎提供证词，澄清了事实，阿莱桑德雷得以获释，并与鲁济娅结为夫妻，而克拉皮乌纳反被关进了监狱。克拉皮乌纳越狱逃走，与特雷莎狭路相逢。正当克拉皮乌纳企图杀害特雷莎时，鲁济娅恰好赶到，与克拉皮乌纳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鲁济娅不幸被克拉皮乌纳用匕首刺死，克拉皮乌纳自己也坠入深渊身亡。这部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鲁济娅的形象，她坚忍不拔，忠贞不屈，被看成是西阿拉州妇女的象征。这部小说对旱灾场面和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客观，是第一部具有社会意义的以西阿拉州为背景的地区性小说。该书的不足之处是描写部分显得冗长，叙述部分略嫌繁琐，特别是由于

过分追求辞藻华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表现力。

阿多尔弗·卡米尼亚，西阿拉州阿拉卡蒂市人。1883 年进入海军学校学习，毕业后加入海军服役，获中尉军衔。1890 年退役，开始在财政部供职。1893 年不满 30 岁时，因患肺结核病死于里约热内卢市。

其主要作品有诗集《不能确定的飞行》（1886）和《儒迪特》（1887）、《一位信徒的眼泪》（1887）等短篇小说集以及《一位师范学校的女学生》（1893）、《好样的黑人》（1895）、《诱惑》（1896）等长篇小说。阿多尔弗·卡米尼亚是巴西最无顾忌的一位自然主义小说家。《一位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描写的是师范学校的女学生玛丽娅·多·卡尔莫在教父若昂·达·马塔的引诱下与其发生乱伦关系的故事。这部小说虽然对上层社会的虚伪和伦理道德的沉沦进行了揭露与嘲讽，但受自然主义消极因素的影响，对性爱的描写未免显得过于露骨。作家在海军学校读书时接受了废除黑人奴隶制的思想，在《好样的黑人》这部小说中，他通过黑人逃亡奴隶阿马罗的不幸遭遇对奴隶制和种族歧视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使这部作品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但受自然主义消极因素的影响，作家把阿马罗与阿莱肖之间所以发生同性恋归结于水手长期接触不到女性的客观环境，对这种心理变态既不加以指责，也不为之辩护，而只是进行客观的过细描写。尽管阿多尔弗·卡米尼亚的作品有着种种缺陷与不足，但这位早逝的小说家依然显露了他的创作才华。

儒利奥·里贝罗，米纳斯吉拉斯州萨巴拉市人。长期居住在圣保罗州索罗卡巴市，主办过《索罗卡巴报》，还曾在里约热内卢市佩德罗二世学校教授过修辞学，是位著名的语法学家。作为记者，他满腔热忱地支持废除黑人奴隶制和废除帝制的运动，是巴西最早为废除奴隶制而呐喊的作家之一。其主要作品是两部被称为丑闻小说的《贝尔希奥尔·德·蓬特斯神父》（1876—1877）和《肉欲》（1888）。《贝尔希奥尔·德·蓬特斯神父》所写的故事发生在 18 世纪的圣保罗州，主人公是 30 余年中一直在圣保罗州内地传教的贝

尔希奥尔·德·蓬特斯神父，小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这位神父种种违反教规的丑行。《肉欲》这部小说充分表明作家是左拉的一名忠实追随者。故事发生在圣保罗内地的一个咖啡种植园里，年轻姑娘莱尼塔出生在乡下，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父亲死后，她搬到父亲生前的一位老友巴尔博扎上校的庄园居住，对上校的儿子曼努埃尔产生了恋情。一天，莱尼塔被响尾蛇咬伤，自以为不久将离开人世，遂向曼努埃尔吐露了自己的真情。此后，莱尼塔便完全变成一个受肉欲支配的女人，一味纵欲求欢，最后终因不可救药而自杀。作家着力描写莱尼塔的病态心理，有意渲染生理和遗传因素对她的影响，把生物学的决定论强加于人类，歪曲了生活现实。这两部小说文学价值并不高，但出版之后都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轰动和激烈的争论，作家因此而得以扬名，被看作是巴西最典型的一位自然主义小说家。

这一时期还应该提及的另一位作家是科埃略·内托(1864—1934)他出生于马拉尼奥州的卡希斯市，大学尚未毕业便开始在里约热内卢市从事记者工作，并在佩德罗二世学校教授过文学课程，是巴西文学院创始人之一，1926 年曾担任过该院院长职务。科埃略·内托是位多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二十余部，短篇小说七百余篇，各种体裁的作品合在一起多达一百二十余卷，是巴西作品最多的一位作家。生前他在巴西文坛享有盛誉，被称为“巴西最伟大的小说家”和“巴西散文体作家王子”，巴西文学院曾提名他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20 世纪 20 年代巴西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之后，他的名字开始受到非议，渐渐地被文坛所遗忘。一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又有人起来为他辩护。现在巴西文坛对他的评价开始趋于一致，即认为他的作品良莠不齐，有些较为成功，有些则属低劣之作，既不应像他在世时把他捧得那么高，也不能像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初期把他贬得一无是处。其较为成功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联邦首府》(1893)、《海市蜃楼》(1895)、《征服》(1898)、《死者》(1898)、《黑人皇帝》(1914)、《鬼火》(1928)以及短篇小说集《腹地》

(1896)等。

2. 帕尔纳斯派及其主要代表诗人

19世纪60年代，法国诗歌产生了一个新的流派，即帕尔纳斯派诗歌。作为反对浪漫主义的一种新潮流，帕尔纳斯派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在诗歌方面的表现。帕尔纳斯派诗人反对把表达“自我”的个人感情作为诗歌的主要任务，主张诗歌创作要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特别喜爱描写外部世界。他们崇尚理性，重视分析，倡导诗歌与科学相结合，力求诗歌具有科学性。他们尤其强调诗歌的形式，对某些浪漫主义诗人不重视诗歌技巧和不推敲诗歌语言极为反感，主张诗歌要结构严谨，语言精妙，节奏和谐，韵律规范，力求在诗歌的语言和格律上做到尽善尽美，无懈可击。

受法国帕尔纳斯派和葡萄牙反对浪漫主义的“七十年代派”的影响，巴西诗歌从19世纪70年代起，开始由浪漫主义转向帕尔纳斯派。到了80年代，帕尔纳斯派诗歌已成为巴西诗歌的主流。当然，巴西的帕尔纳斯派诗歌并不纯粹是法国帕尔纳斯派诗歌的翻版，虽然它也反对浪漫主义诗歌，但又并未与之彻底决裂，彼此间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巴西最后一代浪漫主义代表诗人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已经表现出对浪漫主义诗歌程式的厌倦，开始对外在世界进行了客观描写。巴西的帕尔纳斯派诗人则并不排除抒发主观的情感，不追求诗歌的纯粹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诗歌内容方面，他们既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也以普遍存在的事物为题材，受宿命论的影响，作品中常流露出一种悲观主义的色彩。在诗歌的形式方面，他们追求唯美主义，强调韵律，注重词句的雕琢，但在格律和语言方面刻意达到尽善尽美的同时，又没有抛弃浪漫主义的华丽色彩，流露出了浪漫主义诗人所具有的纤细哀愁的情感。巴西帕尔纳斯派诗歌延续的时间甚久，在象征主义诗歌以及现代主义诗歌问世之后也依然没有衰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是巴西

诗歌的主流。巴西帕尔纳斯派诗歌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如下几位。

奥拉沃·布拉斯·马丁斯·多斯·吉马朗埃斯·比拉克(Olavo Brás Martins dos Guimarães Bilac，1865—1918），里约热内卢市人。他的父亲是位外科大夫，一心希望他也能成为一名医生。奥拉沃·比拉克在里约热内卢市攻读过5年医学专业，但后来却违背父亲意愿，中断了对医学专业的攻读，前往圣保罗市，改学法律专业。一年以后，他又放弃法律专业，回到里约热内卢市，开始从事记者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23岁时出版《诗集》一书，成为巴西最重要的帕尔纳斯派诗人之一。他曾在政府中担任过一些行政和外交职务，是巴西文学院创始人之一。

奥拉沃·比拉克不仅在帕尔纳斯派诗歌盛行时期，而且至今仍然是拥有读者最多的巴西诗人之一。他的作品一版再版，备受赞誉，被读者视为巴西最优秀的一位帕尔纳斯派诗人。在他的第一部作品《诗集》(1888)出版之前，帕尔纳斯派诗歌已经在巴西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他为自己这部《诗集》所写的序诗《信仰的表白》却被看成是巴西帕尔纳斯派的宣言。在这首写得十分出色的序诗中，奥拉沃·比拉克表明了自己的创作主张：

> 我不要主神朱庇特的庙宇，
> 　　像赫克利士那样雄伟壮丽，
> 在圣洁的大理石上
> 　　用采石的斧锤雕立。

诗人在表明不愿在巨石上雕刻粗大的物体之后，随即便说出了他的真正爱好：

> 真正吸引我的是
> 　　精细艺术家的轻巧的圣物盒，
> 而不是那使人望而吃惊的

硕大无比的物体。

接着，诗人阐明了自己的创作主张：

揉搓、润饰、琢磨、推敲
每一个句子，到最后
在金子般的诗句上，
镶嵌上宝石般的韵脚。

诗人所追求的是：

我愿使诗句晶莹透明，
尽善尽美精益求精，
犹如出自金匠的作坊，
挑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①]

追求诗歌形式的尽善尽美以达到无懈可击的程度，主张诗人应该像精工巧匠雕金琢玉一样对作品进行反复推敲，这是贯彻在奥拉沃·比拉克全部诗歌创作中的一条原则。他的诗歌格律严谨，韵脚丰富，用词讲究。正因为如此，其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1888 年出版的《诗集》，除序诗《信仰的表白》之外，共计有《甲胄》、《银河》和《火一般的丛林》3 个部分。《甲胄》是严格按照帕尔纳斯派的创作主张写成的，主要是对客观事物进行描写和有关古拉丁及希腊文化的诗作。《银河》由 35 首十四行诗组成，其中大部分是爱情抒情诗。这些诗作依然力求形式上的完美，但已与法国的帕尔纳斯派诗歌有所不同，它们不再是纯粹的不动声色的客观描写，而是带上了诗人的主观激情，富有浪漫主义诗歌的夸张色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 190 页、第 191 页。

彩。这些爱情抒情诗炽烈而富有情感，同时又具有唯灵论和理想主义的因素。1902 年《诗集》再版时，又收入了《不安定的灵魂》、《旅游》和《猎取宝石的人》3 个部分。在死后出版的《午后》（1919）这部诗集中，诗人对人类的灵魂、生命和世界的意义以及精神和道德等问题进行探索，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他所创作的十四行诗形式完美，又有一定的思想深度，给人以启迪，可以与用葡萄牙语创作的最优秀的十四行诗相媲美，因此，奥拉沃·比拉克被视为用葡萄牙语从事十四行诗创作的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请看他的一首以《老树》为名的十四行诗：

请看株株老树，
比小树壮丽、慈祥。
战胜了岁月和暴风雨，
越老越漂亮。

在它们的荫护下，
人、野兽和昆虫消除了疲劳与饥饿；
在它们的枝桠上，
饶舌的鸟儿歌喉呖啭，卿卿我我。

朋友，切莫悲叹青春已过。
以笑靥迎接苍老吧，
像老树一样健壮、快活。

为欢乐和善良而自豪，
把枝叶奉献给鸟儿，
把阴凉和慰藉送给苦难的人们！①

①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210 页。

从最初的诗作《甲胄》到最后一部作品《午后》，诗人一直力求诗歌形式的完美，始终注重诗歌的格律和语言，但作品中的客观描写却越来越少，主观感情色彩不断加强，形式上的帕尔纳斯派的严格程式却难以掩饰其浪漫主义的色彩。一些批评家指出，由于诗人过分注重诗歌的外在形式，把它看得比诗歌本身更加重要，因而往往有损于诗歌的内在含意和内容。另外，由于诗人对人类以及世界的看法缺乏深度，所以作品也还失于肤浅。

除以上提及的诗作外，奥拉沃·比拉克还写过一些儿童诗篇和短篇故事，并与人合撰过《论诗歌作法》（1905）和《音韵词典》（1917）等著作。

赖蒙多·达·莫塔·阿塞维多·科雷亚（Raimundo da Mota Azevedo Correia，1860—1911），出生于正停泊在马拉尼昂州海岸的“圣鲁易斯”号轮船上。里约热内卢市佩德罗二世学校毕业后，前往圣保罗市攻读法律专业，在大学读书期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最初的梦》（1879）。1882 年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圣若昂达巴拉市和瓦索拉斯市任教，1883 年出版了第二部诗集《谐音》。自 1892 年起，担任过米纳斯吉拉斯州财政部秘书职务，在奥罗布雷托大学教授过法律课程，出任过巴西驻葡萄牙使团二等秘书，还在几所学校里做过教师，是巴西文学院创始人之一。1911 年前往法国求医，同年逝世于法国巴黎。

赖蒙多·科雷亚是位精雕细刻的诗人，十分讲究诗歌的用词与韵律。他的作品语言凝炼准确，韵脚和谐并富于音乐感。格律的严谨，技巧的精堪，用词的考究，使他的一些诗篇成为传世佳作。巴西文学评论界一般都把他看作是巴西帕尔纳斯派最优秀的一位诗人。

1879 年，19 岁的赖蒙多·科雷亚第一部诗集《最初的梦》问世的时候，巴西文坛浪漫主义诗歌的追随者与主张科学和进步的“新诗派”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论战。《最初的梦》显然受到浪漫主义

诗人卡济米罗·德·阿布雷乌和路易斯·尼科拉乌·法贡德斯·瓦雷拉的影响，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是，其中的一些诗作也表明他接受了葡萄牙主张现实主义文学的“七十年代派”领袖人物安特罗·德·肯塔尔的影响，例如他在一首名为《新的思想》的十四行诗中写道：

热忱年轻人的滚烫头脑
也是一座火山，新思想的光芒
定会以突然爆发之势闪现。

是勇士便要战斗！去摧枯拉朽，
在荒凉的庞贝古城的废墟上
城市——进步——必将诞生！①

沸腾的大学生活使诗人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摆脱了传统和宗教教育对他的束缚，主张自由和进步，主办了《科学与文学》杂志，成为巴西最早反对浪漫主义和宣传现实主义的诗人之一。1883年他出版了第二部诗集《谐音》，明显地接受了法国帕尔纳斯派诗歌和葡萄牙“七十年代派”领袖人物安特罗·德·肯塔尔的社会诗的影响。诗集《谐音》的问世，标志着赖蒙多·科雷亚已加入到巴西帕尔纳斯派诗人的行列。《谐音》中的一些诗作，诸如《群鸽》、《傍晚》、《马队》和《隐恶》等，均被视为巴西帕尔纳斯派诗歌中最优秀的作品，请看《群鸽》一诗：

第一只鸽子醒了，飞出窝……
又一只……又一只……共有
几十只鸽子飞向天空，展翅在

① 选自《巴西文学入门》第86页。

血红和清爽的黎明……

傍晚，凛烈的北风吹过，
它们神态安详，成群结队，
展开翅膀，抖动羽毛，
盘旋着返回鸽窝……

萌芽于心中的梦，
也快速地飞了出来，一个接着一个……
像群鸽飞出窝。

在青春的蓝天展翅，
消失……群鸽返回鸽巢，
梦却没有返回心窝……①

在这部诗集中，诗人的悲观主义情绪已经初露端倪。赖蒙多·科雷亚认为，世界和人类充满着无法避免的邪恶与痛苦，一切事物连同生命本身都仅仅是过眼云烟不能长久，因此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痛苦、忧愁、怀疑和悲观的色彩。诗人的第三部诗集《诗文与译文》（1889）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脍炙人口的十四行诗《感怀》便是其中一例：

从前这里赞美诗绕耳回响，
在而今已荒废了的石路和广场上
许许多多皇家的马车，
来来往往，一派富丽堂皇……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 201 页。

鲜花的拱门，殷红的火炬
礼炮轰鸣，旌旗飘扬，
烟火冲天，号角齐响；
人群拥挤，钟声回荡……

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可在
乌黑的拱门下，在巨大的高塔旁，
有一个人坐在冰冷的石板上；

他那充满忧伤的泪眼环顾四周，
像那利米对着梦境中的那路撒冷，
久久地凝视，失声痛哭！①

诗人通过一座荒废了的都市的今昔对比，使人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寂寥凄凉之感，悲观色彩十分浓重。他最后的一部诗集是1891年问世的《上帝赞美歌》。与诗集的名称相反，其中的作品既没有表现欢乐，也没有赞美上帝，和前几部诗集相比，痛苦、忧愁、怀疑和悲观的色彩反而更加浓重。诗人关注社会问题，对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事物进行了探索，在揭示人类痛苦的同时，对一系列带有哲理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此他还被称作是一位哲理诗人。其后期的一些作品经常使用一些富有音乐感的拟声词汇，开始具有了象征主义诗歌的某些特色。

维森特·阿乌古斯托·德·卡尔瓦略（Vicente Augusto de Carvalho，1866—1924），圣保罗州桑托斯市人。在当地读完中学后，前往圣保罗市攻读法律专业，大学学习期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海上的磷光》（1885）。大学毕业后，曾作过记者和律师，积极参加过废除黑人奴隶制和改帝制为共和制的运动，当选过桑托斯市议会议

① 选自《巴西中学选读》第187页。

长和圣保罗州众议员，担任过圣保罗市法院法官和内政部及司法部秘书职务，是巴西文学院院士之一。晚年退出政界，在圣保罗州费兰卡市的一个庄园经营咖啡的种植和生意。

维森特·德·卡尔瓦略是巴西帕尔纳斯派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最初的两部诗集《海上的磷光》和《圣物盒》(1888)尚属浪漫主义作品，1902 年问世的《玫瑰,爱情的玫瑰》以及其后出版的《诗与歌》(1908)等诗集，则属帕尔纳斯派诗作。作为帕尔纳斯派诗人，他力求诗歌形式的完美和语言的精确，写下了大量优秀的十四行诗，其中《旧题重谈》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首：

整整一生，只有轻微的希望
给生活的苦难披上一层伪装，
归根结底，人生不过是
一个沦为泡影的巨大幻想。

被放逐的心灵的永恒梦幻，
为心灵带来渴望与欢忭，
这是个幸福时刻，却总是一再拖延，
整个一生都永远不会露面。

我们想像的这种幸福，
我们梦幻的神奇之树
那金黄色的果实缀满枝头。

幸福的确存在，而我们却无法把它抓住，
因为它总在我们将它安放在的那个地方
而我们却从未把它安放在伸手可得之处。①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223 页、第 224 页。

维森特·德·卡尔瓦略主要创作爱情抒情诗和描绘大自然景色的诗。他的爱情抒情诗从葡萄牙传统的爱情抒情诗中吸取了营养，尤其是深受葡萄牙 16 世纪伟大诗人卡蒙斯的影响。崇拜大自然，描写海洋、森林、群山等自然景色是浪漫主义诗人和帕尔纳斯派诗人的共同特点，然而前者强调主观抒情，后者强调客观描写。作为帕尔纳斯派诗人，维森特·德·卡尔瓦略的描绘大自然景色的诗作显然与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不同，它们不是从主观上讴歌大自然的美，而是作为一名观察者，像一面镜子一样客观地从外部进行描绘，在抒情与描写之间，显然更加强调后者。他尤其喜爱以大海为题材,写出了《讲给大海的话》、《在宽阔的海面上》、《献给大海的歌》和《大海的柔情》等一系列诗作。诗人赋予大海以神秘的色彩，把大海人格化，把它看作是自由、无垠、温柔或狂怒的象征。诗人懂得如何去赢得读者，他的诗作语言明快易懂，风格简朴，使人倍感真挚亲切，请看他的一首名为《花儿与小溪》的诗作：

花儿心惊胆战：
“小溪,放开我!”
清冷的溪流载着花儿，
唱着响亮的歌。

花儿哭出声：
“小溪，放开，放开我！
我的家在山上，
不愿到大海生活。”

小溪不停地奔跑，
冷漠无情，
带着花儿，

跳过沙砾，汩汩淙淙。

“那枝儿摇曳的地方，
是我的家乡故地。
晶莹的露珠，
来自蓝天，大气……”

花儿脸色苍白，苍白，
一面呻吟，一面抽泣。
清冷的溪流载着花儿，
高声唱着，朝前奔流而去。

“再见吧,枝头的绿阴，
再见吧，鸟儿的啁啾，
再见吧，清晨的喧闹，
再见吧，暮色的甜蜜。

再见吧，轻柔的清风，
你每每划破月夜的静谧。”
“小溪,放开我,小溪，
不要把我带进海里……”

生活的湍流，
和我心中残留的爱，
像小溪和花儿，
一泻千里……①

① 引自《拉丁美洲历代名家诗选》（赵振江编）第 167 页。

正因为如此，他的诗集一版再版，成为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之后依然能受到读者欢迎的少数几位帕尔纳斯派诗人之一。其不足之处在于有些诗作过分追求形式之美，有些则过于雕琢。

安东尼奥·马里亚诺·阿尔贝尔托·德·奥里维拉（Antônio Mariano Alberto de Oliveira，1859—1937），里约热内卢州帕尔米塔尔德萨瓜雷马市人。在尼特罗伊市和里约热内卢市接受了初等教育。在里约热内卢市师范学校和戏曲学校教授过文学和葡萄牙语等课程，是巴西文学院创始人之一，葡萄牙里斯本科学院通讯院士。

这位当时最负声望的作家被看作是巴西最典型的一名帕尔纳斯派诗人。阿尔贝尔托·德·奥里维拉很早就显露出了他的文学才华，14 岁时便写出了第一首十四行诗。1878 年他的第一部诗集《浪漫之歌》问世时，巴西诗坛正在兴起一场反对浪漫主义诗歌的运动。虽然从这部诗集的名称上不难看出其浪漫主义的倾向，但是它的感伤成分已经开始减弱，形象也并不过分夸张，而且十分注重诗歌形式上的严谨，体现出了帕尔纳斯派诗歌的一些特点。1884 年他的第二部诗集《南方之歌》出版，由此他决定性地成为一名帕尔纳斯派诗人。自此之后，虽然在他的一些作品中还可以看到象征主义诗歌的某些色彩，但纵观其一生的长期创作，诗人却一直忠实于帕尔纳斯派诗歌的创作原则。正是由于其作品的这种一贯性，使他被看成是巴西最为纯粹和最为典型的一位帕尔纳斯派诗人。阿尔贝尔托·德·奥里维拉极为注重诗歌形式的严谨，追求技巧的完美和语言的纯正与准确。在这位多产的诗人身上，不仅可以看到一位艺术家的严谨与庄重，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工匠的精雕细刻的意识，他的一些十四行诗和爱情抒情诗被认为是用葡萄牙语创作的诗歌中最为优秀的作品。诗人的创作题材广泛多样，不断地从法国的帕尔纳斯派诗歌题材转向对巴西本土自然景色的描写，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 以欧洲式情爱和提示性的形象为题材的作品。(2) 以巴西本土的大自然风貌和古老的事物，尤其是巴西的椰子树和诗人生活过的帕拉伊巴河谷为题材的作

品。(3)以忧伤、怀念和失望等情绪为题材的作品。

其作品虽然并非总是像帕尔纳斯派所主张的那样全然地冷漠与客观，但比较而言，他比任何其他同时代的帕尔纳斯派诗人都更加忠实于这一诗派的创作原则，“为艺术而艺术”的色彩更为明显。请看他的一首题为《墙壁》的著名的十四行诗：

这是一堵旧墙，到处都是缝隙，
破败且乌黑，岁月留给它的礼物
是一株开着血红色花朵的仙人掌，
每个缝隙里还都有苔藓少许。

很久以前，它用来围挡一座宅院，
看守和护卫住宅是它的责任，
也许它明白自己的这一使命，
总是在它的岗位上坚定挺立。

死寂的时刻，月亮解开了面纱，
发出了全部光亮，荒漠上繁星闪烁，
到处都泛起一片银光。

而这堵旧墙，这堵光秃秃的高墙，
在月光的吻与泪水中，
环视着四周，窥视着阴影，在夜间守卫。①

应该指出的是，阿尔贝尔托·德·奥里维拉从来不是一位真正的民众诗人。他忠实于帕尔纳斯派的创作主张，为诗歌形式上的完美、风格的洗炼和语言的纯正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他所追求

① 选自《巴西中学选读》第 174 页。

的这种诗歌形式上的平衡和规范使他的大部分诗作显得做作和冷漠。加上他的作品句式复杂，大量使用倒装句和复句，因此和前面介绍过的三位帕尔纳斯派诗人相比，他的作品没有能够赢得广泛的读者。正因为诗人所持的这种正统的帕尔纳斯派立场，这位曾被称为“诗歌王子”、对同时代及后来的诗人都颇有影响的诗人，今天几乎已被人们所遗忘。

除上面提及的两部诗集之外，他还著有《十四行诗及其它诗歌集》(1885)、《诗句与音韵》(1895)和《树枝集》(1922)等诗集。

四、象征主义诗歌

19 世纪末期，象征主义诗歌作为一种流派首先在法国兴起。象征主义派诗人反对帕尔纳斯派片面地追求诗歌形式的完美，不满意帕尔纳斯派诗歌的那种无动于衷的客观描写，希望开辟出一条新路取而代之。与帕尔纳斯派相反，象征主义派主张重新回到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的浪漫主义诗歌道路上去，但同时又与浪漫主义大异其趣。它不反映日常生活中一般的喜怒哀乐，而是要表现不可捉摸的内心隐秘，寻求隐藏在普遍事物背后的真谛。其艺术特点是暗示多于解释，含蓄多于酣畅的发挥。它对所描写的事物并不给予明确的线条和固定的轮廓，不是要读者理解诗人究竟想表达什么，而是要似懂非懂，恍惚若有所悟，进而体会到其中的深意。这一派诗人主张诗歌应唤起联想，给人以启示，而不要具体指明，不要客观描写。他们既不追求单纯的明朗，也不故意追求晦涩，而是要使诗歌若明若暗，明暗结合，扑朔迷离，以反映不可捉摸的内心活动。象征主义诗歌多以宗教和哲理为题材，通过象征之物来表达内心世界神秘莫测的无意识感觉。象征主义派诗人对诗歌的语言进行了改造，通过对日常使用的词汇加以特殊的、出人意料的排列组合，使之产生出新的含义。他们还十分强调诗歌的音乐效果，同时认为诗歌的音乐感不能单纯地通过韵律来表现，而应该存在于诗句的内在节奏与旋律之中。散文诗的音乐感不亚于格

律诗，有时甚至要胜于格律诗，因此，象征主义派诗人的散文诗一般都写得颇为出色。

象征主义诗歌作为一种流派虽然历时不长，但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其影响却非常深远。

受法国象征主义派诗歌影响，1893 年若昂·达·克鲁斯·伊·索萨（João da Cruz e Sousa，1861—1898）出版了诗集《盾》（*Broquéis*）和散文诗集《弥撒书》（*Missal*），开创了巴西象征主义诗歌的先河。在巴西，象征主义派诗人和帕尔纳斯派诗人之间并没有隔着鸿沟，一些帕尔纳斯派诗人的作品体现了象征主义诗歌的某些特色，而象征主义派诗人则同帕尔纳斯派诗人一样，也努力追求着诗歌形式的严谨。象征主义诗歌在巴西历时很短，当时并未被诗坛和读者所接受，认为它是一种舶来品，没有反映巴西的现实。然而它对巴西诗歌，尤其是对后来兴起的巴西现代主义诗歌却产生了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当巴西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兴起之后，象征主义诗歌受到了应有的评价，其代表人物也得到了应有的地位，被置于巴西文学史上重要诗人的行列。

除上文提及的克鲁斯·伊·索萨外，巴西另一位重要的象征主义派诗人是阿尔蓬苏斯·德·吉马拉恩斯（Alphonsus de Guimaraens，1870—1921）。下面我们就对这两位诗人及其作品逐一进行介绍。

若昂·达·克鲁斯·伊·索萨，圣卡塔林纳州德斯特罗市（现名为费卢里亚诺普利斯市）人。他天资聪颖，7 岁时开始写诗，18 岁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20 岁时成为文学小报《哥伦布》的主编。1881 年，他作为一个剧团的提词人兼秘书，曾随同该剧团周游了巴西全国。回到圣卡塔林纳州首府之后，与其他人一起创办了《人民法庭报》，主张废除奴隶制，给黑人奴隶以自由。1885 年创办《小黑人》报，同年出版了第一部散文诗集《转义与幻想》。生活在黑人奴隶制尚未废除的年代，身为黑人的克鲁斯·伊·索萨的生活十分贫困。他曾被州长任命为拉古纳市民事检察官，但因肤色关系遭到

激烈反对而未能上任。1893 年迁居里约热内卢市，靠为《人民之页》等报刊撰写稿件维持生活，后在中央铁路局谋到一个负责保管档案的工作。克鲁斯·伊·索萨的一生历尽了各种痛苦与磨难，例如妻子精神失常，4 个子女有 3 个染上了肺结核病，其中的两个先于诗人离开了人世。1897 年，克鲁斯·伊·索萨自己也被查出患有肺结核病。第二年离开里约热内卢市前往米纳斯吉拉斯州休养，但在到达后的第三天却不幸逝世，年仅 37 岁。

克鲁斯·伊·索萨是把象征主义诗歌引入巴西的第一人，他不仅被看成是巴西最重要的象征主义派诗人，法国文学评论界还把他视为西方最重要的象征主义派诗人之一。他最初受到现实主义文学和帕尔纳斯派诗歌的影响，后来逐渐转向了象征主义派。这位被称为“黑天鹅”的诗人一生中饱尝了种族歧视和压迫之苦，物质生活的贫困、疾病的折磨、妻子的精神失常、儿子的早逝、写出的诗歌不为文坛所理解、遭人歧视而处于孤苦伶仃的境地等等，这一切都使他的身心承受到极大的痛苦和压抑。他力求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然而却又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只好通过诗歌来排遣自己内心的压抑，补偿自己的种种不幸，希望在神秘的幻想中寻求解脱，十四行诗《卓尔超群》就体现了诗人的这种想往：

你是不朽的疯狂的狂人，
最高尚的疯狂的狂人，
大地总是你的黑色镣铐，
极度的不幸把你捆绑在它的上面。

然而正是这痛苦的镣铐，
然而正是这极度的不幸，
使你的心灵渴望着发芽
萌生出无数柔情的星星。

你是个诗人，卓尔不群，
把个渺无人烟的世界
一点点地布满永恒的美丽。

在神奇而富饶的大自然中
精神焕发出的全部勇气
都证明了你那狂人的不朽惊奇。①

诗人的早期作品描写了他的苦闷和向往，如同一面镜子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因所处的低下的社会和种族地位而感到的压抑与力图改变这种地位的渴望。受现实主义文学影响，他的作品带有悲观和唯物论的色彩。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等社会不公正现象是其诗歌的主要题材，诗人通过他的诗歌创作，成了在奴隶制度的桎梏下受尽奴役和苦难的黑人种族的代言人。在他的诗歌里，诗人固执地使用着体现白色的词汇（例如雪、银和月光等），表达了他要使自己上升到白种人社会的强烈愿望，而这种白色又经常与诗中代表着夜色的黑沉（例如痛苦、神秘和死亡等）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造成了具体又抽象的奇妙结合，从明白无误的象征性的语言中，反映了诗人的生活经历、痛苦和情感。请看这首著名的题为《囚禁灵魂的监狱》的十四行诗：

啊，整个灵魂都被囚禁在监狱，
在黑暗中哭泣，透过铁栅
从地牢里观望无垠的苍穹，
大海，黄昏，自然，群星。

① 选自《巴西诗选》第 58 页。

万物都具有同样的宏伟
当被镣铐锁着的灵魂
幻想着自由，不朽划破
洁净的太空而得到永生。

囚禁着的灵魂默默无语地被关进
巨大的和被遗弃的狱房，
在残忍悲哀的地牢里痛苦万状！

在这孤独沉痛的静默之中，
那掌管天国钥匙的人
能否为你打开那神秘的大门？![①]

诗人用监狱、地牢、镣铐、铁栅象征人的躯体，通过黑暗、残忍、悲哀、孤独、沉痛等词汇喻意着人生的痛苦，无垠的苍穹、洁净的太空、天国的神秘大门则表达了诗人的渴望，在表达生活悲苦的同时，反映了诗人希图在神秘的幻想中寻求解脱的愿望。悲歌式的情调、朦胧中的憧憬、充满渴望的幻想，这就是这位内心深感压抑的诗人创作的诗歌所特有的基调。在其后来的作品中，特别是死后在巴黎出版的《最后的十四行诗集》(1905)这部作品里，诗人这种内心的矛盾和斗争开始有所缓和，反映了他在精神上的日趋平静和基督教式的顺从。

受帕尔纳斯派的影响，克鲁斯·伊·索萨十分注重诗歌的技巧，讲究形式的严谨和用词的精当，同时他的作品又极富象征主义诗歌的强烈音乐感和启示的力量，这在巴西诗歌中是前所未有的。诗人对传统的作诗法进行了改革，在词汇的选择与结合方面有所创新。诗人还力图在他的作品中描绘人类的内心世界，这一点对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304 页。

随后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产生过影响。形式的严谨、用词的精当、音韵的丰富、充满修饰的比喻，这些都体现了诗人的博才多学和诗歌天赋。然而，克鲁斯·伊·索萨生不逢时，在世时其作品只是受到少数人的欢迎与赞赏，而没有能为更多的人们所理解，不仅受到帕尔纳斯派诗人的攻击，也曾受到当时刚刚兴起的现代主义派的非难。死后才渐受尊崇，并最终在巴西文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被视为巴西历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除上面提及过的作品之外，他还著有散文诗集《呼唤》(1899)和诗集《塔灯集》(1900)。他的全部诗作于 1923 年和 1924 年分两卷先后出版。

阿尔蓬苏斯·德·吉马拉恩斯，真名为阿方索·恩里克斯·达·科雷塔·吉马朗埃斯（Afonso Henriques da Costa Guimarães），米纳斯吉拉斯州奥罗普雷托市人。在该州一所中学毕业后，1891 年前往圣保罗市攻读法律专业，在此期间，结识了一些象征主义派诗人。两年以后回到奥罗普雷托市，继续攻读法律专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1895 年曾专程前往里约热内卢市，与在那里定居的克鲁斯·伊·索萨结识。同年先后出任马托格罗索州孔塞桑多塞罗市的检察官和法官。1905 年调往米纳斯吉拉斯州马里亚纳市担任民政法官，直至逝世。

阿尔蓬苏斯·德·吉马拉恩斯在世时默默无闻，不为当时诗坛所理解甚至受到歧视与非难。如今，他被视为巴西象征主义派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之一和巴西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他的诗歌作品多为爱情抒情诗和宗教诗。其爱情抒情诗主要是描写对女性的柏拉图式的爱，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葡萄牙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卡蒙斯和中世纪葡萄牙行吟诗人的同类作品。在这些诗作中，女性被理想化，成为纯洁和神圣的爱情象征，她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是男性的上帝和救星。他的爱情抒情诗优雅、纯真，更为注重精神方面。这不仅仅由于他是一名象征主义派诗人的缘故，更主要的还是由诗人的性格、意识和他所受到的教育

而决定的。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更看重精神和宗教的价值，正如诗人在他的诗句中所表明的那样：

任何人也不像我那样和上帝紧紧相随，
任何人也不像我那样追逐着他的脚步。[①]

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与礼拜，他写出了一些极为美好的讴歌宗教的诗篇。这些宗教诗优雅和充满柔情，具有一种顶礼膜拜和神秘的色彩，因此他被誉为巴西最杰出的一位“宗教诗人”。

面对人类社会的贫困和痛苦，诗人采取了逃避的态度，用诗歌创造出了另一个幻想中的世界。他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多情骑士，一个唱着爱情抒情诗的行吟歌手，灵魂纯洁，远离尘世，在无比美妙和幸福的天国里漫步。要逃避现实，要在天国中见到他所崇拜的圣母，死亡于是便成了贯穿其全部作品的一个重要的题材。在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以意中人死亡为题材的作品，这与诗人的自身经历是密切相关的：诗人年轻时曾深深地热恋过自己的表妹孔斯坦萨，而孔斯坦萨不幸早逝离开了人间。

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对墓地和葬礼沉痛气氛以及对圣母马利亚顶礼膜拜的描写（孔斯坦萨常与圣母马利亚混成一体，使人难以分辨），经常出现柏树的阴影、陵园、坟茔、墓碑这一类词汇。强调精神方面的爱情抒情诗、充满神秘色彩的宗教诗和逃避现实生活以死亡为题材的作品是诗人诗作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阿尔蓬苏斯·德·吉马拉恩斯的诗歌风格简朴，通俗易懂，十分流畅，有着近似歌谣般的轻快与柔和的音乐感。他的一些作品已经成为巴西流传最为广泛的诗作，例如脍炙人口的题为《伊斯玛莉娅》的诗歌，几乎连巴西儿童也都熟知并能背诵：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 111 页。

伊斯玛莉娅发了疯，
在塔楼上面做起了梦……
她看到天上有一轮月亮，
她看到海里有一轮月亮。

她沉浸在梦境中，
全身沐浴着月光……
她要升上天空，
她要下到海洋……

她神志恍惚错乱，
在塔楼上面唱起了歌……
她靠近了天空，
她远离了海洋……

她犹如一位天使，
展开双翅飞翔……
她要得到天上的月亮，
她要得到海里的月亮……

上帝赐给她的一对翅膀，
羽毛洞开阵阵作响……
她的灵魂升上天空，
她的躯体落入海洋……①

这首诗形式简单，朗朗上口，极富音乐感，加之篇幅不长，易于记诵，所以成为一首传世之作，广为流传。诗人创造了一个疯人的

①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 227 页。

世界，即梦幻中的世界。对疯人而言，得到一切，甚至包括得到月亮都十分简单易行。为了实现自己纯真愿望，伊斯玛莉娅不计后果地奔向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哪怕是“灵魂升上天空”，“躯体落入海洋”。

阿尔蓬苏斯·德·吉马拉恩斯的诗歌创作不仅受到古典诗歌的影响，而且不乏浪漫主义色彩。他所以成为象征主义派的重要代表诗人，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在词汇的选择与使用和音乐感方面具有典型的象征主义诗歌的特色。他的诗作语言充满诗意，用词给人以启示和联想，形象、对比、隐喻和象征都有着迷人的感染力，在诗歌的和谐与一致方面有着独到之处。

其主要作品有《圣母七日哀》（1899）、《灵堂》（1899）、《堂娜米斯蒂尔》（1899）、《主啊怜悯吾等》（1902）、《给爱和死的信徒的公开信》（1923）等诗集以及散文诗集《乞丐》（1920）。

除克鲁斯·伊·索萨和阿尔蓬苏斯·德·吉马拉恩斯之外，应该提及的象征主义派诗人还有以下几位：

马里奥·佩德尔纳拉斯（1868—1915），里约热内卢市人，诗集《末日》（1900）、《夜巡》（1901）、《我家乡的故事》（1906）和《听凭梦境和任凭生活》（1906）的作者，曾担任过象征主义派喉舌《丰丰》杂志的主编，对同代诗人有着较大的影响。

埃米利亚诺·佩尔纳塔（1866—1921），巴拉那州人，诗集《音乐集》（1888）、《写给我的伯爵夫人的信》（1889）、《幻想集》（1911）和《九月集》（1934）的作者，克鲁斯·伊·索萨的一位挚友，巴西象征主义诗歌的开拓者之一。

埃杜瓦尔多·吉马拉恩斯（1892—1928），南里约格朗德州人，诗集《生命的道路》（1908）和《神一般的喷火兽》（1916）的作者，其诗作富有强烈的音乐感，是巴西较为典型的象征主义派诗人之一。

贝尔纳迪诺·洛佩斯（1859—1916），里约热内卢州博阿埃斯佩兰萨市人，《彩声图画》（1881）、《拨奏曲》（1886）、《堂娜卡尔门》（1894）、《纹章》（1895）、《花儿夫人》（1899）和《百合谷》（1900）等诗

集的作者，巴西最早的象征主义派诗人之一。

奥古斯托·多斯·安若斯（1884—1914），帕拉伊巴州人，诗集《我》（1912）的作者，其诗作新颖独特，一版再版，流传至今，成为当前人们重点研究和具有争议的诗人之一。

五、20 世纪巴西现代文学

1．先现代主义时期

19 世纪末期兴起的帕尔纳斯派和象征主义派诗歌，逐渐成为官方文学（或称学院派文学），占据了巴西文坛的中心，其代表人物奥拉沃·比拉克和克鲁斯·伊·索萨等人则被奉为文学的偶像。直至 20 世纪初期，巴西文学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巴西文学院作为官方文学的代表，成了因循守旧维持传统的保守势力的化身。无论是以“为艺术而艺术”为口号的帕尔纳斯派诗歌，还是逃避现实力图在幻想中寻求解脱的象征主义派诗歌，都脱离了巴西社会现实。这一时期某些地区小说家所写的作品，虽然接触到了巴西某些社会现实，但是这些作家所描绘的对象只是内地的绮丽风光和那里人们的生活，带有一定的猎奇性，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批评。正当官方文学处于停滞不前之际，巴西出现了几位被排斥在官方文学之外、不为文坛权贵所接受的民众作家。与当时的大多数作家不同，这些作家面对巴西社会现实，批判地分析和研究巴西所面临的问题，写出了反映和抨击巴西社会现实的力作，唤起了一部分有觉悟的人们开始注意困扰着巴西的社会问题。他们的作品与保守的官方文学形成鲜明对照，冲击并推动了巴西文学的向前发展，揭开了

巴西文学史的一个新篇章。由于这些作家对社会现实所采取的态度与 1922 年以后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相似，因此巴西文学评论界通常把这一时期称为先现代主义时期。1902 年，作家若泽·佩雷拉·德·格拉萨·阿拉尼亚（José Pereira de Graça Aranha，1868—1931）的长篇小说《伽南》（*Canaã*）和欧克利德斯·罗德里格斯·皮门塔·达·库尼亚（Euclides Rodrigues Pimenta da Cunha，1866—1909）的《腹地》（*Os Sertões*）问世，以此为标志，巴西文学进入了先现代主义时期。

先现代主义时期的代表作家有如下几位：

若泽·佩雷拉·德·格拉萨·阿拉尼亚，马拉尼昂州圣路易斯市人。出生于一个殷富而又有文化的家庭，祖父是巴西帝国时代的一位男爵，父亲是位著名的新闻记者。1886 年累西腓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担任过圣路易斯市民事检察官和法院院长，还在埃斯皮里托桑托市做过法官。1897 年前往里约热内卢市，成为同年成立的巴西文学院首批院士之一。后进入外交界，曾在英国、瑞士、挪威和丹麦等一些欧洲国家任职。在国外任职期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于 1902 年发表长篇小说《伽南》，成为巴西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1920 年从欧洲回国后极力宣传现代主义文学思想，主张革新巴西文学。1924 年，他在巴西文学院发表题为《论现代精神》的演讲，提出了改革巴西文学院的建议。所提建议遭到否决后，他强烈指责巴西文学院过于保守和维持旧的传统文学，公开宣布退出巴西文学院，在文学界引起了极大震动。此后，他积极参与巴西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并成为这一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袖人物之一。

格拉萨·阿拉尼亚的代表作是《伽南》一书。该书以作家曾任过职的埃斯皮里托市为背景，那里居住着很多德国移民。这部小说通过米尔考和伦茨两个德国移民之间的争论，涉及了他们所选择的第二祖国巴西的种种问题。米尔考是位理想主义者，主张不同民族间的融合，期望消除种族差别，认为强暴是一切邪恶的根

源，博爱才能引导社会进入理想境地，因此，人类应该以博爱为生活指南。伦茨则具有种族偏见观念，认为不同民族的融合是不可能的，劣等的弱小民族必定要被优等的强大民族所征服和所灭绝，弱肉强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人生就是一场搏斗。这场争论结束之后，小说转到描写发生在一个村镇上的故事。巴西姑娘玛丽娅在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公司里当职员，被老板的儿子诱奸。怀孕后她被公司赶走，在河边荒野生下一个婴儿。婴儿不幸被野猪吃掉，玛丽娅以虐杀婴儿罪被控入狱。米尔考以具体行动实践了自己提出的人类应该博爱的主张，无私地将玛丽娅营救出狱，然后与她一起去觅寻充满希望的土地—— 伽南。

《伽南》是部介于论文与小说之间的作品，被称之为“思想小说”。两个德国移民之间的大段争论影响了作品的结构，使其显得松散和不够平衡，小说对景色与习俗的精彩描绘和诗一般的语言则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缺陷有所弥补。小说触及到了20世纪初期巴西最基本的社会问题之一—— 移民问题，就其思想性而言，甚至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在当时也是进步的。《伽南》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但对人类问题思考的哲理性又远远胜于一般自然主义小说所体现出的平庸思想。这部作品把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融合在一起，就其风格和强烈的民族感情而言，把它称为巴西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小说是不无道理的。《伽南》开创了巴西文学的一个新阶段，标志着巴西先现代主义时期的开始。从狭义的文学价值来看，这部喻义深远的作品也许难以称得上是上乘之作，它之所以能载入巴西文学史册，主要在于它作为一个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而具有的历史意义。同样，格拉萨·阿拉尼亚所以能在巴西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并非由于他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而是因为他作为巴西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位主要倡导者和领袖人物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除《伽南》一书外，他还著有剧本《不幸的人》(1911)、论文集《生活的美学》(1920)和《论现代精神》(1925)以及长篇小说《奇妙

的旅行》(1930)等。

阿方索·恩里科斯·德·利马·巴雷托(Afonso Henriques de Lima Barreto，1881—1922)，里约热内卢市人。出身贫寒，父亲是个排字工人，母亲是位小学教员，父母均为混血种人。他7岁丧母，先是在佩德罗二世学校读书，后进入一所工艺学校学习。由于父亲的精神病加剧，他在工艺学校只读到三年级就只好辍学，承担起供养全家8口人生活的沉重负担。他在国防部下属的一个单位担任书记员，同时为报刊撰写稿件并进行小说创作。身为混血种人的后裔,利马·巴雷托深受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之害，低下的经济地位又使他饱尝贫困之苦。由于倍感孤独与压抑，他经常出入于下等酒吧，借酒浇愁，结果成了一名酒徒。因为纵酒过度，加上又患有神经机能病，导致他41岁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利马·巴雷托是位生不逢时的作家，生前一直受到排斥和攻击。直至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兴起之后，他才得到公正的评价，受到热烈的赞扬，被视为巴西文学史上最杰出和最具巴西特色的作家之一。

利马·巴雷托生活在巴西第一共和国时期。1889年巴西共和国的建立并未触动巴西的社会基础，种族偏见、剥削制度以及社会不公正等现象依然如故。亲身遭受到的种族歧视、艰辛贫困的生活和低下的社会地位，对他的小说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作家从事小说创作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对现实社会进行犀利深透的批判。他的作品均以里约热内卢市及其郊区为背景，笔下人物多为中产阶级和普通平民百姓。文如其人，他的作品对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以及社会种种不公正现象都恨之入骨，向剥削者和压迫者发出了复仇的怒吼，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伸张正义。他曾大量阅读了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了解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为数甚少的巴西作家之一。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他曾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文章。通过阅读欧洲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利马·巴雷托意识到了文学

与社会的关系，摒弃了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坚持文学作品要反映社会现实。1909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记员伊萨亚斯·卡米尼亚的回忆》问世，猛烈抨击了种族偏见观念，对里约热内卢市的新闻界进行了辛辣的嘲讽。1915年他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波里卡尔布·夸莱斯马的悲惨结局》(*Triste Fim de Policarpo Quaresma*)。接着，他又先后发表了长篇政治讽刺小说《努马与宁发》(1915)、分析人物性格和社会习俗的长篇小说《姆·日·贡萨加·德·萨的生与死》(1919)和批判社会与种族偏见观念的长篇小说《克拉拉·多斯·安若斯》(1948)。其中，长篇小说《波里卡尔布·夸莱斯马的悲惨结局》被公认是他的代表作。

这部小说于1911年开始在《商业报》上连载，4年以后成书出版，反映了19世纪末期巴西宣布成立共和国之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是巴西社会和官场生活的生动写照。主人公夸莱斯马善良诚实又天真幼稚，是个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和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爱国者。他潜心研究巴西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学、自然资源、动植物以及民俗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以图拯救国家。他对巴西的一切都有着极为深入的了解，能够历数巴西矿物、动物和植物的种类，熟知米纳斯吉拉斯州生产的黄金与钻石的价值，甚至了解巴西所有河流的发源地及其长度。他坚持亚马孙河为世界第一大河，并与不同意他这一看法的人争得面红耳赤。他担心巴西社会和文化受到外来影响而失去固有传统，于是便搜集民歌民谣，决心复兴传统的民族艺术，甚至徒劳地上书政府，要求将印第安人的图比语作为巴西国语。他按照图比人的风俗行事，与朋友们见面时先要哭泣一番。他的这些念头渐渐发展成为狂想，在同事们看来显得十分荒唐滑稽。夸莱斯马是海军兵工厂里的一名职员，工作勤勤恳恳，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但由于成为众矢之的，加上他性格内向，终于精神失常，被送入疯人院。病愈之后，在理想主义精神的驱使下，他开始全身心地致力于农业生产，企图以此来拯救巴西经济，结果却由于无法克服虫害而破产。此时，巴西爆发了反对

独裁总统弗洛里亚诺元帅的武装暴动，出于赤诚的爱国之心，夸莱斯马志愿参加了弗洛里亚诺总统的军队，被指派负责率领一支卫戍部队。武装暴动以失败告终，在弗洛里亚诺总统的授意下，他的部下对参与武装暴动的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与屠杀。富有爱国之心的夸莱斯马对这种残暴行为深感不满，遂写信给这位被称为铁腕元帅的总统，对他的一些作法提出异议。结果夸莱斯马被指控为叛徒而遭逮捕，弗洛里亚诺总统亲自下令将其处死，夸莱斯马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他的一生。在这部小说中，利马·巴雷托塑造了夸莱斯马这样一位颇似堂吉诃德的人物，虽然其言谈举止未免显得荒唐可笑，但却天真、纯洁、正直，充满了正义感，有着自己的信仰。作家所以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目的在于通过他的种种不幸遭遇和悲惨结局，抨击巴西社会和巴西官场中形形色色的官僚，表达作家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反抗。这部小说在题材和风格上都打破了当时的传统，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为一体，成为巴西先现代主义时期的一部重要作品。

和马查多·德·阿西斯的作品一样，利马·巴雷托的小说也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其笔下人物都充满着痛苦、忧愁和不幸。作家也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诙谐幽默，对社会进行冷嘲热讽。与马查多·德·阿西斯不同的是，由于利马·巴雷托对世事的悲愤与反抗，他在对社会进行讥讽与嘲笑的同时，还力图唤醒人们去反对不平等的社会，因此作品具有鲜明的论战特点。利马·巴雷托并不注重自己的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塑造出来的人物仿佛是受他的论战愿望驱使活动着的傀儡，在结构的安排上显得不够协调统一，也不注意语法和修辞。单纯地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去看，他的作品由于缺乏平衡一致而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不足，但反过来说，这又恰恰使利马·巴雷托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独特风格，即一反当时巴西文坛盛行的文风，不追求语言的纯正与修饰，而是把里约热内卢市及其郊区人们的生活、传统和习俗生动而真实地展现出来，把巴西政界、新闻界、国家机构和社会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

利马 ·巴雷托的作品有着巴西独具一格的幽默感，对人物或事实常常采用漫画式的手法加以表现，对场景和细节的描写往往使人感到捉摸不定，因而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由于他突破了巴西传统文学的某些模式，在世时他的作品不仅未能受到重视和赞扬，甚至还遭到排斥和攻击。也恰恰因此，当以反对传统文学为宗旨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兴起之后，他的作品又得以受到推崇，作家也得以在巴西文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除长篇小说外，利马 ·巴雷托还写过短篇小说、回忆录、通讯报道和大量的文艺批评及政治讽刺文章。 1956 年巴西出版了他的全集,共计 17 卷之多。

若泽 ·本托 ·蒙特罗 ·洛巴托（José Bento Monteiro Lobato, 1882—1948），圣保罗州塔乌巴特市人。在当地读完小学和中学之后，前往圣保罗市攻读法律专业，大学期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通讯和短篇小说。大学毕业后曾在阿雷亚斯市任检察官。1911 年继承祖父遗产成为庄园主。后又卖掉庄园迁居圣保罗市，1918 年购买下《巴西杂志》，并成立了蒙特罗 ·洛巴托出版社。 7 年后该出版社破产，他又前往里约热内卢市进入外交界，曾出任巴西驻美国商务参赞。 1931 年从美国回国后创办了巴西石油公司，为保卫巴西地下资源发起过一场大胆的运动。他对国际垄断集团阻止巴西人民开发石油资源的行径给予了揭露，结果与政府发生争执而被捕入狱，饱尝了 3 个月的铁窗之苦。 1948 年逝世于圣保罗市。

蒙特罗 ·洛巴托是位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和儿童文学作家，是作品在巴西流传得最为广泛的作家之一。尤其是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久售不衰，为一代又一代的巴西儿童所喜爱。他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生动，语言隽永，丰富了小读者们的想像力，成为迄今为止用葡萄牙语从事创作的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

1918 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乌鲁佩斯》（*Urupês*）问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其中的一篇作品里，出色地塑造了热卡 ·塔图

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热卡·塔图是巴西农民的象征，由于当权者把他置于脑后不管不问，使他处于极端贫困、落后和愚昧无知的境地。蒙特罗·洛巴托对巴西所存在的问题洞若观火，他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巴西社会现实、尤其是对内地乡镇的现实提出了尖锐而客观的批评。作家对巴西社会现实所持有的看法和所提出的批评与后来的现代主义作家客观上是一致的，因此他被看成是一位先现代主义时期的作家。但他本人又极力主张遵循学院派的传统，反对革新，所以当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在巴西兴起之时，他又撰文猛烈攻击这一运动，采取了反对的立场。

蒙特罗·洛巴托熟谙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被誉为短篇小说的艺术大师。他的作品内容引人入胜，语言纯正精当，形象生动逼真，诙谐幽默又不乏辛辣的讽刺。不足之处是对人物的分析显得较为浮浅，着重外部描写，缺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他只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种族的冲突》（1926），但却不像他的短篇小说那样成功。

蒙特罗·洛巴托一生著作甚丰，除上面提过的作品之外，还著有《死城》（1919）、《内格里尼亚》（1920）等短篇小说集和相当多的儿童文学作品。1950 年巴西出版了他的全集，共计 30 卷，其中儿童文学作品为 17 卷。

欧克利德斯·罗德里格斯·皮门塔·达·库尼亚，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州坎塔加洛镇一个小庄园里。3 岁时丧母，先后由两位叔父抚养长大。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生活在巴西要求废除黑人奴隶制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的时代，早在中学读书时，他就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影响，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创办过一个名为《民主》的刊物。1885 年考入一所理工学校，因经济拮据，于翌年转入免费的军事学校学习。他坚定地站在共和运动一边，宣布自己是个共和主义者。1888 年冬季，帝国陆军大臣来到军事学校检阅，身为士官生的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当着陆军大臣的面，将自己的军刀掷之于地。全体士官生顿时哗然，秩序大乱，检阅不得不中止，欧克利德

斯·达·库尼亚因此而被军事学校开除。离开军事学校后，他前往圣保罗市担任新闻记者，在《圣保罗州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抨击帝制主张共和的文章。1889年巴西废除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才得以重返军事学校，恢复了军籍，提升为准尉。1890年进入高等军事学校学习，同年提升为少尉。1892年毕业于军事工程专业，同时获得数学、物理学和自然科学专科毕业证书，被授于中尉军衔。毕业后曾先后被派往巴西中央铁路局任工程师和在军事工程总监部服务。1893年致函《新闻报》，主张尊重政治犯的权利，引起总统不满而遭受冷遇，被调往内地的米纳斯吉拉斯州闲置起来。1896年，深感失望的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放弃了军籍，前往圣保罗，在该市公共工程总监部担任工程师，同时再次成为《圣保罗州报》的撰稿人。1896年10月，巴西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卡奴多斯农民起义。1897年，共和国政府派军队远征卡奴多斯小镇，镇压当地的起义农民。应《圣保罗州报》邀请，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以战地记者身份随军进行采访。1897年10月返回圣保罗后，卡奴多斯的巨大社会悲剧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决心写出一部“复仇的书”，一部揭露卡奴多斯战役真相的书，一部对共和国政府的罪行进行抨击、抗议和控诉的书。他先是在父亲的庄园开始撰写《腹地》一书，后又利用在负责重建巴尔杜河上的一座跨桥时的闲暇继续撰写，终于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1902年《腹地》一书问世，立刻轰动巴西全国。同年他被接纳为巴西历史与地理协会会员，翌年当选为巴西文学院院士。1904年出任圣多斯港卫生工程验收工程师，后任巴西上普鲁斯河勘察团团长。1909年经考试应聘为佩德罗二世学校逻辑课程教师，同时准备写作他计划中的第二部“复仇的书”：《失去的乐园》。任课仅数月之久，因怀疑妻子有外遇而与人发生争执，竟不幸被开枪谋杀，遇害时年仅43岁。

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知识渊博，写过许多有关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章，著有《相对与相连》(1907)、《秘鲁对抗玻利维

亚》(1907)、《历史的边缘》(1909)等论文集。然而，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无疑是《腹地》一书。

《腹地》是对卡奴多斯战役的纪实性报导。卡奴多斯是巴伊亚州腹地的一个小镇，地处内陆干燥的高原，周期性的干旱侵袭使其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自然环境十分恶劣。这个地区的居民多以放牧牲畜为生，生活异常贫困。他们大多数是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过着近乎原始社会的生活，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锻炼出了坚韧、顽强、刻苦的性格。由于与世隔绝，生活完全听天由命，因此宗教情感非常强烈。19 世纪 80 年代，一个名叫安东尼奥·维森特·门德斯·马谢尔的人来到腹地宣传原始基督教义，得到腹地农牧民的极大信任与拥护，被称为“劝世者安东尼奥”。这位“劝世者”走遍腹地大小村镇，传布教义，他的信徒们则弃家离乡，一路追随着他。后来追随的人越来越多，他就以卡奴多斯为中心，建立起一个近乎原始公社形式的居民地。“劝世者”预言一个伟大英明的君主就要降临，惩恶扬善，把一切受苦的人救出苦海。一件小事引发了卡奴多斯农民的起义：“劝世者安东尼奥”为修建一座教堂在儒阿泽罗订购了一批木材，因为对方故意拖延交货日期，他便决定派人强行取回他们已付款购买的木材。儒阿泽罗的民事法官将卡奴多斯农民的意图上书报告了州政府，州政府便派出一支由 100 人组成的部队在一名中尉率领下前来镇压，结果遭到卡奴多斯农民的伏击，经过一场激烈战斗被迫撤回。州政府又派出 500 名士兵，在一名少校的指挥下，再次进攻卡努多斯镇，结果又被击败。第三次州政府动用了 1 300 名士兵，由一名上校率领前来报复，结果仍然是被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指挥官被击毙陈尸郊野，其部下未曾收尸便连夜仓皇撤退。巴伊亚州政府三次远征卡奴多斯均告失败一事使联邦政府深感震惊，共和国总统布鲁登特·德·莫赖斯诬称起义农民要恢复帝制，亲自决定派遣两位将军率领 5 000 名士兵第四次远征卡奴多斯。远征军兵分两路发动进攻，遭到起义农民的顽强抵抗，双方相持不下。1887 年

8 月，联邦政府又派出 8 000 名士兵，在陆军部长卡洛斯·马查多·比腾库尔特元帅亲自指挥下进行增援。远征军使用了包括炸药在内的先进武器。经过一个月的激战，卡奴多斯起义农民终因寡不敌众而告失败。他们顽强抵抗，无一人投降，最后战至只剩下一名老人、两名成人和一名儿童，但他们仍然手持火枪，向潮水般涌来的政府军射击，直至英勇牺牲。战斗结束后，许多战死的起义农民被砍下头颅。

卡奴多斯起义是共和国成立以后爆发的第一次震动全国的农民起义。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开始时对这次起义缺乏正确的认识，曾在《圣保罗州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论我们的旺岱》，把卡奴多斯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旺岱相提并论，认为是帝制派或保皇党在发动叛乱以求复辟。后来他作为特派记者随军出发，亲眼目睹了卡奴多斯最后几天的战斗情景，了解了事件的真相，认识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修正了自己的错误看法，立场鲜明地指出，对卡奴多斯起义农民的血腥镇压乃是“共和政府的疯狂之举”，是“莫大的罪恶”，是“巴西历史上的一大污点”。《腹地》一书便是一部对这场巨大的历史悲剧进行纪实报道的不朽著作。

《腹地》一书由《腹地》和《斗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腹地》包括《土地》和《人民》两章，第二部分《斗争》共计八章。就其内容而言，全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土地》、《人民》和《斗争》。在《土地》这一部分，作家以他所掌握的丰富的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动植物学的知识，以工程师的严谨态度，对巴西全国、特别是巴西东北部腹地的地理、地质、地形、植物、动物等自然环境进行了详尽的科学研究，并把沿海地区与腹地加以比较，目的在于说明自然条件对人类生活的作用及其影响。在《人民》这一部分中，作家从人种学、遗传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将实证主义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结合，对巴西各地区的人、特别是巴西东北部腹地人进行了研究，并把他们与其它地区的人做了比较。作家描写了腹地居民的生活，探讨了巴西三个种族——印第安人、黑人和白人——混血

的历史过程，最后讲述了“劝世者安东尼奥”个人的历史和传教经过，研究了他所以能在当地居民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通过以上两个部分的阐述，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明确指出，巴西境内同时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巴西”，即沿海地区的“巴西”和腹地的“巴西”。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前一个“巴西”以城市为中心，那里经济发达，已进入文明社会。后一个“巴西”是腹地广大的农村，那里自然条件恶劣，在大庄园主的残酷压榨下，人民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贫困生活，经济和文化都十分落后，还处于近似原始社会的阶段，与沿海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三部分《斗争》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是政府军残酷镇压卡奴多斯起义农民的纪实，也是一曲对卡奴多斯起义农民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赞歌。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作为特派记者，随军一直到了卡奴多斯镇，亲眼目睹了一场所谓“文明”军队对落后居民的大屠杀，也目睹了一场被压迫的农民对压迫者进行的顽强战斗。双方的力量对比是极其悬殊的，一方面是数千名正规的陆军部队，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制造的野炮、机关枪、步枪，由一位元帅和三名将军坐阵指挥；另一方面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朴实勤劳的腹地居民，他们手执火枪和牛叉，勇敢地迎击着政府军的进攻。政府军对起义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作家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为这件事作证，把这些暴行无情地揭发出来。”① 在全书最后一章《最后的日子》里，作家满怀愤怒揭露了政府军残害俘虏的罪行：“一个扛得起火枪的身强力壮的腹地人，一旦被俘虏了，绝不会因为无谓的考虑而浪费一分一秒：砍掉他的脑袋，割断他的肠子。”惨无人道的政府军士兵“毫不踌躇地砍掉俘虏的脑袋，或者用刺刀戳穿他的肚子”，然后“狰狞地大笑着，回到营地里去”。作家不无嘲讽地抨击道：“尽管塞尔泰纳霍人三百年来落后不前，但在野蛮的行为上，他们却无论如何胜不过我们的军队。”面对残暴的政府军，被俘的起义农民

①引自中译本《腹地》（贝金译）一书，以下有关引文均引自该书，不再另注。

则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一名被俘的黑人“又高又瘦，细削而微驼的身材显示出饥饿和战争的种种磨难”。在行将被处死的时候，“黑人的驼着背的身子现在挺得笔直，高傲的态度表现出了无限优美的姿势：头部仰起，肩膀向后，胸部挺出，一双眼睛在威武的脸上炯炯发光，颇有古代贵族的蔑视一切的高傲”。“他毅然决然地不动声色地跟着抓住他的人走去，默不作声，脸上没有表情，态度十分泰然。真的，他是个雕像，一个古代神话中巨人的雕像”。卡奴多斯最终陷落了，它是一寸一寸地被征服的。然而，“卡奴多斯并没有投降。它坚持到最后一个人，这是史无前例的。”卡奴多斯的五千多间房屋全部被夷为平地。所有的居民，除去三百来个妇女和儿童以及六名体弱的老人在该镇陷落前被送出投降之外，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残遭屠杀。

《腹地》是一部难以归类的作品，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集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历史学家、种族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诗人、小说家和艺术家于一身，创造出了这部把理论性极强的科学论文与卡奴多斯农民起义的纪实报道融为一体的伟大著作。我们或许可以称它为理论性极强的报告文学，同时又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它不是单纯客观地报道事件的经过，而是表明了作家的鲜明立场与观点。第二，在记述事件本身时，还对其进行分析，推究其原因，透过纷乱的现象揭露其本质。第三，结构完美，从冲突开始到冲突经过至冲突结束，波浪似地将内容推向高潮。第四，全书没有主要人物，但对冲突双方——起义农民和政府军队——刻画得十分生动鲜明，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无论是对景色还是对战斗场面的描写，都极其引人入胜，给人以强烈的印象。简而言之，《腹地》一书对卡奴多斯农民起义的始末不是通告式地加以简单的陈述，而是以诗人的激情和艺术家的手法作了感人肺腑的叙述和生动的描写，使作品具有一种不同凡响的美学价值，成为一部充满艺术魅力、用散文写成的伟大而悲壮的史诗，成为一部隽永耐读的传世名著，被誉为“巴西民族主义圣经”。

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是巴西第一位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巴西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的作家和社会思想家。他深刻而正确地指出，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宗教狂热，由于相信英明君主将要降临人世的预言，卡奴多斯农民才追随劝世者安东尼奥并在他的鼓动下揭竿而起，而从实质上看，其真正的原因则在于腹地地区大庄园主的残酷剥削、农奴制度、文化隔绝、自然条件恶劣、农民缺衣少食营养不足又被社会所抛弃以及当局的愚昧无知。换言之，这次起义乃是两个不同的“巴西”彼此相互对立所造成的。《腹地》是政府军镇压起义农民的纪实录，它大胆地揭露了政府军残绝人寰的暴行，愤怒地谴责了政府所发动的这场非正义战争和对起义农民的血腥镇压，同时又满怀深情地歌颂了卡奴多斯起义农民的顽强勇敢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腹地》一书严正地指出：过失不在起义农民，他们是牺牲品。政府对腹地人民的生活条件不闻不问，却盲目地派兵进行残暴的镇压，用屠杀这种简单的手段来消灭起义农民，对此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给予了严正的抨击，正如作家在该书序言中所指出的，“这场战役标志了后退的一步，向着过去的方向的后退。以罪恶这个名词的全部含义而言，这乃是一个罪恶。既然是罪恶，那就应在抨击之列。”

《腹地》虽然不是一部纯粹的小说，但却因其语言和风格的高度艺术性而被视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不仅是巴西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而且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之林，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份重要财富。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则因为创作了《腹地》这样一部传世杰作不仅名垂巴西文学史册，而且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受到巴西以及世界人民的尊敬。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对巴西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了解，对现实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许多现代著名的巴西作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他的影响，因此他也被看作是巴西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是巴西先现代主义时期最杰出的一位作家。

2. 现代艺术周

20 世纪初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向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巴西经济受到了冲击，社会和经济面貌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市和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大量欧洲移民的到来，猛烈地冲击着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势力，巴西全国都处于动荡与变化之中。但是在文学领域，因循守旧的官方文学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仍旧沿袭着在欧洲早已过时的模式，没有什么创新与发展。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利马·巴雷托和蒙特罗·洛巴托等为数不多的作家，虽然对巴西社会现实进行了自觉的研究与批判，创作出了一些有影响的优秀文学作品，对处于停滞不前的巴西文学有所推动，但在创作手法和语言等方面也依然没有突破传统文学的模式。当时，在文化艺术领域，各种新的思潮正震撼着欧洲。在欧洲接受教育的巴西的一代年轻知识分子接触到了这些新的思潮，对巴西文化艺术的现状感到强烈不满，回国后便积极宣传欧洲各种新的文化艺术思想，力图革新巴西的文化艺术。

1910 年，以同旧的传统文学相决裂、追求文学内容和形式的革新为旗帜的未来主义思潮开始在欧洲兴起。巴西年轻作家若泽·奥斯瓦尔德·德·索萨·安德拉德(José Oswald de Sousa Andrade, 1890—1954)在欧洲接触到了这一思潮，1912 年回国后，立刻在圣保罗市进行热烈的宣传。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在文化方面落后了整整 50 年，至今依然完全地在帕尔纳斯派的泥塘里翻滚。”同一时期，巴西年轻诗人曼努埃尔·卡内罗·德·索萨·班德拉·菲略(Manuel Carneiro de Sousa Bandeira Filho，1886—1968)在瑞士也与新象征主义派诗人有所接触。另一位年轻的巴西作家罗纳尔德·德·卡尔瓦略 1915 年参与了葡萄牙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回国后于 1916 年创办了《雷维斯塔》杂志。1917 年 12 月至 1918 年 1 月，从欧洲和美国旅行回国的巴西年轻女画家阿尼塔·马尔法蒂在圣

保罗市举办了她的现代派作品画展，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19 年，年轻的雕塑家维托尔·布雷谢特雷从欧洲回国后举办了作品展览，受到好评，这是现代主义派在巴西赢得的第一次胜利。1920 年，格拉萨·阿拉尼亚从欧洲回国，对传统文学表示强烈不满。1921 年，他出版了《生活中的美学》一书，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表示支持。后来他又公开宣布退出巴西文学院，成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领袖之一。一些分散在里约热内卢市和圣保罗市的主张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团体开始频繁接触，巴西文学艺术界出现了大动荡和大辩论的局面。 1922 年正逢巴西宣布独立 100 周年，巴西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倡导者们决定在 2 月份于圣保罗大歌剧院举办“现代艺术周”活动。

“现代艺术周”共举办了三场活动。2 月 13 日，格拉萨·阿拉尼亚和罗纳尔德·德·卡尔瓦略分别作了题为《现代艺术的美学情感》和《巴西现代绘画与雕塑》的演讲。2 月 15 日，梅诺蒂·德尔·皮克希亚（Menotti del Picchia，1892—1988）发表了《现代小说》的演说。2 月 17 日，雷纳托·德·阿尔梅达作了《巴西现代哲学》的演讲。为配合这些活动，同时还举办了具有新的艺术倾向的雕塑、绘画及建筑作品展览以及音乐演出。“现代艺术周”期间，巴西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流派的代表人物云集一处，公开宣布巴西有一代新的文学艺术家，他们要为革新巴西的文学艺术而战斗。“现代艺术周”冲破了巴西文坛的沉闷局面，为巴西文学艺术走向现代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因此，它成为巴西文学进入现代主义时期的一个正式标志。

3. 现代主义第一阶段

“现代艺术周”的影响很快波及到整个巴西，以圣保罗市为中心，各种新的文学思潮开始向全国各地蔓延，巴西现代主义文学进入了它的第一阶段。 1922 年 5 月，《克拉雄》杂志在圣保罗市创刊，

为新文学思想的传播扫除障碍。接着，一批以宣传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思潮为宗旨的刊物先后在巴西各地出现，其中主要的杂志有米纳斯吉拉斯州卡塔格纳泽市的《绿色》和贝洛奥里藏特市的《检阅》、巴伊亚州萨尔瓦多市的《弓与箭》、南里约格朗德州阿雷格雷港市的《破晓》和里约热内卢市的《节日》。应该指出的是，虽然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有如旋风一样席卷着整个巴西文坛，但是它并没有形成一个领导核心。这一时期，各种文学团体形成不久便又宣布解散，各种理论提出不久便又被放弃。总的来说，新一代的作家们都在批判旧的传统文学，都在探索着革新巴西文学的途径。在现代主义第一阶段，虽然很多作家并没有创作出很有价值的作品，但是他们的探索却为巴西文学的向前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又被称作是“破坏性阶段”。然而不破不立，以“现代艺术周”为开端的巴西现代主义第一阶段的主要贡献恰恰就在于此。

尽管不同的文学团体和作家在创作主张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反映社会现实和富有巴西民族特色。因此，了解和认识社会、暴露和批判巴西存在着的各种问题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便成为巴西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其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对作品的表现形式不断进行努力探索与研究，这一点对巴西文学的演变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现代主义派作家注重语言的美学价值，在非诗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一开始便主张缩小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之间的距离，把日常用语提高到文学语言的地位上来。在诗歌的创作中，他们注意把日常口语引入诗歌作品，提倡不受音节和韵律限制的自由体诗，并扩大了诗歌题材的范围。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巴西年轻一代作家所以从欧洲引进现代主义，目的乃是要革新巴西文学，因此，巴西的现代主义文学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它既与欧洲的现代主义保持着联系，又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欧洲的现代主义，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把巴西的现代主义文学称之为巴西现代文学绝非是没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这才符合巴西文学的实际。

巴西现代主义第一阶段的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主要的代表作家有如下几位。

马里奥·拉乌尔·德·莫赖斯·安德拉德（Mário Raul de Morais Andrade，1893—1945），圣保罗市人。毕业于圣保罗市音乐戏剧学院，曾做过家庭钢琴教师。1922 年起回到他曾就读过的圣保罗市音乐戏剧学院教授音乐史。1934 年参与创建圣保罗市文化局，并出任第一任局长，任职期间，做了大量有利于儿童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工作。1938 年起任里约热内卢市联邦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讲授过艺术史和哲学等课程。后回到圣保罗市，在国家历史与艺术遗产服务局任职。1945 年因病猝然去世。

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是巴西现代主义第一阶段最富有天才的作家之一，也是巴西文学史上创作形式最为多样化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不仅包括诗歌、小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而且对音乐、绘画、民间艺术也都进行了研究并均有所建树。作为一名作家和艺术家,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成为巴西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位主要倡导者，为革新巴西的文学艺术进行了不知疲倦的探索。他对巴西社会现实有着深刻了解，他的作品充满论战性质与批判精神，对同时代的作家和巴西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有着深广的影响，起到了一位引路人的作用。

1917 年,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以马里奥·索伯拉尔为笔名，发表了第一部诗集《每首诗里一滴血》，这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品深受当时盛行的帕尔纳斯派诗歌的影响。1922 年，他积极参与了“现代艺术周”活动，并是这次活动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同年，诗集《充满幻觉的保利赛娅》问世，成为他的第一部现代主义诗歌作品。他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大体可以分为 3 个时期。第一时期是“现代主义狂想”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旗帜鲜明地反对旧的传统观念，勇敢地打破过去的偶像，充满革新精神。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他还致力于文学理论的探索与研究，1925 年出

版了文学理论专著《不是伊佐拉的奴隶》一书。他把过去的东西比喻成是“在柏油路上行进着的牛车”，[①] 积极主张文学艺术的现代化。他认为没有不具备一定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作品的美恰恰存在于它的技巧与形式之中。他不仅探索理论问题，而且还把新的理论运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1926 年出版的诗集《土色的菱形》就是其中的一个范例。第二时期是“发现巴西”时期，作家曾深入到米纳斯吉拉斯州内地旅行，搜集民歌和神话传说，《雅布蒂族》(1927)和《马库奈伊玛》（*Macunaíma*，1928）便是这次旅行的结果。这一时期的作品富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充满诗情画意，民族意识十分强烈，例如《雅布蒂族》是一部近似民歌的诗集，《马加奈伊玛》则是一部把印第安人、黑人和巴西腹地人的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的长篇小说。他的第三时期即最后一个时期的创作与前两个时期都有所不同，这时他已不再追求作品外在形式的优美动人，而是由表及里，经过深思熟虑，使作品变得更为平静、更为深刻和更加成熟起来。《对铁特河的思考》这首诗作便是一个例证：

我的铁特河，
你要把我带往何方？
你是一条走进大地的河，
你使我远离了海洋……

……

黑夜。周围全是黑夜。我受到蹂躏的心灵仿佛被人类不眠之夜损害了健康的胎儿在躁动。
我的河，我的铁特河，你要把我带往何方？
爱嘲讽的逆向而流的河啊，
你远离大海而深入到人类的大地，

①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二卷第 96 页。

你究竟要把我带向何方？……
为什么你禁止我去海滩和海洋？
为什么你阻止我享有大西洋风暴的盛誉？
为什么你不让我拥有一去不复返的美丽诗篇？
你这条营造土地、肥沃土壤、养育生灵的河啊，
以圣保罗式的固执诱导着我去迎接人类生活的风暴，
铁特河，我的河啊！……
不能获得个人的成功不再令我感到丝毫难过，
不能体验自我的幸福不再令我感到丝毫痛苦。
我已经放弃那种令人目眩的幸福，
我已经跟着你的河水随波奔流，
我要与人类顽固的痛苦妥协，
我要在人类苦难的泥土中净化。
我已决定，我要在痛苦中恢复刚毅。①
……

综观他的诗作，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把民间文学艺术的共性与他自己所特有的个性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艺术风格，使读者很容易将他的作品与其他人的作品区别开来。

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写得相当出色，被誉为巴西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主要作品有《第一个台阶》（1926）、《贝拉扎尔特》（1934）和《新的故事》（1947）等短篇小说集。1927 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爱，不及物动词》，翌年又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马库奈伊玛》。《马库奈伊玛》是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探索巴西文学民族化的一次重要尝试，是巴西现代主义第一阶段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一部重要作品。

①选自《巴西诗选》第 86 页、第 88 页。

这部小说把亚马孙地区与巴西其它地区的神话传说融为一体，虚构与现实、原始与现代相互交织，通过马库奈伊玛这一人物，力图反映出巴西民族从形成直至20世纪的性格特点。马库奈伊玛原是亚马孙地区神话传说中的一位英雄，作家希冀通过他来体现巴西人是由印第安人、黑人和欧洲白人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马库奈伊玛出生时带有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特征，长大以后又变成了蓝眼睛白皮肤的欧洲白人，但却依然保留着混血儿的灵魂。与他同一血缘的两个弟弟一个成了印第安人，另一个成了黑人，然而他们依然是同胞兄弟。正如小说副标题所表明的，马库奈伊玛是个“没有任何性格的主人公”，他时而狡诈、懒惰、胆怯和不负责任，时而又真诚、勤劳和勇于斗争，没有自己固定的性格。他的种种不合逻辑的行为举止与他没有固定的性格相一致，这是巴西民族源于不同种族和接受了不同文化影响的结果，是巴西民族特有性格的象征。作家主张巴西文学民族化，但他的民族主义倾向并非是要去赞扬巴西这一民族，而是要勾画出一幅可以使人信服的巴西民族的肖像。《马库奈伊玛》全书共17章，讲述的是主人公马库奈伊玛的种种人生历险过程。历经万般磨难之后，马库奈伊玛失去了健康，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感到厌倦，决心要离开这个世界，于是他升上天空，变成了一颗星，在广阔无垠的天际中一个人默默地进行着思考。这部小说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变化跳跃，其间还插入了一系列巴西各地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作家在这部小说中使用了大量流传在巴西各地的民间谚语、成语和特殊习惯用语，并且力图创造出一种能把各地区方言融为一体的语言，即一种与全国风俗都一致的语言，使小说的用语民族化、巴西化。如上所述，《马库奈伊玛》在内容和语言上都是一部极富巴西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

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一生作品颇丰，除诗歌和小说外，还著有《巴西文学概况》(1943)、《音乐小史》(1929)等其它方面的著述，其全集共计20卷之多。

若泽·奥斯瓦尔德·德·索萨·安德拉德，圣保罗市人。出生在

一个相当富有的家庭，毕业于圣保罗大学法律专业，当过文学记者。1912 年首次前往欧洲旅行，在法国结识了欧洲未来主义作家，接受了欧洲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回国后便在巴西热情地进行宣传。1920 年创办《纸与墨》报，极力倡导现代主义文学。 1922 年积极参与了“现代艺术周”活动，是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现代艺术周”结束之后，成为“巴西红木派”的主要领袖人物。1924 年再度赴欧洲旅行，1925 年在巴黎发表《巴西红木宣言》，提倡本土文学，崇尚原始主义，主张从尚未开化的印第安人和儿童的原始纯真以及本国的文化中去寻找创作源泉，抒发对祖国的情感。1928 年，“巴西红木派”发展为“食人派”，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又发表《食人派宣言》，并创办了《食人》杂志。他认为巴西受外来文化影响过甚，应该在加以过滤后有所选择地进行吸收。他提倡描写自由人，即未开化的原始人，但又反对浪漫主义时期的那种乌托邦式的本地主义，而是针对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批判巴西的现实社会。到了 30 年代，在他的身上既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又可以看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倾向。1931 年他加入巴西共产党，后又于 1945 年宣布退出。此后便专注于文学创作，1954 年因病逝世于圣保罗市。

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是位最富有战斗精神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倡导者，是巴西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真正领袖人物。他对巴西的传统文学持彻底否定的态度，无论是对帕尔纳斯派还是对象征主义派或自然主义派，他都予以猛烈抨击，主张与旧的传统文学和学院派彻底决裂，摧毁一切虚假的文学。他提倡不为任何旧的观念所束缚，革新巴西文学，为创立一种现实的、自觉的和民族的文学而斗争。他的这种反对一切和反对所有作品的主张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和非难，使他成为最受攻击和最遭反对的一位现代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在巴西文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至今仍然存在着争论和分歧。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主要因其创作主张和积极参与革新巴西文学的活动而得以在巴西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诗歌创作上，他反对遵循传统的概念与模式，主张写没有韵律的自由体诗歌；反对强调语言的纯正，主张将日常用语引进诗歌；反对人工雕琢，主张直接表现实质；反对学院派诗歌的庄重严肃，主张诗歌要有诙谐和嘲讽色彩。简洁的归纳、平衡、创新、令人惊奇、直接影像、题材与现代生活相联系，这就是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诗歌作品的特点。诗集《巴西红木》(1925)和《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诗歌习作第一卷》(1927)都体现了他上述的这些创作主张，下面他的两首诗作便是例证。

1. 许诺

谁知道
是否有一天
电梯将把
你的爱情
一直带到
这里①

2. 摇把音乐

请在留声机前坐下
忘却生活的沉浮变化。

在每天艰辛的劳作中
任何一个自爱的人都不该
忽视心灵的欢乐。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394 页。

各种不同价格的唱片应有尽有。①

在小说创作上，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对现代文学语言进行了探索。他的小说由一个又一个短小的片断组成，文字像电报一样简短，诗歌与散文相互混杂，形成了独特而又离奇的风格。长篇小说《若奥·米拉马尔激动人心的回忆》(1924)充分体现了这一风格，讲述的是圣保罗市一个资产阶级纨袴子弟的故事：他前往欧洲学习，回国后与表妹结婚，最后变成一个平庸的庄园主。小说笔调诙谐，对巴西社会现实进行了嘲讽。此外，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还著有《囚徒》(1922)、《阿布辛托之星》(1927)、《塞拉芬大桥》(1928)、《红楼梯》(1934)、《忧郁的革命》(1943)和《地面》(1946）等多部长篇小说。

除诗歌和长篇小说外，他还著有《守夜的国王》(1933)、《人与马》(1934)和《死亡》(1937)等剧本以及《矛尖》(1945)和《救世主哲学的危机》(1950)等论文集和回忆录《一个没有职业的人》(1954)。

曼努埃尔·卡尔内洛·德·索萨·班德拉·菲略，伯南布哥州累西腓市人。10 岁时随父母迁居里约热内卢市，进入佩德罗二世学校读书。1903 年开始在圣保罗市理工学院攻读土木工程专业，因患肺结核病不得不中途辍学，长期在巴西几处气候宜人的地方休养。1938 年起在佩德罗二世学校讲授文学课程。1940 年当选为巴西文学院院士。1943 年开始担任里约热内卢巴西大学拉丁美洲文学教师，直至 1956 年退休。

曼努埃尔·班德拉是现代主义第一阶段的杰出诗人，也是巴西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之一。在现代主义第一阶段的作家中，他的作品流传得最为广泛。

曼努埃尔·班德拉从童年时期起就对文学、尤其是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颇具天赋，8 岁时写出的作品就在报刊上发表。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391 页。

他的第一部诗集《时间的灰烬》（1917）具有明显的帕尔纳斯派和象征主义派的色彩，受到巴西诗坛保守势力的欢迎。 1919 年他的第二部诗集《狂欢节》问世，有些作品在形式上已有了不受传统诗歌束缚的倾向，其中一首名为《蟾蜍》的诗作，对巴西文学中的保守主义进行了尖锐而辛辣的讽刺，因此受到革新派的赞赏，表明诗人开始由帕尔纳斯派和象征主义派转向现代主义派。1922 年，曼努埃尔·班德拉积极参与了“现代艺术周”活动，标志着诗人正式加入到现代主义派的行列。1924 年，他的第三部诗集《消溶的韵律》出版，这部诗集的名称本身就表明了他的创作主张，即提倡自由体诗，不再去追求诗歌形式上的韵律，而是强调诗歌的内在节奏。 1930 年他的另一部诗集《放浪》问世，表明他已经成为一名彻底的现代主义派诗人。他的著名诗作《诗学》充分体现了他对传统诗歌所持的否定态度：

我讨厌四平八稳的抒情诗
一本正经的抒情诗
它像手持考勤簿的职员
向上司点头哈腰献上笑脸

我讨厌那种抒情诗，它走走停停
就只为在字典中查到一个词的正确发音
有语言纯正癖的人见鬼去吧
……

我讨厌谈情说爱的抒情诗
政治性的抒情诗
患佝偻病的抒情诗
染上梅毒的抒情诗
一切向脱离自我的愿望

投降的抒情诗
这些都不是抒情诗
……

我宁可要疯子写的抒情诗
醉鬼写的抒情诗
醉鬼写的难懂而令人痛心的抒情诗
莎士比亚丑角的抒情诗
——我不再想读到不意味着解放的抒情诗[①]

曼努埃尔·班德拉主张革新诗的语言，把大众化的日常口语引进诗歌，力求使诗歌的语言简单、直接、自发和流畅。他提倡以平日常见的事物作为诗歌的题材，认为诗歌无所不在。诗人所走过的街道、所住过的房间、一个儿童讲的一句话、报刊上发表的一条消息甚至连广告都可以成为他诗歌创作的素材，诗集《晨星》(1936)充分体现了诗人的这一创作主张，例如该诗集中的一首以《巴西悲剧》为题的散文诗就是以报刊上的一条消息为素材的诗作：

米萨埃尔，财政部职员，63 岁，

在拉帕区结识了玛丽娅·埃维拉—— 染有性病、手指患有皮炎、结婚戒指被典卖且牙齿要进行医治的妓女。

米萨埃尔将玛丽娅·埃维拉接出妓院，把她安置在埃斯塔西奥区一座住处，为她请来医生、牙科大夫、指甲修剪师……给了她所想要得到的一切。

玛丽娅·埃维拉得到一切之后，立刻找了一个情人。

米萨埃尔不想闹出丑闻。本来他可以打她一顿，给她一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409 页。

枪，砍她一刀，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搬了家。

他们就这样一起生活了 3 年。

每当玛丽娅·埃维拉找到一个情人，米萨埃尔就搬一次家。

他们住过的地方有埃斯塔西奥、罗沙、卡特特、佩德罗将军街、奥拉里亚、拉莫斯、邦苏塞索、维拉伊萨贝尔、马尔克斯·德·萨普卡伊街、尼特罗伊、安坎塔多、克拉帕街，又回到埃斯塔西奥、托多斯奥斯桑托斯、卡顿比、拉维拉迪奥、博卡多马托、因瓦利多斯……

最后他们搬到了宪法大街，米萨埃尔失去了理智，开了 6 枪将她杀死。警察赶来时，发现玛丽娅·埃维拉已经倒卧在地，身上穿着蓝色的薄纱服。①

曼努埃尔·班德拉的诗歌作品自始至终都体现出他对生活的真诚热爱。诗人年轻时就染上了肺结核病，加上又连续失去了几位亲人，使他总有一种死神正向他迫近的感觉。对已逝去的童年的留恋，对死去的家庭成员的怀念，对人生短暂和爱情的感叹，这一切都使他的诗歌充满了人情味儿，反映了他对生活的热恋，同时也表达了人们的痛苦。曼努埃尔·班德拉一生致力于诗歌的创作与研究，对传统诗歌和自由体诗歌都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并在一些作品中将两者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有的高雅，有的简朴；有的轻快，有的富于悲剧色彩；有的风趣，有的庄重；有的展示了个人的内心世界，有的反映了社会的普遍现象。 1936 年，为庆祝他 50 周岁生日，巴西出版了由当时最孚众望的一些批评家所撰写的论文集《向曼努埃尔·班德拉致敬》一书，足以表明了他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功。由于他谙熟作诗的技巧，又善于驾驭诗歌的语言，所以其作品对同代乃至后来的诗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二卷第 142 页。

除上述提及的作品外,他还著有《50 年抒情》(1940)、《贝洛,贝洛》(1948)、《第十号乐曲》(1952)和《黄昏的星斗》(1963)等诗集以及《文学史概论》(1940)、《西班牙美洲文学》(1949)和《论诗人与诗》(1958)等著述。

吉列尔莫·德·安德拉德·伊·阿尔梅达(Guilherme de Andrade e Almeida,1890—1969),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市人。在该市读完中学后,考入圣保罗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后从事过律师和记者工作,还在政府中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同时致力于文学创作活动。1922 年积极参与了"现代艺术周"活动,是巴西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鼓动者之一。1925 年他曾周游南里约格朗德州、伯南布哥州和西阿拉州,在各地举办讲座,宣传现代主义文学。1930 年当选为巴西文学院院士,成为第一位进入该院的现代主义诗人。1932 年因参加立宪革命运动曾流亡欧洲一年。回国后继续从事诗歌的创作,1959 年被评选为"巴西诗坛王子"。

吉列尔莫·阿尔梅达初期的诗歌作品追求形式的准确与完美,刻意雕琢,感情细腻,兼有帕尔纳斯派和象征主义派诗歌的特点。他的前三部诗集《我们》(1917)、《时光之舞》(1919)和《痛苦的索尔奥尔的光阴之书》(1920)均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1922 年"现代艺术周"之后,他转向现代主义,摆脱了传统诗歌韵律的束缚,开始创作起自由体诗,并注意到诗歌题材的客观性和民族性,《我的十字架!》就是其中的一个范例:

> 在我蓝色星斗的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由三条路组成的交叉路口
> 三条路—— 一条白色,一条绿色,一条黑色—— 交织成大十字架的三条架身
> 白色的来自北方,绿色的来自大地,黑色的来自东方
> 它们联结为一体,在顶峰上熔化,演变成一条新路,使十字架完完整整

……

在河流陡峭的堤岸上，三只臂膀一致地弯曲，在荆棘丛中推下
第一个季风时节的第一只独木舟，同时高高地飘扬起第一面旗帜！①

这一时期其主要作品有《我所丢失的笛子》（1924）、《我的》（1925）、《着魔》（1925）和《种族》（1925）等诗集。自 1930 年起，吉列尔莫·阿尔梅达又回到传统诗歌的原路上去。他熟谙诗歌的韵律，并以经典诗歌为楷模，从中世纪的歌谣到文艺复兴时期葡萄牙伟大诗人卡蒙斯的抒情诗他都刻意模仿，甚至把日本的俳句也引进到葡萄牙语诗歌的创作中来。因为诗人只是刻意模仿，所以其作品显得缺乏创造性。尽管如此，由于他的技巧高超，写出的作品优美动人，引人入胜，所以仍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成为作品流传最为广泛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您》（1930）、《命运》（1938）、《仿卡蒙斯》（1956）、《小歌谣集》（1957）和《街道》（1962）等诗集。

吉列尔莫·阿尔梅达熟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通晓法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等多种文字，在创作了 26 部诗集的同时，他还翻译出版了 13 部以法国为主的外国诗集，并被公认是一位优秀的外国诗歌翻译家。

卡西亚诺·里卡尔多·莱特（Cassiano Ricardo Leite，1895—1974），圣保罗州圣若泽多斯坎佩斯市人。10 岁时便在学校的校刊上发表过诗作，12 岁时曾与几位同学一起主办过一个名叫《彩虹》的刊物。后随全家迁往圣保罗市，考入圣保罗大学法律专业。大学读书期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在夜间》（1911）。1917 年里约热内卢大学法律学院毕业后回到圣保罗，当过记者和行政人员。他

①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二卷第 147 页。

积极参与了“现代艺术周”活动，是“绿与黄派”创始人之一。1937年被选人巴西文学院，为现代主义诗歌得到文坛的正式承认和评价进行过一系列斗争。1940年迁居里约热内卢市，先是担任《晨报》报社社长，后在政府部门任职，1953年至1954年期间曾任巴西驻巴黎商务事务所主任。

他的第一部诗集《在夜间》主要是富有感伤色彩的抒情诗，属于象征主义诗歌，但其中有些作品已经有异于传统诗歌的韵律，还有些作品几乎与自由体诗没有什么差别。1922年，卡西亚诺·里卡尔多积极参加了“现代艺术周”活动，开始投身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1925年出版诗集《我们去猎取鹦鹉》，标志着诗人对自己前一阶段创作道路的全盘否定，成为一名现代主义诗人。此时他不再遵循传统的诗歌韵律，而代之以自由体诗，提倡民族主义文学，反对外来的各种文学主张。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多以巴西本土为题材，努力在民间文学和历史中寻找创作源泉，反映巴西形成过程的《变态》就是一首这样的诗作：

我的先辈去寻找白银
白银却变成印第安人。

我的先辈去寻找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却变成黄金。

我的先辈去寻找黄金
黄金却变成土地。

我的先辈去寻找土地
土地却变成边界。

我的先辈颇感好奇，

就去勾画边界：

巴西于是便形如竖琴。[①]

巴西的森林、野生的动植物、印第安人和移民等等，都成了他的描述对象。他的诗作有的描写巴西殖民地时期的生活和向内地进军的开拓者们的事迹，也有的描写圣保罗市现代化的历程；有的描写巴西内地的自然风光，也有的描写高楼林立的都市风光；有的是对印第安人原始生活的叙述，也有的是对现代化都市生活的抒情。题材广泛开阔，有着强烈的巴西本土主义色彩。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有《绿色与黄色的墨迹》(1926)、《马尔廷·塞雷雷》(又称《孩子们、诗人们和英雄们的巴西》,1928)和《让他留下,鳄鱼》(1931)等诗集。

卡西亚诺·里卡尔多是位不安定的诗人，总是通过否定自己过去的作品来求新。从1943年和1947年先后出版的诗集《光阴之血》和《日复一日》中可以看出，诗人否定了前一时期的作品，创作题材已由外在的巴西本土主义转向了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和人生问题。人类的命运、人生的复杂以及人们的失望、孤独、怀念和痛苦等情感开始成为其作品的主要内容，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世人可以预见却又无法避免的悲剧，表达了诗人对人类命运和人生问题的看法，其中1956年出版的《若昂·托尔托和神话》与《玻璃制成的摩天大厦》两部诗集被公认是卡西亚诺·里卡尔多的代表作，是巴西现代主义诗歌中的优秀作品。1960年以后，他又对先锋派诗歌表示出极大兴趣，创作出了《俄国之山》等以文学视觉形象构成的几何图案来取代诗句的具体派诗歌。

除诗歌作品外，他还撰写过相当数量的文学评论文章。

梅诺蒂·德尔·皮克希亚，圣保罗市人。1913年毕业于圣保罗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415页、第416页。

大学法律专业，担任过记者，主办过《桑托斯论坛报》、《圣保罗邮报》和《蝉》等几种报刊杂志，做过律师和出版商，经营过农场和工厂，当选过圣保罗州议员和联邦议员，在圣保罗州政府负责过新闻和宣传工作，是巴西文学院院士之一。

梅诺蒂·德尔·皮克希亚是“现代艺术周”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巴西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位领袖。1922年“现代艺术周”之前，他已出版了几部诗集，其中1917年问世的叙事诗《混血人儒卡》给他带来了声誉，至今仍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一部作品。这部以腹地庄园工人生活为题材的叙事诗通俗易懂，富于感染力，已开始体现了作家的文学应该反映巴西本土生活的创作主张。他还在自己主办的《圣保罗邮报》上发表过一系列文章，是最早主张摒弃传统文学和倡导巴西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的作家之一。“现代艺术周”之后，他成为“绿与黄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巴西民族主义文学路线最热忱的捍卫者之一。诗集《石雨》(1925)和《巴西合众共和国》(1928）是他创作的两部典型的现代主义诗歌作品，前者深受法国未来主义派的影响，后者则具有鲜明的“绿与黄派”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文学的色彩。

梅诺蒂·德尔·皮克希亚还写过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以及剧本，其中较为成功的是1923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金牙》。此外他还从事过绘画、雕塑和歌曲的创作，撰写过不少文学评论文章。

除上述介绍过的作家外，现代主义第一阶段应该提及的作家还有以下三位：罗纳尔德·德·卡尔瓦略(1893—1935),里约热内卢市人,著有《全体美洲》(1926)等诗集。里贝罗·科乌托（1896—1963),圣保罗州桑托市人，巴西文学院院士，著有《爱情之歌》(1930）等诗集。拉乌尔·博波(1898—1984)，南里约格朗德州人，《乌鲁昆戈》(1933)等诗集的作者。

4．现代主义第二阶段

（1）小说

到了20世纪30年代，充满论战精神的巴西现代主义第一阶段已经过去，开始进入以小说创作为主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巴西涌现出了一批颇具才华的小说家，被称为“东北部小说派”作家，他们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地区性小说，在巴西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页崭新的篇章。

巴西地区性小说并不始于20世纪30年代。早在浪漫主义时期，就已出现了以描写农村生活为主的地区性小说。那时巴西刚刚摆脱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而宣告独立，浪漫主义时期的小说家们对独立的巴西的未来充满了憧憬，在他们的地区性小说中理想主义色彩十分浓厚。他们把巴西农村的自然条件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均加以理想化，把农村描写得像田园诗一般的美好。然而，巴西的独立并未能改变农村的自然条件，也未能改变殖民地时期的土地占有制和生产关系，巴西农村的社会结构依然维持未改，所以这一时期的地区性小说是作家虚构出来的，完全脱离了农村的实际。在此之后，一些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地区性小说，在某些方面开始对农村的现实状况给予了真实的描写。到了20世纪30年代，巴西“东北部小说派”的地区性小说则完全突破了浪漫主义时期地区性小说的理想主义传统，如实地把农村生活展现在读者面前，开创了巴西地区性小说的一个崭新阶段。

20世纪30年代之前，巴西尽管出现过若泽·德·阿伦卡尔、马查多·德·阿西斯和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等一些杰出的作家，但从主体上讲，巴西文学一直是步葡萄牙和欧洲的后尘，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30年代的东北部地区性小说则不再是消极地模仿西方，而是巴西作家以巴西广大读者为对象创作出的反映巴西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可以这样说，正是以20世纪30年代为起点，巴

西文学从接受葡萄牙和西方的影响开始转而影响到葡萄牙和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开创了巴西文学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创立了可以称之为真正独立的巴西文学。正因为如此，20 世纪 30 年代“东北部小说派”的作家们掀开了巴西文学史的一个崭新的篇章。

“东北部小说派”的作家虽然都以巴西东北部地区为背景，描写干旱、饥饿和犯罪等现象，但是因为他们的出身、经历和政治倾向不同，所以对同样的题材所反映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每个作家都有着自己的特点。下面我们来介绍“东北部小说派”的几位主要代表作家。

若泽·阿梅里科·德·阿尔梅达（José Américo de Almeida，1887—1969），东北部地区帕拉伊巴州人。曾进入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毕业后担任过法官和政府的其它职务。1928 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蔗渣堆》（*A Bagaceira*），使他名扬全国，并奠定了他在巴西文学史上的地位。《蔗渣堆》真实地描述了农民瓦伦廷一家因旱灾而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等不幸经历。大旱之年，腹地农民瓦伦廷带着女儿索莱达德和教子皮伦加流落他乡，路经达戈贝托·马尔萨乌的甘蔗种植园。庄园主达戈贝托对灾民一向冷若冰霜，不肯为他们提供半点帮助，只因见到索莱达德容貌美丽动人，才答应留下瓦伦廷一家人在他的庄园里干活。在城里读书的达戈贝托的儿子卢西奥回家度假，对索莱达德一见钟情。假期结束，卢西奥离开庄园回到城里继续读书。在此期间，索莱达德不幸被人诱奸而怀孕。瓦伦廷错把了解其中内情的工头当作诱奸女儿的坏蛋杀死，结果被捕入狱。卢西奥结束学业还乡，请求父亲同意他娶索莱达德为妻，在这种情况下，达戈贝托只好向儿子说明索莱达德已被他诱奸。卢西奥闻知此事，几乎欲将索莱达德扼死，随后便愤然离开了庄园。皮伦加得知了真相，来到监狱将实情告诉了教父瓦伦廷，瓦伦廷发誓要报仇雪恨。不久，达戈贝托便死于皮伦加制造的一起意外事故。卢西奥返回庄园，继承了全部财产，并和一位榨糖厂老板的女儿结了婚，雄心勃勃地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作家通过瓦伦

廷一家人的悲惨遭遇，对不公正的社会进行了大胆的谴责。

《蔗渣堆》在创作手法（批判现实主义）和题材（东北部地区的干旱和灾民的生活）上开了东北部地区性小说的先河，标志着 30 年代东北部地区性小说的开始。

除《蔗渣堆》外,阿梅里科 · 德 · 阿尔梅达还于 1935 年出版了《隘口》和《窝藏土匪的人》两部长篇小说，但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格拉西利亚诺 · 拉莫斯（Graciliano Ramos，1892—1953）,东北部地区阿拉戈斯州克布兰古洛市人。曾在该州首府马塞约市读过中学，尚未毕业便在父亲所开的商店从事经销工作。 1914 年前往里约热内卢市，在一家报社担任校对员。一年后回到阿拉戈斯州帕尔梅拉多斯印迪奥市，从事商业和记者工作。 1928 年当选为该市市长。他为该市撰写的一份上呈的工作报告语言精当，文笔流畅，极富丰采，引起里约热内卢市一位出版商的注意与赞赏，使他在 1925 年完成的小说《卡埃特斯》得以于 1933 年出版。1930 年至 1933 年期间，他曾主持过阿拉戈斯州官方报刊和公共教育事务。因为他对社会现实有较深刻的认识，对社会底层的人们深表同情，1936 年被怀疑是共产党而遭逮捕，被押往里约热内卢市。后因无确凿证据于次年被释放，自此便定居里约热内卢市，从事新闻工作和致力文学创作。 1939 年曾任联邦中等教育视察员。 1945 年参加巴西共产党。 1951 年当选为巴西作家协会主席。 1952 年曾访问过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 1953 年因病逝世于里约热内卢市。

格拉西利亚诺 · 拉莫斯是 30 年代“东北部小说派”最孚众望的一位作家，也是巴西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东北部腹地地区度过的，对这一地区存在的社会问题有着切身体验和深刻了解。他的作品主要以东北部地区土地和社会问题为题材，具有浓重的忧愁与痛苦色彩，对农民的苦难生活寄以深切同情，对不平等社会的种种弊病给予揭露与抨击。作家分析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把东北部地区的贫穷落后和人民的苦难生活归咎于恶劣的自然条件的同时，又

含蓄而深沉地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和对立的社会关系是造成人类悲剧的第一要素。由于他的地区性小说内容深刻，因而超越了地区界线而具有了普遍意义。

格拉西利亚诺·拉莫斯对小说的语言反复推敲，精益求精，务求使其正确规范，故而有“语言大师”的美称，其不少作品已被选人葡萄牙语教科书。作家惜墨如金，句式简短，没有任何不必要的修饰成分，意思却表达得十分清晰准确，还带有腹地人讲话时的粗鲁和坦率的特点，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风，因此又被誉为“文体家”。他不十分注重对景物和习俗的描写，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塑造好人物，力求从他们的外貌、举止以及对人对事所采取的态度中令读者清楚地看到东北部腹地人民所具有的特征。他尤其善于挖掘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作品的内容更加深刻，所以又被称为“心理描写大师”。

格拉西利亚诺·拉莫斯于 1934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圣贝尔纳多》(*São Bernardo*)是巴西 30 年代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追忆了主人公帕乌洛·奥诺里奥的一生经历。帕乌洛·奥诺里奥童年时代极端贫困，长大以后一心想成为一个富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把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机会都看成是谋取私利的工具，成了一个一切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人。他变得狡诈、虚伪，不择手段地靠损人利己发迹，结果终于成为圣贝尔纳多庄园的主人，主宰着庄园里所有人的命运。为了有人继承这个庄园，他和女教师玛达莱娜结了婚。玛达莱娜的学识和才智都要胜过奥诺里奥，使奥诺里奥不免心生妒忌。玛达莱娜经常规劝他要减轻对庄园工人的盘剥，这更使奥诺里奥感到难以容忍。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夫妻一直不能和睦相处，即使在玛达莱娜生育了一个孩子之后，两个人的关系也依然没有好转。玛达莱娜终因感到绝望而自杀，庄园里其他的人也开始纷纷离去。奥诺里奥由于一笔生意失败而告破产，孑然一身，感到十分孤独与寂寞，于是便开始撰写起自己的回忆录。通过帕乌洛·奥诺里奥这个人物的一

生经历，作家力图向读者指明，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人世间的种种悲剧应该归咎于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

格拉西利亚诺·拉莫斯的代表作是 1938 年问世的《枯竭的生命》(*Vidas Secas*)。这部作品通过法比亚诺一家颠沛困厄的凄惨遭遇，以白描的手法，讲述了腹地人民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不平等社会的双重压迫下所过的痛苦而无望的生活。巴西腹地原是殖民地时期葡萄牙远征队为寻找矿藏所开发的巴西内陆地区，居民多以放牧为生，那里气候变幻无常，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每逢干旱，到处都是一簇簇凋零的树木，土地龟裂，河床枯竭，牧畜倒毙，惨不忍睹，腹地居民不得不外出逃荒。《枯竭的生命》就是以腹地的现实生活为背景，描写逃荒途中法比亚诺一家的生活遭遇。由于严重的干旱，法比亚诺被迫离开了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带着妻子维托莉娅、两个儿子还有一只鹦鹉和一条颇通人性的狗，开始四处漂泊，想寻找一块可以求得生存的立足之地。他们忍受着饥饿与干渴的折磨，在满目荒凉的灌木丛中跋涉，为寻找一个可以安身和维持生活的去处经历着种种人类难以承受的艰辛困苦，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为了活命，一家人不得不先吃掉鹦鹉，接着又杀死了那条对他们无比忠诚名叫巴莱亚的狗。在这种非人生存的环境中，他们失去了思想意识，不再考虑什么尊严、虚荣、习俗、见解，长时间的沉默无语甚至使他们连话也讲不好了，和动物一样，只剩下了为求生存而具有的嗅觉、触觉这种天生的本能。最后一家人栖身在一个因干旱而被废弃的庄园里，在忍饥挨饿的贫困中挣扎度日。雨季来临，原来的主人又返回这所庄园，为求生计，法比亚诺只得留下来为主人放牧牲畜。他不会计数算账，经常因为受到主人的嘲弄而感到狼狈不堪，发觉自己蒙受欺骗而又无可奈何。一次，法比亚诺进城，遇到一名士兵寻衅，由于对当局和身着军服的人心怀恐惧，他低三下四忍气吞声，结果还是无端地惨遭毒打，被关进监狱却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他不敢反抗，和他同样遭遇的人对他惟一的劝慰就是“耐着点性子，让当局打一顿算不上是什么

丢人现眼的事”。[1] 他自感低人一等，看不到任何变革的可能，只好迷信命运，屈从庄园主和当局的淫威，任凭他们愚弄与摆布。旱季重新到来，新的灾难再次降临，法比亚诺一家人再次被迫到处漂泊流浪。法比亚诺一生并无奢望，只是朦胧地幻想着未来的落脚点将是一个“文明”的世界，他们得以像人那样生活下去，两个儿子可以读书，能比自己生活得好一些。全家人怀着一丝美好的愿望，在光秃秃的原野上蹒跚地走着，走着，向繁华的圣保罗市走去，但是他们能如愿以偿吗？

《枯竭的生命》篇幅不长，译成中文只有十余万字。全书共分十一章，第一章逃荒的场景在最后一章又重复出现，形成前后呼应，中间的其它各章则成为关联先后两次逃荒不可分割的纽带，彼此间既有联系又可以独立成篇，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专门章节进行介绍，因此，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每个章节，了解法比亚诺一家四口的不同性格。小说在名叫巴莱亚的狗的身上花费了不少笔墨，把它人格化，使其具有明显的人物性格与特色，《巴莱亚》一章已成为作家笔下的一个名篇。巴莱亚虽然不会讲话，但却能像人一样地幻想与思考。相反，法比亚诺的两个儿子却连名字也没有，法比亚诺本人则沉默寡言，以至连话也讲不好，因为在贫困与苦难的重压之下，他已变得无话可讲。通过人与狗的对比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极端贫困的非人生活已经把腹地人民变得甚至不如一条狗。腹地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腹地的生命是枯竭的，腹地人民的生命也是枯竭的，《枯竭的生命》正是对腹地现实生活真实而痛苦的写照。这部作品篇幅不长，但却高度概括了东北部腹地存在的各种问题：恶劣的自然条件及其特征，人们为对付干旱而进行的无休无止却又无济于事的斗争，最后又终于因为无法战胜它而不得不任凭其摆布；腹地人民不仅受到大自然的压迫，还要受到少数庄园主的盘剥和不公正社会的欺凌。这部并不以情节取胜的作品

[1] 选自《巴西文学概要》第 168 页。

具有浓重的忧愁与痛苦色彩，对腹地农民的苦难生活寄予了深切同情，主题含蓄深沉，内容深刻，引人深思。法比亚诺一家乃是腹地人民的象征，《枯竭的生命》如实地描述了他们没有希望、没有奢求、受人剥削与欺凌的悲惨生活。这部小说十分注重人物的心理活动，而在对话和场景的描写上则惜墨如金。由于作家深刻掌握了书中四个中心人物的真实的内心活动、思想感情和心理特征，所以人物那种如泣如诉的独白使人感到朴实自然，催人泪下。以嘲讽的笔调描写生活中的失望和艰辛困苦的命运，以低沉、绝望的格调寄托作家对底层人民的无限深情，以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来反映社会现实，可谓是匠心独具，别开生面。正因为如此，《枯竭的生命》已被视为巴西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

格拉西利亚诺·拉莫斯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也取得了极大成功。他运用了人物内省、独白等现代派的写作技巧，作品多不以情节取胜，而是以深入到人的灵魂底处的心理描写见长，主题含蓄深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看成是巴西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

除以上提及的作品外，他还著有长篇小说《苦楚》（1936）、短篇小说集《失眠》（1947）、《亚历山大及其他英雄们》（1962）以及回忆录《童年》（1945）、《狱中回忆》（1953）等作品。

若热·亚马多·德·法里亚（Jorge Amado de Faria，1912—），出生于东北部巴伊亚州盛产可可的伊塔布纳市费拉达镇附近的阿乌里西迪亚庄园。少年时期曾在可可种植园生活过，对于大庄园主盘剥压榨农业工人的血腥统治和底层人民的悲惨境遇有着较深的体会。在伊列乌斯市和该州首府萨尔瓦多市读完小学和中学后，1929 年前往里约热内卢市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在那里接触到进步思想，不久便参加了巴西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民族解放同盟。1931 年 18 岁时发表了第一部小说《狂欢节之国》。这部以巴西知识青年为主人公的作品虽然尚不成熟，但已显露出作家的进步倾向和文学才华。1932 年加入巴西共产党。若热·亚马多的文学生

涯和他的政治生涯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受苏联新文学和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他深感必须拿起笔来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批判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他深入到东北部地区的巴伊亚州和塞尔希培州内地收集创作素材，于 1933 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可可》（*Cacau*）。《可可》以主人公若泽·科尔德罗回忆的方式，描写了可可庄园工人艰辛而悲惨的苦难生活。若泽·科尔德罗是塞尔希培州圣科里斯托市一个纺织厂厂主的儿子，5 岁时父亲去世，工厂被凶狠的伯父霸占，一家人沦落到底层社会。刚满 15 岁，若泽·科尔德罗进入伯父的工厂当了工人。伯父看中并引诱与若泽·科尔德罗同居的女工，若泽·科尔德罗为此打了伯父，因而被解雇失去了工作。后来他前往巴伊亚州可可之乡伊列乌斯市，被“出租”给大庄园主马努埃尔，在可可庄园做工。小说主要内容就是通过主人公回忆这段生活，对庄园工人的苦难进行了如实的描写。作家借若泽·科尔德罗之口申明：“这篇小说前后缺乏连贯性，因为它本身没有一条主线。有关庄园生活的种种回忆，我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① 在这部作品中，作家的阶级立场可谓坚定而鲜明，字里行间都体现得一览无余。庄园工人曾给庄园主算了一笔账，仅可可一项收入一年就达 1 000 康托，“可付给我们工人每天的工钱是 3 500 雷伊（1 康托等于 100 万雷伊）。”庄园工人把庄园主马努埃尔称为“灾星马内”“汪洋大盗马内”“臭狗屎马内”，而马努埃尔却把自己的庄园起名为“博爱庄园”，作家的爱憎自在不言之中。正如作家借若泽·科尔德罗之口所说：“我在写这本书时完全不注重其文学色彩，我只想把可可庄园里工人们的生活如实地讲述出来。”庄园工人“早上 5 点喝过一点酒，吃上一盆稀豆饭，就下地干活”。“我们在地狱般的酷热中干着活，犹如服苦役的犯人大汗淋漓”。庄园工人必须在庄园里的小卖部购买东西，而只有庄园主才知道价钱，“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结余是不足为怪的”。庄园工人的孩子

①引自《可可》中译本，以下有关引文均引自该译本，不再另注。

们“脸色蜡黄，两眼呆滞无神，几乎近似白痴，穿着破衣烂衫。他们中的大部分从 5 岁起就在庄园里干活”。对沦为妓女靠出卖自己肉体为生的女工，作家也赋予了极大的同情。 巴西把大庄园主称为上校，他们的“公子哥儿都是些特别的暴君，专喜欢诱骗庄园里那些粗手大脚头脑简单的未婚处女，以此来开心取乐”。因此，“总有一些处女失身遭难，这样就使得烂泥街上永远不会缺乏妓女”。以济尔达为例，11 岁时她便被庄园主的儿子占有，因此被父亲赶出家门，几乎还未长出乳房就沦为妓女，而她却天真地以为庄园主的儿子假期回乡度假时会来找她，结果对方根本不承认认识她，13 岁的济尔达竟因此服毒自杀。“玛丽娅济妮娅大概只有 18 岁，是个年轻的混血姑娘，但是她和年届 50 的泽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们的脸同样的憔悴，她们的大腿上同样满是伤痕”。作家的同情与愤慨一目了然。对庄园主以及与他们狼狈为奸的神甫，作家则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一个庄园工人的孩子撞在一棵可可树上，碰掉了一个尚未成熟的可可果，庄园主为此竟怒气冲冲地对这个孩子大打出手。身穿绣金丝绸教袍的神甫在布道词中宣称，庄园工人应该服从庄园主和神甫，而不要听信宣传平等的理论。“他威胁说，恶人（即那些奋起反抗的人）死后要人地狱。又保证说，逆来顺受的人可以进天堂。”神甫与庄园主沆瀣一气的面孔真是一清二楚。上校一家人从城里来庄园度假，若泽·科尔德罗因为是白种人且年纪又轻而被上校的女儿玛丽娅挑选去为她当差。若泽·科尔德罗对这位盛气凌人的小姐充满仇恨，敢于顶撞她，当小姐对他进行侮辱时他更是针锋相对地予以回敬。这位迷恋于爱情小说的小姐发现若泽·科尔德罗与众不同，渐渐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一心想使他成为天主教徒，并暗示他可以去当工头。若泽·科尔德罗则也开始“想着她的那双眼睛和她的满头金发”。他察觉到他爱上了上校的女儿，而且发现上校的女儿对他也并非无情。过圣约翰节时，庄园主一家再次来到庄园，若泽·科尔德罗再次被小姐挑选去当差。小姐果真爱上了他，“玛丽娅嘴唇的味道使我想起了不可品尝

的可可甜浆的味道”。两个人相吻多次之后，玛丽娅对他说：“我们要做出一件无可挽回的事情来，爸爸一定会气得要死，可又毫无办法，他会屈从的，还会送给你一片可可林子，你可以成为工头。”可他的回答却是：“不，玛丽娅，我还是要继续干活，假如你肯做一名工人的妻子……”恰恰就在同一天，若泽·科尔德罗收到一名逃离庄园的同伴从首都里约热内卢市寄来的一封信，与他谈到了阶级斗争，并要他前往首都参加这一斗争。若泽·科尔德罗决心到里约热内卢市去，第二天，“我毫无留恋之情地望了一眼上校一家人住的那所大房子。对我自身阶级的爱，对劳动者和工人们的爱，这种人类伟大的爱占胜了我对上校女儿微不足道的爱。”小说是这样结尾的：“我怀着一颗洁净和幸福的心，出发去迎接战斗。”在小说之后的按语中作家这样写道：“我力图在这本书中，用最低限度的文学性和最高限度的真实性，来讲述巴伊亚州南部可可庄园工人们的生活。它算得上一部无产阶级小说吗？”短短几句按语，充分体现了若热·亚马多之所以写出《可可》这样一部小说，乃是要以笔为武器，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批判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为创建一个崭新的公正社会而战斗的创作意图。《可可》这部小说在艺术上还略嫌粗糙与简单，其可贵之处在于它彻底打破了把巴西农村描写成田园诗的理想主义传统，极其真实地揭示了巴西农民的悲惨生活，因而成为巴西 30 年代东北部地区性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此后，若热·亚马多以极大的创作热情，每年一部接连写出了描写萨尔瓦多市城市贫民生活的《汗珠》（1934）、叙述一个黑人拳王生活及其遭遇的《儒比亚巴》（1935）、反映渔民生活的《死海》（1936）和以流浪儿童生活为题材的《沙滩上的船长们》（1937）等 4 部长篇小说。自 1936 年起，若热·亚马多因参加政治活动数度被捕入狱，曾被迫流亡国外，其作品也多次被当局查禁和大量焚烧。但他一直没有停止文学创作活动，40 年代又发表了以巴伊亚州农村为背景的《无边的土地》（1943）、《黄金果的土地》（1944）和《饥饿的道路》（1946）三部曲。《无边的土地》描写的是 20 世纪初期巴西庄园

主掠夺土地的史实；《黄金果的土地》讲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美、德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巴西可可出口商施展种种阴谋诡计，从庄园主手里夺取土地的过程；《饥饿的道路》描绘了土地从封建庄园主手里转到资本家手里之后，破产农民和失业雇工的种种悲惨遭遇及其觉醒。这三部曲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史诗，反映了巴伊亚州农村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即封建时期、帝国主义势力入侵时期和人民觉醒时期。在写作技巧上，若热·亚马多已日臻圆熟，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1945 年巴西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若热·亚马多担任了该党主办的《圣保罗报》主编，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当选为国会议员。1948 年初，巴西共产党再次被迫转入地下，若热·亚马多同年被国会开除，被迫流亡欧洲。1950 年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他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翌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1952 年结束流亡生活回国。 1954 年出版了由《苦难的岁月》、《黎明前的黑夜》和《地下的曙光》组成的《自由在地下》三部曲，描写了圣保罗市城市无产阶级在巴西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

1955 年，若热·亚马多退出巴西共产党，成为一名职业作家。1958 年，他的长篇小说《加布里埃拉》（*Gabriela, Cravo e Canela*）一书问世。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就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高度赞扬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当年即获得巴西五种全国性文学奖金，被公认是若热·亚马多写得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是他的代表作。《加布里埃拉》很快便被改编成连环画、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在巴西举世闻名的狂欢节中也出现了以这部作品为主题的音乐舞蹈节目。可以说，这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在巴西国内已经是家喻户晓。不仅如此，《加布里埃拉》还被译成英文、法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等 29 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引起了世界各国对巴西文学的浓厚兴趣，也为若热·亚马多赢得了很高的世界声誉。

《加布里埃拉》以 1925 年巴西东北部地区盛产可可的伊列乌

斯市为背景，通过主张革新的进步势力与反对革新的保守势力之间的一系列斗争，以文学艺术形式再现了伊列乌斯市的发展过程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风俗方面的变化，反映了阻挡社会前进的人终究是要失败的这一客观规律，其主题思想无疑是进步和健康的。20世纪初期，从巴西各地来的冒险家们纷纷涌入伊列乌斯，为了争夺土地，彼此间展开了令人恐怖的、激烈而又野蛮的搏斗。一些家族雇佣凶残的武装打手，通过杀人放火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暴行，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在无数尸体上面开辟出一片片可可种植园，成了当地为所欲为、主宰一切的大庄园主。作品中保守势力的代表82岁的拉米罗上校（巴西把大庄园主称为上校）就是这样的人物，他年轻时在争夺土地的械斗中成了大庄园主的首领，曾两次出任伊列乌斯市市长，后来又成为巴伊亚州参议员，他的全身像一直被悬挂在市政大厅里。二十多年来，以拉米罗为首的一批大庄园主一直以开创者自居，控制着市政大权，因循守旧，十分顽固保守。他们对新生事物看不入眼，对革新派恨之入骨。年轻的可可出口商蒙迪尼奥虽然家住首都里约热内卢，两位兄长又分别是国会议员和大企业家，生活条件异常优越，可是他立志靠自己努力去开辟前程，两年前独自来到伊列乌斯市做起可可出口生意来。他力主革新，与以拉米罗上校为首的保守势力展开了全面交锋。在蒙迪尼奥的努力和支持下，市内铺上了柏油路，买来了汽车，创办了“进步俱乐部”，出版了该市第一份报纸《伊列乌斯日报》，疏通了港口，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城市建设与进步的革新作法。拉米罗上校把蒙迪尼奥种种勇于创新的举动视为大逆不道、无法无天。他策划了诸如火烧报纸、用恐吓手段企图赶走疏通港口的施工队、暗杀伊塔布纳市市长等阴谋活动，但终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以蒙迪尼奥为首的革新势力与以拉米罗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构成了该书的主线，与此同时，小说还有机地安插了酒店老板纳西布与他的厨娘加布里埃拉之间的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从而增添了小说的生活气息。加布里埃拉并不是作品中的主人公，小说之所以

取这样一个书名，只是因为作者“觉得这个名字好听罢了”。若热·亚马多是位编织故事的大师，《加布里埃拉》的情节十分引人入胜：漫长的雨季终于结束，一系列的故事恰恰都发生在这久雨初晴的第一天：连结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市的公共汽车试车成功就要正式开始运行，公路运输公司决定宴请包括两市市长在内的头面人物以示庆祝；酒店老板纳西布将承办这次宴会，而他的上了年纪的厨娘却辞职出走，告老还乡；可可出口商蒙迪尼奥乘船从首都归来，决定参加市长竞选；庄园主诺苏伊诺开枪打死了妻子西妮娅济娜和与她通奸的牙科大夫奥斯蒙多·皮门特尔；四处奔波急于雇到一名新厨娘的纳西布在“奴隶市场”上巧遇刚刚到达该市满身污垢的加布里埃拉。时隔一天《伊列乌斯日报》发表醒目文章，猛烈抨击拉米罗，热烈赞扬蒙迪尼奥，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正式公开化；西妮娅济娜和奥斯蒙多·皮门特尔的葬礼一前一后紧紧相接；公路运输公司举办的宴会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开始，虽未发生什么乱子，却预示着一连串的斗争将不可避免；纳西布与新厨娘加布里埃拉的爱情故事开始。小说的前两章分别只讲述两天之内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作家却通过众多的线索，开合自如地把各种人物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并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把他们一一介绍出场，把伊列乌斯的历史与现状、社会风貌和习俗极为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故事脉络清楚，情节异常紧凑，矛盾一层层深入展开：《伊列乌斯日报》被焚；负责勘察港口的工程师抵达该市，却又因为与玛尔维娜公开谈情说爱被迫逃离；疏通港口的工程终于动工；纳西布与加布里埃拉结婚三个月后又分了手；从首都雇请的高级厨师在纳西布开办的商业餐厅行将开业的前一天突然失踪；竞选市长的工作激烈进行；加布里埃拉再次戏剧性地成为纳西布的厨娘。小说情节波澜起伏，悬念的设置既巧妙又扣人心弦，使读者产生一种非要一口气把它读完不可的兴头，这正是《加布里埃拉》的艺术魅力所在。作家在创作上的独到之处还在于深刻而细腻地刻画人物，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一幅幅栩栩如生、形象饱满、性格鲜明的芸

芸众生的群像跃然纸上：立志改革创新的可可出口商蒙迪尼奥，专横固执的老庄园主拉米罗，不畏强暴勇气十足的上尉，学者派头十足又容易激动的博士，知识渊博极有见解的若奥·富尔仁西奥，善于装腔作势、专在女人身上打主意的托尼科，勇于追求自由的玛尔维娜，一个个形象丰满而又生动逼真。此外，作家还很注意赋予自己笔下的人物以鲜明的个性，而不使之雷同。例如，同样是写大庄园主，可是他们的个性都不一样：里贝里尼奥粗犷豪侠，阿曼西奥·莱阿尔外柔内刚，梅尔科·塔瓦雷斯冷酷无情，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因循守旧。加布里埃拉更是有她的独特个性：心地纯洁善良，性格乐观开朗，勤劳朴实，不为金钱所动，不会装腔作势。她爱纳西布，她的灵魂天真无邪。巴西很多评论家把她看作是“巴西人民的化身”，“整个巴西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妇女形象”。当掩卷回味，书中的人物一个个浮现在眼前的时候，我们的确能感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这部长篇小说在文体结构和布局上也非常新颖别致。作品分一、二两卷，由四大章 71 节所组成。每卷卷首均有内容提要，每章前面都有叙情诗文，每节又有醒目的标题，让人一看就一目了然。作品的章节之间相互照应，每一波涛的兴起都有预先的伏笔，用来烘托和突出主要人物，通过对比、内心活动来展现人物性格，这一切在作品中安排得都非常成功。另外，《加布里埃拉》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小说对求雨游行场面、多斯·雷伊斯姐妹的圣诞节马棚和载歌载舞的节日庆祝活动的描写，如同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巴西民族风情的画卷，使我们可以领略一番异国之情，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认识价值。小说的文笔优美流畅，通俗易懂，独具魅力，抒情和幽默兼而有之，而且用得恰到好处。一言以蔽之，《加布里埃拉》的确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1959 年，若热·亚马多当选为巴西文学院院士。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金长斯之死》（1961）、《老海员们》（1961）、《夜间牧民》（1964）、《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1966）、《奇迹的店铺》（1969）、《厌倦了妓女生涯的特雷莎·巴蒂斯塔》（1972）、《乡姑蒂埃塔》（1977）、《军服、院士

服、女人睡衣》(1979)、《大埋伏》(1984)和《圣女消失》(1988)等十部小说，其著作之丰在当代巴西首屈一指。

若热·亚马多是巴西30年代“东北部小说派”最主要的作家之一，是巴西当代最受读者欢迎的一位小说家。巴西评论界通常以《加布里埃拉》一书为界线，把他的小说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品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充分体现了作家要通过他的作品向人民揭示出一条前进道路的创作意图，有着“政治小说”之称。这一时期作品中的人物多是巴伊亚州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作家怀着深切的同情，反映了他们的悲惨遭遇，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行了有力的鞭笞与批判。1955年若热·亚马多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后，从《加布里埃拉》一书起，他的作品题材和内容都开始发生变化，突破了阶级斗争的局限，拓宽了创作领域。必须指出的是，作家的爱憎与褒贬依然泾渭分明，对“大人物”予以抨击，对“小人物”寄以同情，这一基本立场并未改变。《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是若热·亚马多创作的另一部曾风靡巴西全国的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从百万富翁、银行家、政界人物、赌场老板、妓院老鸨、律师、记者、歌星、商人到汽车司机、普通市民、家庭主妇、职业赌徒、妓女，全书总计有304个不同人物出场。既使在这部以伦理和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中，作家针贬时弊，抨击“大人物”，同情“小人物”的一贯立场也一目了然。且看如下两例：一，在介绍为所欲为的“赌博王国的国君”贝朗西·拉莫斯这一人物时作家这样写道：“他略施小计，养肥了包括警察局长在内的政界、文化界和治安界的头面人物。”① “在整个巴伊亚州，无论是军政要员，也无论是主教还是神社首领，没有任何人的权力在他之上。”“在他面前，州长、市长、海陆空三军将领以及头戴冠冕、手戴戒指的大主教又算得了什么？”短短百余字，便把政府、教会与赌博业的巨头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的丑恶行径暴露得一清二

①引自中译本《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以下有关引文均引自该书，不再另注。

楚，可谓一针见血。二，在谈到大批发商阿德里安若·皮雷斯参加每周一次的周末业余管弦乐团排练时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此时此刻，干瘪的百万富翁、教皇册封的骑士手扶大提琴，忘记了世界，忘记了世界上的亿万生灵，忘记了一切，心中只有欢乐与善良，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具有人性的‘人’。”寥寥数语，一个“突然间”，这位百万富翁毫无人性的狰狞面孔便一目了然，真乃入木三分。类似这种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在其后期作品中屡见不鲜，足以证明作家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

若热·亚马多不止一次地声称：“我是写人民的小说家。人民，特别是巴伊亚州的贫苦人民，是我创作的对象。”① 综观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其中包括他的后期作品，事实的确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不无道理地把他称为“民众作家”。从这个角度来看，若热·亚马多前后两个时期作品之间的确存在着差异，但同时又有彼此相一致的地方，是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的。

尽管人们对若热·亚马多的创作贬褒不一，评价不同，但谁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不可辩驳的客观事实，即他是巴西当代拥有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不仅风行巴西全国，印数高达数百万册之多，作家因此而被称为“百万书翁”，而且其作品还被译成四十余种文字，在五十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印数高达两千多万册，是用葡萄牙语从事写作的作家中作品被译成其它文字为数最多的作家，并屡屡在国外荣获各种文学奖，在世界文坛也享有相当高的声誉。

除小说外，他还著有诗集《海洋之路》(1938)、传记《希望的骑士》(1947)、剧本《士兵的爱情》(1958)和回忆录《沿海航行：为一本我永远也不会撰写的回忆录所作的笔记》(1992)等其它体裁的文学作品。

若泽·林斯·多·雷戈(José Lins do Rego，1901—1957)，东北部

① 选自 1977 年 11 月出版的《今日》小说月报《若热·亚马多答记者问》一文。

地区帕拉伊巴州皮拉尔市人。在当地读完中学后，1917 年进入伯南布哥州首府累西腓市大学攻读法律专业。1926 年至 1935 年，在阿拉戈斯州首府马塞约市担任该州财政部官员和银行督察员等政府职务，在此期间，与“东北部小说派”作家格拉西利亚诺·拉莫斯等人结识，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32 年出版了成名作《甘蔗种植园的孩子》，成为 30 年代“东北部小说派”的重要作家之一。

若泽·林斯·多·雷戈是一位以擅长描写东北部地区甘蔗种植园生活而著称的小说家。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家族的大庄园主之家，由于幼年丧母，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外祖父家的大甘蔗种植园里度过的，所以对甘蔗种植园里的一切都十分熟悉。他亲身经历了巴西社会和经济的变革给这一地区带来的变化，亲眼目睹了甘蔗种植园由兴盛走向衰败的过程，对旧的社会和经济体制以及旧的生活方式十分留恋，因此常有一种“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怅惘与痛苦，这一切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

他的作品多以甘蔗种植园的生活为题材，最初的两部小说《甘蔗种植园的孩子》和《古怪的孩子》，实际上是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录。虽然这些作品也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在题材上与 30 年代“东北部小说派”的作家相似，但却不像格拉西利亚诺·拉莫斯和若热·亚马多等人的作品那样提出抗议、进行批判和嘲讽，而只是以见证人的身份如实地反映这一地区的社会。由于作家十分熟悉甘蔗种植园里的生活，对他笔下的人物有着深刻的了解，其中有些作品实际上是作家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的追述，因此他所描绘出的一幅幅甘蔗种植园里的生活图景生动逼真，能使读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作家对庄园主和庄园工人双方因甘蔗种植园的衰落而面临的困境都寄予同情，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他对往日岁月的留恋与怀念和对眼下生活的不满与失望。属于这一类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班格》（1934）、《榨糖厂》（1936）和《死火》（*Fogo Morto*，1943），其中《死火》是他写得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被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

《死火》由《皮匠若泽 ·阿马罗》、《卢拉先生的榨糖厂》和《维托里诺上尉》3 个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重点描写一个人物，每一个人物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

若泽 · 阿马罗是位白人皮匠，在卢拉的甘蔗种植园的路边上以修理鞍具和皮鞋为生。他因为自己是个不同于黑人奴隶的白人自由职业者而感到自豪，反映了他具有巴西社会当时存在着的种族偏见观念。但他同时又意识到自己属于被剥削阶层，对此他虽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他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和家庭生活均感到失望。他的未婚女儿总是哭哭啼啼，最后精神失常，被送进疯人院。他的妻子总是牢骚满腹，最后离家出走。当庄园主卢拉要他离开庄园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投奔了与卢拉作对的土匪头目安东尼奥，成为其手下的一名喽啰，但不久便在绝望中自杀。

卢拉与圣塔费庄园的第一位主人的女儿结了婚，当他成为这一庄园的主人时，庄园已经开始由兴盛转向衰落。这位濒于破产的甘蔗种植园里的贵族，虽然还保持着封建专制者昔日的骄傲与尊严，但是却已经失去了维系这一切的经济实力。他怀念往日的岁月，依然野心勃勃，自视甚高。然而经济的衰落毕竟使他感到屈辱与难堪，土匪也趁机向他施加压力，最后他终于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他被严重的疾病所折磨，实际上已经如同一具僵尸。

维托里诺上尉既是白人皮匠若泽 · 阿马罗的干亲，又与一位大庄园主有着亲戚关系，可以说是平民与贵族的混合体，是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代表。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总是扶弱抑强，认为东北部地区的主要问题乃是伦理道德沉沦。他虽然头脑简单，却一直为社会正义和人类平等而英勇奋战，因此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作家本人和不少评论家都把这一人物看成是西班牙伟大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和桑乔 ·邦萨的混合体。他要在巴西东北部地区寻求公正无异于堂吉诃德与风车展开大战；他骑着一头老而瘦的毛驴，人又长得胖乎乎的，总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面对黑人小孩对他的追击和骚扰坦然处之，又颇像是桑乔 ·邦萨。

作家以这三个人物为主，把众多人物的活动有条不紊地交织在一起，塑造出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逼真地再现了甘蔗种植园里的生活,使《死火》成为 30 年代东北部地区小说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除了以甘蔗种植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外，若泽·林斯·多·雷戈还写过以东北部地区土匪和干旱为题材的作品，如《美丽的石头》(1938)和《贡加塞罗》(1953)。与上述两类题材相关联的作品还有《小黑人里卡多》(1935)、《纯洁》(1937）和《甜蜜的小溪》(1939)等。他的另外两部小说《母液》(1914)和《欧里迪塞》(1947）则与东北部地区无关，但都不很成功。

除长篇小说外，若泽·林斯·多·雷戈还著有回忆录《我的青春年华》(1956)和论文、游记等其它体裁的作品。

拉谢尔·德·克罗斯（Rachel de Queiroz，1910—） 东北部地区西阿拉州首府福塔雷萨市人。 1925 年于福塔雷萨市康塞桑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一段时期的教师，1927 年起成为新闻记者，为《西阿拉州报》撰写专栏文章。1930 年不满 20 岁时，出版了处女作《一九一五年》(*O Quinze*)。这部以西阿拉州为背景的小说一经问世，立刻引起巴西文坛的注目与好评，获得了当时巴西最重要的“格拉萨·阿拉尼亚”文学奖金。 1931 年移居里约热内卢市，为《克鲁塞罗》等报刊撰写专栏文章，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同年加入巴西共产党，并曾因此而被捕入狱。后因被指责为托洛茨基分子，被开除出党。1932 年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若昂·米格尔》问世，这部作品的背景仍然是西阿拉州，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得较为深刻。1937 年出版小说《石路》，讲述的是内地城市一对共产党员夫妇遭受迫害的故事，属于政治性小说。她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是 1939 年出版的《三个玛丽娅》，这部作品反映了妇女在社会以及爱情方面的解放问题，受到了巴西文坛的好评，获当年的“菲利佩·多拉韦拉”文学奖金。此后，拉谢尔·德·克罗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专门为报刊撰写专栏文章，成为全国闻名的专栏作家。她是出席联合国

大会的巴西代表团中第一位妇女代表，巴西文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1978 年曾被圣保罗艺术批评家协会评选为该年度的“著名文学人物”，获该协会颁发的一等奖。

拉谢尔·德·克罗斯在巴西女作家中名居首位，是 30 年代“东北部小说派”的重要作家之一。

《一九一五年》是她的处女作，也是她的成名作。这部小说是继阿梅里科·德·阿尔梅达的《蔗渣堆》之后的又一部以东北部地区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代表性作品，其问世时间早于若热·亚马多的《可可》和格拉西利亚诺·拉莫斯的《枯竭的生命》。《一九一五年》是以西阿拉州一场严重的旱灾为背景写成的小说。由于久旱不雨，结果牲畜倒毙，庄稼枯死，失业和饥饿严重地威胁着灾区人民。为求得生计，灾民们纷纷逃离故土。政府发放给灾民的火车票都被掌权的人拿到黑市上高价出售，失掉了工作的牧民希科只好带领全家步行，前往该州首府福塔雷萨市，希望在那里能暂时维持生活，等到雨季来临再重返故土。灾民们一路上忍饥挨饿，露宿风餐，处境十分凄惨。希科和妻子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福塔雷萨市的灾民营，两个儿子却已先后死去。在灾民营他们遇到了参加救灾工作的同乡孔塞桑，后者设法为他们搞到两张火车票，让希科带着妻子前往圣保罗市。小说还描写了发生在孔塞桑和维森特之间的一场爱情风波。这一对青年男女青梅竹马，一起在庄园里长大，后来孔塞桑在福塔雷萨市当了教师，维森特则继续留在当地的庄园里。因逢严重旱灾，维森特也来到福塔雷萨市，在灾民营中与参加救灾工作的孔塞桑不期而遇。孔塞桑热心社会福利事业，而维森特则只是留恋着庄园里的土地，两个人终因性格和志向的差异分手。拉谢尔·德·克罗斯的这部小说体现了她对东北部地区社会问题的关注，把这一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人民的悲惨命运生动而具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控诉和批判。她的作品语言清晰流畅，生动洗炼，言简意赅，与格拉西利亚诺·拉莫斯的文风颇为相近。

除上面提及的4部作品外，她还著有长篇小说《多拉·多拉利娜》(1975)、剧本《灯》(1953)以及《埃及修女玛丽娅》(1958)、《新闻通讯百篇选》(1958)等多部专栏文章汇集。

20世纪30年代，除“东北部小说派”作家之外，巴西还涌现出一些优秀的城市小说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当属埃里科·维里西莫(Erico Verissimo，1905—1975)。

埃里科·维里西莫，出生于南里约格朗德州上克鲁斯小城。父亲是个颇为富有的庄园主，后因家庭破产和父亲去世，正在该州首府阿雷格雷港求学的埃里科·维里西莫不得不回故乡小城，18岁时开始独立谋生。他在一家杂货店当过店员，站柜台的生涯使他得以结识和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为其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素材。后来又进入一家银行做过职员，在有了一笔积蓄之后便自己开办了一家小药店。他对绘画、音乐和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精通英语，曾在药店里开办过英语讲习班。他通过英语阅读了大量的英国和美国小说，并把其中一部分作品译成了葡萄牙语。在此期间，他还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发表在阿雷格雷港市的报刊上。193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木偶人》，第二年又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克拉丽萨》，自此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1943年曾前往美国教授葡萄牙语和巴西文学。由于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经巴西外交部提名，1953至1956年曾担任过美洲国家组织文化部主任的职务。1975年因心脏病急发而猝然去世。

如果说在巴西当代作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是若热·亚马多的话，那么能和若热·亚马多相提并论的作家就只有埃里科·维里西莫了。他和若热·亚马多一样，也是一位多产作家，其作品发行量同样高达数百万册之多。他的大部分作品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学，在巴西作家中，仅次于若热·亚马多而名列第二。

埃里科·维里西莫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3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城市小说，作品均以南里约格朗德州首府阿雷格

雷港市为背景，表现城市各个阶层人们的生活。作品中的主人公多属于中小资产阶级，作家通过他们的精神苦闷与悲欢离合，描绘出了一幅幅形象生动的城市动荡生活的场面。主要作品有《克拉丽萨》、《十字路口》（1935）、《远方的音乐》（1935）、《太阳下的一处地方》（1936）、《看那田野里的百合花》（1938）、《传说》（1940）和《余下来的是沉默》（1943）等长篇小说。这些以伦理道德为题材的城市小说笔调轻快且富有诗意，带有抒情和传奇色彩，并十分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塑造出了克拉丽萨、瓦斯科、费尔南达和诺埃尔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几个人物曾在几部小说中多次出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看那田野里的百合花》充满了诗情画意，是写得最为成功的一部小说，埃里科·维里西莫由此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家之一。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显然受到赫胥黎等外国作家的影响，采用了穿插倒叙，内心独白和多层次立体交叉等现代小说的某些技巧。作家把语言看成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不是艺术装饰品，因此力求使它通俗简朴和口语化。和若热·亚马多一样，埃里科·维里西莫也是一位善于编织故事的大师，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使读者对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产生浓厚的兴趣，达到爱不释手的程度。

第二时期是历史小说。作家离开现实转向历史，费时 12 年之久，完成了由《大陆》（*O Continente*，1949）、《肖像》（*O Retrato*，1951）和《群岛》（*O Arquipélago*，1961）组成的《时间与风》（*O Tempo e o Vento*）三部曲，描写了南里约格朗德州从形成到 1945 年期间共计 200 年的历史进程。《大陆》从 1745 年写至 1895 年，《肖像》从 1909 年写至 1915 年，《群岛》从 1915 年写至 1945 年，3 部小说既互相衔接又各自独立成篇。《时间与风》三部曲是埃里科·维里西莫的代表作，其中尤以《大陆》写得最为成功，以至人们在提及埃里科·维里西莫时，常以‘《时间与风》的作者’或‘《大陆》的作者’代之。

《大陆》分为上、下两册，原书共 670 页，译成中文约五十余万

字。这部历史题材的宏篇巨著以巴西南里约格朗德州一个名叫圣菲的小城为背景，以联邦派与共和派进行的一场为期 4 天（1895 年 6 月 24 日至 27 日）的攻防战斗为线索，描写了特拉和阿玛拉尔两个家族 5 代人在 150 年间（1754 年至 1895 年）的斗争和兴衰浮沉，以艺术手法再现了从第一批殖民者征服这片土地到南里约格朗德共和国成立的历史进程。小说的主要内容如下：葡萄牙移民后裔马内科·特拉为了谋生，从圣保罗流落到南里约格朗德州定居下来，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一天，他的女儿安娜·特拉发现一个负了伤的混血青年昏迷在小河边，便喊来父亲和哥哥把他抬回家里。这个不速之客被救活以后在特拉家养伤，和安娜发生了性关系，致使安娜怀孕，结果被马内科令儿子杀死。安娜生下一子，取名佩德罗·特拉。佩德罗 11 岁时，一伙西班牙匪徒奸污了安娜，杀死了她的父亲和哥哥。生活无着落的安娜带着幸免一死的儿子前往“大陆”地区里卡多·阿玛拉尔上校的领地圣菲小城谋生。西班牙人屡屡入侵，战争连年不断，安娜的儿子佩德罗·特拉被阿玛拉尔上校征兵外出打仗。佩德罗死里逃生，从前线回来后与当地一位姑娘结婚，婚后喜得一男一女，儿子叫儒汶纳尔，女儿叫比贝安娜。比贝安娜成长为一个漂亮而能干的姑娘，被老阿玛拉尔上校的儿子本托·阿玛拉尔看中。比贝安娜不顾舆论压力和家庭反对，爱上了流落到圣菲的罗德里格上尉。在庆祝儒汶纳尔结婚的舞会上，本托·阿玛拉尔和罗德里格发生冲突，遂进行决斗。决斗失败的本托·阿玛拉尔违背规则，开枪将罗德里格打伤。为挽回面子，老阿玛拉尔决定让罗德里格留在圣菲。比贝安娜终于和罗德里格成婚，婚后比贝安娜生下一子，取名波里瓦尔。1936 年政局动荡，巴西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叫花子起义”。老阿玛拉尔上校受省长之命镇压同情起义的人，乘机逮捕了比贝安娜的父亲佩德罗和哥哥儒汶纳尔。罗德里格闻讯后连夜出走，投奔起义队伍。数月后，罗德里格带领一支人马返回圣菲，打死了老阿玛拉尔，自己也饮弹身亡。比贝安娜茹苦含辛，默默将儿子波里瓦尔哺养成人。

她一刻也没忘记，阿玛拉尔家族是她的世仇。从北方来了个名叫阿吉纳尔多·席尔瓦的孤身商人，通过放高利贷发了家。有一年发生天灾，比贝安娜的父亲因还不起债务，抵押的土地被阿吉纳尔多·席尔瓦夺去。商人在圣菲广场一侧盖起一座“两层楼”，和阿玛拉尔的“大院”遥遥相对。后来，商人接来自己的惟一亲人——孙女卢济娅，打算让她在圣菲成家立业。卢济娅看中了比贝安娜的儿子波里瓦尔。比贝安娜毅然应允了这桩婚事，她要通过这门亲事夺取曾掠夺去她父亲土地的“两层楼”，进而向阿玛拉尔大院报杀夫之仇。商人在女儿卢济娅生下儿子里古尔格的前一年病死，为比贝安娜夺取“两层楼”提供了机会。但阿玛拉尔大院借口波里瓦尔和卢济娅夫妇从外地旅行归来有患瘟疫的可能，派人包围“两层楼”，不准任何人出入。波里瓦尔怒不可遏，冲出“两层楼”，打死两个阿玛拉尔大院的家丁，自己也中弹而死。为了制止儿媳卢济娅再嫁，比贝安娜用计打发走所有向卢济娅求婚的人，同时把孙子里古尔格培养成一个地道的剽悍的南里约格朗州人，与其母亲这个“城里人”格格不入。卢济娅最后因患胃病郁郁而死。这样，在圣菲便形成两个对立的家族：已经年老的本托·阿玛拉尔及其孙子阿尔瓦里诺的“大院”和比贝安娜及其孙子里古尔格的“两层楼”，前者以省城主张维持奴隶制的联邦派为靠山，后者则以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共和派为后盾。由于联邦派失势，里古尔格成了圣菲的主宰。不久，阿尔瓦里诺卷土重来，包围了“两层楼”，虽明知自己已在全局失势，还是企图压里古尔格就范，以挽回面子。里古尔格不顾一切地顽强坚持下来。 4 天之后，共和派援军赶到，战斗以“两层楼”的胜利而告结束。此时，比贝安娜已是老态龙钟，神志不清。

埃里科·维里西莫认为《大陆》是他的最得意之作。在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作家的一支生花妙笔挥洒得可谓得心应手，充分展示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与才华。在谋篇布局方面，作家采用了时间和空间大幅度跳跃的手法，通过穿插倒叙、立体交叉、内心独白，把发生在 150 年间的两个家族之间的恩恩怨怨和浮沉兴衰有机地编织

在一起。《大陆》富有抒情和传奇色彩，通过一幅幅形象生动的场面的描绘，塑造出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着意刻画出了南里约格朗德州人民粗犷强悍的性格及其英雄气概，同时对这一地区的自然风貌也有着生动逼真的描写。小说的行文富有诗意，很多章节犹如散文诗一般优美。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大陆》一书已成为巴西当代文学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第三时期是政治小说，主要作品有《大使先生》(1965)和《安塔雷斯事件》(1972)。《大使先生》虚构了一个位于加勒比海的萨克拉门托共和国，由于那里实行军事独裁，结果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成堆。小说以该国驻美国大使的经历为主线，以一位一等秘书的活动为副线，以大使馆为主要舞台，通过对大使、武官、参赞、秘书及其妻子和情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描述和后来发生的游击队进军首都夺取政权的全过程的介绍，使人们看到了该国外交圈内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情景，看到了人际关系中浸润着的虚伪与可怕，进而认识到该国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殊死搏斗的实质以及被革命口号所蒙蔽了的人们的悲哀。《大使先生》是部有着相当深度和思辩力的反对独裁统治的政治讽刺小说，影射了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政权，揭露了它的腐败与黑暗。《安塔雷斯事件》以虚构的小城安塔雷斯为背景，构思别出心裁，不落窠臼。全书分为《安塔雷斯》和《事件》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该城两个家族恩怨、争斗与兴衰的描写，反映了该城的发展过程。第二部分通过该城工人总罢工事件，引出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故事。总罢工当天，城里接连死了 7 个人，由于罢工工人占领了公墓墓地而不能入土为安。为了争取体面的下葬，这七个死人从棺材里爬出来，向该城广场进军。在广场舞台上，他们静坐示威，发表演说，揭露了当权者和有产阶级的种种荒淫无耻、残酷无道的罪恶与丑行，使这帮显贵们狼狈不堪。这部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内容深刻，作家通过死人之口，对资本主义人吃人的社会作了无情的鞭挞，对统治者作了辛辣的嘲讽，是继《大使先生》之后的又一部成功

的政治讽刺小说。

埃里科·维里西莫一生著作甚丰，除小说外，他还著有《雪地上的黑猫》（1941）、《黑猫归来》（1946）、《墨西哥》（1957）等游记以及《蒂比库埃拉历险记》（1937）、《大象巴西利奥生平》（1939）等相当数量的儿童文学作品。

20 世纪 30 年代应该提及的小说家还有以下几位。

马尔克斯·雷贝洛（1907—1973），里约热内卢市人，城市小说家。他的作品以里约热内卢市为舞台，笔下人物多属于中小资产阶级，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马拉法》（1935）、《星星在升起》（1939），系列小说《被打碎的镜子》中的前两部《货栈经营人》（1959）、《变迁》（1963）以及《奥斯卡里纳》（1931）、《三条路》（1933）、《斯特拉为我打开了门》（1942）和《头脑简单的马杜雷拉上校》（1967）等中短篇小说集。

若泽·热拉尔多·维埃拉（1897—1977），里约热内卢市人，城市小说家。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涉及永恒的主题，诸如爱情、孤独、痛苦和死亡等，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从索多马逃来的女人》（1931）、《第四十座门》（1943）、《长袍和骰子》（1947）、《记忆中的斜坡地》（1950）和《荒芜之地》（1961）等。

奥塔维拉·德·法利亚（1908—1980），里约热内卢市人，未完成的多卷本长篇巨著《资产阶级的悲剧》一书作者。该书计划为 15 卷本，第一卷《死去的世界》问世于 1937 年，第十二卷《徒有虚名的人》至 1976 年才告付梓，历时长达 39 年之久。这部作品构成了一幅巨大的社会画卷，评论界对其艺术上的成败在看法上颇不一致。

卢西奥·卡尔多索（1913—1968），米纳斯吉拉斯州人，心理小说家。他的作品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情感，格调低沉阴郁。主要作品有《热病》（1934）、《杨柳》（1935）、《地下之光》（1936）、《两手空空》（1938）、《陌生人》（1941）、《失去的岁月》（1943）、《伊纳西奥》（1944）、《女教师伊尔塔》（1945）、《圆形剧场》（1946）和《凶宅记事》（1959）等。

利尔内利奥·佩纳(1896—1958)，里约热内卢州佩特罗波利斯市人，心理小说家。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常使读者产生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主要作品有《边界》(1936)、《尼科·奥尔塔的两部罗曼史》(1939)、《休憩》(1948)和《死去的女孩》(1956)等。

西罗·多斯·安若斯(1906—1994)米纳斯吉拉斯州人，心理小说家。他主张真实自然地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感情上的变化，主要作品有《书记员贝尔米罗》(1936)、《阿布迪亚斯》(1945)和《山岭》(1956)等。

(2)诗歌

在激烈的论战中，现代主义第一阶段的诗人突破了旧的传统诗歌的束缚，并力图创作出新的现代诗歌作品。到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歌已逐渐成熟，又有一批新的诗人开始登上巴西诗坛。他们享受了现代主义第一阶段诗人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不用再为现代诗歌得到承认去进行论战，而是任凭个人的志趣从事诗歌的创作，扩展了诗歌的题材，使现代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30年代的几位代表诗人。

卡洛斯·德罗蒙德·德·安德拉德(Carlos Drummond de Andrade，1902—1987)，米纳斯吉拉斯州伊塔比拉市人。在当地读完小学后，进入该州首府贝洛奥里藏特市一所中学继续学习。他从小喜爱文学，13岁时便加入了当地的一个名叫阿尔图尔·德·阿泽维多文学与戏剧协会的文学团体，并做过一次题为《美洲之发现》的讲座。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开始为贝洛奥里藏特市和里约热内卢市的一些报刊撰写稿件。1910年毕业于贝洛奥里藏特市药剂专业，曾在伊塔比拉市教授过葡萄牙语，后再次前往贝洛奥里藏特市从事记者工作，担任过《米纳斯日报》的编辑和主编。1925年，他同该州几位作家一起创办了《检阅》杂志，并使这一刊物成为该州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喉舌。后曾主持过该州政府的官方报纸《米纳斯吉拉斯州报》的工作。1930年他的第一部诗集《诗数首》(*Alguma Poesia*)问世，从此步入巴西诗坛，一直没有间断过诗歌的

创作。1934 年曾在首都里约热内卢市联邦教育部担任官员，1945 年离开教育部，在国家历史及艺术遗产局下属的一个部门担任负责人,直至 1962 年退休。

卡洛斯·德罗蒙德·德·安德拉德被公认是 20 世纪巴西最杰出的一位诗人，是巴西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这位被尊为大师的诗人，巴西的任何一家报纸和文学杂志都在头版至少刊登过他的一首诗或是诗评，以招徕读者，其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他的作品已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等多种外国文字，在世界诗坛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德罗蒙德是位关心社会着眼现实的诗人，他曾在题为《手挽着手》的诗中表明了自己的这一立场：

我不去做一个没落世界的诗人，
同样我也不去歌唱未来的世界，
我紧贴生活，注视着我的同伴。
…………
时代是我的素材，现在的时代，
现在的人，现在的生活。①

德罗蒙德的作品中经常流露出一种悲观色彩。他否定世界，否定人生，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着公正和友爱。人们用双肩承担着世界和生活的重负，人生的道路平庸单调且又障碍重重。他在一首名为《在路的中央》的诗中写道：

在路的中央有一块石头
有一块石头在路的中央
有一块石头

①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二卷第 160 页。

在路的中央有一块石头
我的生活单调得令人厌倦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我不会忘记在路的中央
有一块石头
有一块石头在路的中央
在路的中央有一块石头。①

这首近似文字游戏的诗作最初发表在《食人》杂志上，曾给诗人招来“神经病”的雅号。但时间证明了这首诗的价值，“石头”给德罗蒙德带来了声誉，也为他以后的作品奠定了基调。

诗人常以平凡的生活为题材，探索人生与世界。然而生活在世态炎凉、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探索只能使他怀疑和否定人生与世界，产生一种悲观情绪。悲观的诗人是孤独的，德罗蒙德离群索居，闭门谢客，以诗为伴，长期过着寂寞的生活：

诗不能把人的心灵沟通。
请你幽居一隅
莫要钟情。②

孤寂的情绪浸透着德罗蒙德的大部分作品，他的一首在巴西广为流传几乎尽人皆知的名篇《若泽》（*José*）可说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作：

现在怎么办，若泽？
晚会已经结束，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431 页。
② 选自《巴西文学简史》第 493 页。

灯火已经熄灭，
人群已经消失，
夜色已经寒凉。

节日的灯火已经阑珊，人们都已各自归去，若泽却踯躅街头无路可走：

没有情侣做伴，
没人与你交谈，
没人给你温暖，
你已没有酒喝，
你已没有烟吸，
甚至无处泄愤，
深夜已经寒凉，
白昼没有降临，
欢笑没有降临，
电车没有降临，
欢笑没有降临，
乌托邦没有降临，
而一切都已结束，
一切都已逃散，
一切都已霉烂，
若泽，现在怎么办？
……
手里握着钥匙，
想去把门开启，
但是没有房间；
想去投海自尽，
海水却已枯干；

想去前往矿山，
矿山已然不见。
若泽，现在怎么办？

若泽孑身一人于黑暗之中，甚至没可供他倚身的残壁秃墙。诗人最后只能发出这样的哀叹：

向前走，若泽！
可你走向何方？[①]

在这首诗中，诗人用铿锵短促的节奏，把孤独无助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据说，一名囚犯曾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朗诵了这首诗，使这首诗立即风靡全国。

德罗蒙德没有躲进小楼嗟叹不已，对不公正的社会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予以批判和嘲讽。他关心底层人民的疾苦，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掬同情之泪，因此赢得了“公众诗人”的桂冠，《送奶人之死》就是这样一首催人泪下的优秀诗作。凌晨，当人们睡意正浓的时候，送奶人已经开始忙碌起来：

他的铁筒、他的奶瓶
他的胶皮鞋
在向酣梦中的人们述说：
有个人早已醒来
从最远的郊区
送来了最好奶羊产下的
最鲜最白的羊奶
好让所有的城里人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432 页、第 433 页。

在野蛮的搏斗中增长气力。

然而，正在轻手轻脚地分发奶瓶的送奶人却未曾料到，一个正在酣睡的家伙突然从梦中惊醒，错把送奶人当成小偷，竟然朝他开了枪：

砖铺的地面恢复了平静，
从摔碎的奶瓶中
流出一种黏糊的液体
是奶，是血……我辨别不清。①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诗人并不囿于凶手和送奶人的个人恩怨，而是对底层小人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德罗蒙德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他反对战争，热爱和平，在一首题为《炸弹》的诗中，他这样形容炸弹：

炸弹
是使花农大惊失色的一朵恐怖之花
炸弹
是声名狼藉的实验室完美无缺的产物
炸弹
是与数以百万计的苦难结盟的苦难
炸弹
是愚蠢是不幸是充满冒险
…………
炸弹
毒害着出生前的孩童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433 页、第 434 页、第 435 页。

炸弹
继续毒害着生长中的孩童
…………
炸弹
不允许任何人死于癌症
炸弹
就是癌症
…………
炸弹
不能毁灭生活
人类
（我心怀希望）将消灭炸弹。①

从 1947 年《新诗集》一书问世起，他的作品开始显示出注重思考和探索哲理的倾向，风格更趋于朴素淡泊。请看《海滩上的安慰》这首诗作：

噢，请你不要哭泣……
童年已经消失，
青春已经消失，
但生命没有消失。

第一次爱情已经逝去，
第二次爱情已经逝去，
第三次爱情已经逝去，
但心脏的跳动还在继续。

① 选自《巴西文学简史》第 499 页、第 500 页。

你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你没有外出做任何旅行，
你没有房子、游船、土地，
但还有一只狗。

那些刻薄的话语
口气虽婉转却刺伤了你的心，
你的心在淌血而不能结疤，
为什么你不能将它们视为闲言？

在这错误百出的世界上，
不公正的事情司空见惯，
如果你谨慎地提出一点抗议，
便会遇到无休无止的麻烦。

忘掉这一切吧，
投身到大海中去，
在海滩上接受阳光和风的洗礼，
朋友，睡上一觉，然后重新奋起。①

在诗歌创作上，德罗蒙德反对矫揉造作，虚饰雕琢，主张诗歌语言通俗化。他的作品多为自由体诗，不讲究格律，但却具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其主要诗集有《心灵的沼泽》（1934）、《世界的情感》（1940）、《诗集》（1942）、《人民的玫瑰》（1945）、《迄今为止的诗作》（1947）、《明晰的谜》（1951）、《空气的耕耘者》（1954）、《滤净的生活》（1959）、《事物的教训》（1962）、《白人的不洁》（1973）和《春天的演说》（1978）等。

①选自《巴西文学》第201页。

德罗蒙德不仅是位优秀的诗人，而且其它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写得相当出色。除短篇小说集《经理》（1945）和《学徒的故事》(1951)外,还著有《岛上漫步》(1952)、《说吧,杏树》(1957)、《摇椅》(1966)和《若昂·布兰当的道路》(1970)等多部散文通讯集。

穆里洛·门德斯(Murilo Mendes，1901—1975)，米纳斯吉拉斯州儒伊斯德福拉市人。在当地和尼托雷伊市读完小学和中学后，进入一所大学攻读法律专业。但很快便中断学业，于 1920 年定居里约热内卢市，先后在财政部和商业银行供职。1953 年起前往欧洲讲授巴西文学，在意大利旅居多年，1975 年逝世于葡萄牙里斯本市。

穆里洛·门德斯是 30 年代的重要诗人之一。他最初的诗作发表在《食人》杂志上,1930 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诗集》获得“格拉萨·阿拉尼亚”文学奖金，从此登上巴西诗坛，成为一名现代主义诗人。他无视诗歌的传统模式，不断探索革新诗歌的创作技巧，第一部作品具有明显的讽刺与诙谐色彩。诗人嬉笑怒骂，有感即发，其中一些作品带有十足的嘲弄与玩笑味道。他的第二部诗集《巴西历史》(1932)日常口语和文学语言同时并用，对巴西的历史传统和习俗进行了讽刺与嘲笑。1935 年，他与另一位现代主义诗人合作，出版了诗集《时间与永恒》，此后便对宗教题材产生兴趣，成为一位宗教诗人，在巴西现代主义诗歌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流派。诗人旨在以新形式的诗歌表现《圣经》的内容，作品中的许多形象都取自《圣经》,如亚当、夏娃、撒旦等等。在这些诗作中，诗人并未把宗教题材与社会现实分割，而是将两者统一起来，对人类世界予以关注，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观察与认真的思考。他认为世界既存在着上帝也存在着魔鬼，对“恶”与“善”两极分化的人类社会持悲观看法，作品中经常流露出痛苦的色彩。上帝与魔鬼、精神与肉体、宗教与世俗、原罪与纯真、追求与失望、快乐与恐惧，这就是诗人创作的主要题材。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穆里洛·门德斯没有对社会现实进行客观的直接描写，而是把它与幻想结合在一起，把现

实生活中存在着的饥饿、营养不良、贫困、残暴、战争、死亡等现象都化成幻觉，通过象征物体的错乱、时间和空间的抽象以及人物和事物的变态来体现社会的畸型情景，表达了他的失望与痛苦的感情。然后，诗人又把这些支离破碎的幻影组织起来，勾画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理想世界，流露出诗人对一个和平、公正与仁爱的社会的追求和憧憬。《幻想者》(1941)就是这样一部超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品。在这部诗集中，诗人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虚幻的理想世界，预言那里“穷人将有音乐而富人将挨皮鞭”。① 在语言方面，诗人力图发掘词汇的潜在意义，让读者开动脑筋，去解开其中之谜。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显得扑朔迷离，通常难以为一般的读者所理解，请看他的一首题为《全景》的诗作：

一个弹性的形体在空中摇动翅膀
把懒惰渗入我的体内，把爱情渗入我的梦中。
大地某个角落的一位金发女郎
自缢身亡然后登上了报纸。
一位隆胸细臀的少女
离开海底
离开那沉没的船只变成了一条美人鱼。
邻居最年轻的女儿
躺卧在棺木中
停放在有风景画的客厅，
弥漫着一种作呕的纯洁无瑕的气味与我的感觉。

一切都位于自己的地方
我的情侣独自立在窗前
梦幻在男人的脑海里沉睡

① 选自《巴西文学简史》第 503 页。

男人在上帝的脑海里走动
我的母亲在天上欣喜若狂。

我呆在我自己的躯体里。①

1947年，穆里洛·门德斯出版诗集《自由的诗篇》，对战争和独裁统治予以谴责，主张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理解和至诚相爱，呼吁人们为争取和平而奋起斗争。1953年以后，诗人一直在欧洲讲授巴西文学，与欧洲先锋派诗人关系十分密切，使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富有欧洲先锋派诗歌的特点。

穆里洛·门德斯勇于探索，被认为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现代主义诗人。他的作品在表现形式和语言方面都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个性。

除以上提及的作品外，他的主要诗集还有《惊恐万状的诗篇》(1938)、《变态》(1944)、《谜的世界》(1945)、《黑色金子的沉思》(1954)、《西班牙的时光》(1959)和《聚汇》(1970)等。

若热·德·利马(Jorge de Lima，1895—1953)，阿拉戈斯州马尼昂市人。先是在马塞约市一所中学读书，后考入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市医科学校和里约热内卢市医科大学攻读医学专业。1914年毕业后回到马塞约市行医，并在一所中学兼任过自然史和文学教师。1926年当选为该州众议员。1930年移居里约热内卢市继续行医，在联邦大学教授过葡萄牙文学和巴西文学。1946年当选为里约热内卢市议会议员，两年后出任该市议会议长。后退出政界，在巴西大学和天主教大学讲授文学课程。

若热·德·利马是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写过长篇小说，并擅长绘画，但其主要成就是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不仅是一位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也是巴西文学史上优秀的诗人之一。

①选自《巴西诗选》第114页。

1909年，年仅14岁的若热·德·利马便在报刊上发表了一首颇为出色的十四行诗，题名为《点燃路灯的人》，使他开始小有名气。1914年他的第一部诗集《亚历山德里诺斯十四》问世，为他赢得了“阿拉戈斯州诗歌王子”的桂冠。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为十四行诗，字里行间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激情，属于帕尔纳斯派诗歌。若热·德·利马具有一种不断革新的气质，很快他便突破了对帕尔纳斯派的因袭，成为一位现代主义诗人。1925年他的第二部诗集《难以置信的儿童世界》出版，标志着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地区性诗歌或黑人诗歌时期。这一时期作品的内容主要是诗人对在巴西东北部地区所度过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以诗歌形式描绘了那个地区的土地与人民，反映了当地居民尤其是黑人的生活。与诗人初期创作的帕尔纳斯派诗歌不同，这些以地区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既有巴西原始民歌的韵味，又有着非洲黑人音乐的强烈节奏感，通俗易懂，琅琅上口，巴西色彩十分浓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一首名为《那个黑女人富洛》（*Essa Negra Fulô*）的诗作。这首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风格清新，情节感人，通俗流畅，节奏感强，在巴西全国广为流传，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从以下所引的其中几节诗中不难看到全诗的风格特色。

有一天人们发现
（那是在很久以前）
我爷爷家里来了
一个漂亮的黑女人
名字就叫黑女人富洛。

那个黑女人富洛！
那个黑女人富洛！

富洛！富洛！

（这是太太的叫声）
来给我铺床，
来给我梳头，
过来帮我
脱掉衣服，富洛！

那个黑女人富洛！

年轻的黑女人富洛
很快成为贴身女奴，
她要照料太太，
给老爷浆洗衣服。

那个黑女人富洛！
那个黑女人富洛！

富洛！富洛！
（这是太太的叫声）
来帮帮我，富洛，
来给我打扇
因为我在出汗，富洛！
来给我抓痒，
来给我挠挠头皮，
来给我摇摇吊床，
来给我讲个故事，
因为我困了，富洛！

那个黑女人富洛！

太太的香水不见了，断定是被富洛偷去，于是富洛受到惩罚：

黑女人要挨管家皮鞭
老爷走过来一旁观看。
黑女人脱去衣衫
老爷不禁失声赞叹：富洛！
（他的贪婪目光
黑得像富洛皮肤一般。）

那个黑女人富洛！
那个黑女人富洛！[①]

后来老爷奸污了富洛，太太却骂她是个偷汉的女贼。

若热·德·利马这一时期的某些作品描写了黑人奴隶与白人庄园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对黑人的不幸遭遇寄予了同情。

1935 年，他与诗人穆里洛·门德斯合作，共同出版了诗集《时间与永恒》，由此成为一名宗教诗人，诗歌创作开始进入宗教神秘主义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多取材于《圣经》，富有自然和原始的色彩，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仰和沉静的挚爱。诗人对巴西的土地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幻想着整个人类洗净罪恶获得永生。在诗集《无缝的战袍里》(1938)里，他曾奉劝世人走出原罪的深渊，步入上帝所指引的道路。若热·德·利马最后一个时期倾向于创作富有宗教和神话色彩的现代史诗，具有超现实主义和新象征主义诗歌的特征。这种倾向在诗集《米拉·卡埃利》一书中已初露端倪，在史诗《俄耳浦斯的创造》(1952)中则得到了充分体现。这首共计十章的史诗把现实与超现实、具体与抽象、宗教与世俗、现在与过去、精神与肉体、动物与人类、象征与隐喻融为一体，对人生和世界进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二卷第 179 页、第 180 页。

行探索与思考，简朴、神秘又充满激情。诗中人物众多，有俄耳浦斯、缪斯等诸神，卡蒙斯和但丁则是诗人自己的代言人。这部作品的人物、动物、景物和事件都披有一层神秘色彩，然而从中又可以看到诗人童年生活时代的影像。《俄耳浦斯的创造》被公认是若热·德·利马的代表作，是其诗歌创作的一个顶峰。

除以上提及的作品外，其主要诗作还有《诗集》(1927)、《新诗集》(1929)、《诗歌选集》(1932)、《黑人诗歌集》(1947)、《十四行诗集》、《诸岛》(1952)和《基督教徒的诗篇》(1952)等。此外尚著有《所罗门的女人们》(1927)、《天使》(1934)等长篇小说和几部论文集。

维尼休斯·德·莫赖斯(Vinícius de Morais，1913—1980)，里约热内卢市人。受家庭熏陶，自动喜爱诗歌，中学时期便开始写诗。1930 年进入大学攻读法律专业，1933 年毕业后成为律师，同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去远方之路》，受到诗坛的注目与好评。不久放弃律师职务，在教育部从事电影检查工作，写过大量影评文章。1938 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学，翌年回国后开始为报刊撰写专栏文章。1943 年进入外交部，先后出任过驻美国、法国和乌拉圭等国家的外交官。1964 年回到巴西，此后一直从事他从未中断过的文学创作活动。

维尼休斯·德·莫赖斯是 30 年代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他写过大量的爱情抒情诗，以“爱情诗人”而著称。诗人最初写过一些古典式的十四行诗，后来又改写自由体诗，成为一名现代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主要是有关宗教题材的富有神秘色彩的诗歌，笔法挥洒自如，多使用长句，反映了宗教与世俗、精神与肉体之间的矛盾，带有忧郁、痛苦、悲哀和晦暗的情调，主要作品有诗集《去远方之路》、《形式与释文》(1933)和《阿里亚娜，女人》(1936)等。自 1938 年出版《新诗集》一书开始，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第二时期。这一时期诗人把目光转向现实物质世界，题材丰富多彩，形式不拘一格，直接、简短、明晰，富有

强烈的感染力。诗人把自然和超自然、精神和物质、永恒和瞬间融合在一起，作品时而刚劲有力，时而又充满柔情，诗歌形式则随其内容而变化，十四行诗、五七音节诗和叙事短诗都写得很出色，其中尤以十四行爱情诗见长。他的爱情抒情诗不受一般伦理观念的束缚，突出了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请看下面一首题为《至爱》的十四行诗。

我如此爱你，我的心上人……请不要
更加纯真地把世人的心灵赞誉…
我爱你如同朋友也如同情人
尽管现实总是不断地发生变易。

我对你的爱沉静又一往情深，
缱绻的情思中常把你相忆。
我对你的爱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在永恒之中也在瞬息之际。

我爱你如同一个动物，仅此而已，
我的爱既非崇高也不神秘，
一个欲望实实在在且永不停息。

我的爱如此炽烈又如此频繁，
总有一天我会偎依着你的肉体
因为爱得过度而溘然死去。[1]

维尼休斯·德·莫赖斯的爱情诗重在抒情而缺乏思想深度，但由于情真意笃，形式精美，其中的一些诗篇已成为传世之作。诗人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462 页、第 463 页。

后期在继续从事爱情抒情诗的创作同时，也十分关注社会，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写过一些抨击社会不公正和人剥削人现象的诗作。属于第二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诗集《哀歌 5 首》(1943)、《诗,十四行诗和叙事歌谣》(1946)、《我的祖国》(1949)和《十四行诗集》(1957)等。

应该指出的是，维尼休斯·德·莫赖斯曾为流行歌曲和桑巴舞曲配写过大量歌词，这些优美动听、通俗易懂的歌词要远比他所创作的诗歌作品更为人们所熟知。诗人所以在巴西享有盛名，几乎是家喻户晓，也许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

塞西莉娅·梅雷莱斯(Cecília Meireles，1900—1964)，里约热内卢市人。3 岁时失去父母成为孤儿，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小学读书时成绩优异，曾获得一枚金质奖章。后进入一所师范学校学习，1917 年毕业后长期任小学教师和兼职记者，同时从事诗歌创作。1919 年 18 岁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幽灵》，共收入 17 首十四行诗。1930 年起曾以极大的热情参加改革教育运动，1934 年创办了巴西第一个儿童图书馆，同年前往葡萄牙讲授巴西文学。1935 年从葡萄牙回国后应聘在巴西联邦大学任教，讲授巴西文学和葡萄牙文学，1938 年曾获巴西文学院颁发的文学奖金。1940 年前往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讲授巴西文化和巴西文学，此后又去过墨西哥、乌拉圭、阿根廷、印度、波多黎各、以色列和欧洲一些国家，举办巴西文学、教育和民间艺术讲座，传播巴西文化。1964 年病逝于里约热内卢市。

塞西莉娅·梅雷莱斯是迄今为止巴西最杰出的一位女诗人，也是巴西文学史上优秀诗人之一。她的第一部诗集《幽灵》形式严谨，取材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具有鲜明的帕尔纳斯派诗歌风格。1922 年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席卷巴西，她虽然加入到现代主义诗人的行列，但又不追随任何一种流派，而是独树一帜，自成一体。塞西莉娅兼收并蓄，既利用传统诗歌形式，又借鉴现代主义诗歌的表达手法，力求使诗歌作品达到完美与纯正。她的诗作富有强烈的

音乐感，可以看到象征主义诗歌的痕迹。她写自由体诗，但多数作品是传统形式的短诗，技巧精湛，形式完美，保持着帕尔纳斯派的风格。她对葡萄牙巴罗克风格的古典诗歌十分喜爱，在用词和句式上颇受葡萄牙传统诗歌的影响，因此她的作品首先是在葡萄牙受到注目与盛赞。如果说塞西莉娅·梅雷莱斯的诗作在形式上接近传统诗歌的话，那么在字句排列和隐喻等方面又极具现代主义诗歌的特色。和当时盛行的本土主义诗歌不同，她十分注意诗歌的内容和意义，题材广泛而深刻。诗人很少描写具体的物质事物，而是追求诗歌内容的绝对性和纯粹性。时间的流逝，一切生物的不稳定性，人生如梦，生存缺乏意义，无法摆脱的孤独寂寞，这一切都是她诗歌的主题。她的作品带有一定的宗教神秘色彩，悲观、忧愁、痛苦但又并不绝望，有时则表现出一种坚韧的耐性。她在一首名为《原因》的诗中这样写道：

我歌唱因为瞬间永存
而我的生命却业已完成。
我既不快乐也不伤心：
我是位诗人。[1]

人生短暂，只有时间是永恒的。时间不停地运动，给人带来思念，带来幻想，也带来失望与痛苦。《放歌集》(1956)中有一节诗这样描写了时间的流逝给诗人带来的忧愁与悲伤：

当我把自己的容颜端详，
镜子被摔碎扔到了一旁，
我感叹时光的匆匆流逝，
而我的不悦却一如既往。

[1]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440 页。

在这痛苦的生命田野上，
播种者有一副残忍心肠，
不因愤恨而死去的人们
会不会因悲伤恹恹而亡？[①]

塞西莉娅·梅雷莱斯的诗歌创作技巧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并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一位独树一帜的优秀女诗人。

其主要作品有《再也不》(1923)、《诗中之诗》(1923)、《纪游》(1939)、《音乐的浪涛》(1942)、《绝对的大海》(1945)、《自然的写照》(1949)、《莱奥诺雷塔的爱情》(1952)、《荷兰夜曲12首》(1952)和《索萨布拉》(1964)等诗集。

30年代应该提及的诗人还有奥古斯托·弗雷德里多·施密特(Augusto Frederico Schmidt，1906—1965)，这位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市的宗教诗人对世界和人生持否定看法，他的诗歌题材多围绕着死亡、孤独、痛苦和隐遁等内容，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在一首题名为《铅色的晨曦》的诗作中他这样写道：

在我身上，死亡之花
结出了成熟的果实
我正告别
这个大地的王国，
它充满了神秘与惊奇。
我整个心身已然宁静
我感到安睡将十分美好。[②]

① 选自《巴西文学简史》第517页。
② 选自《巴西诗选》第134页。

其主要作品有《巴西人之歌》(1928)、《迷航的船》(1930)、《盲鸟》(1930)、《夜歌》(1934)、《孤独的星斗》(1940)、《陌生的海洋》(1942)、《看不见的源泉》(1949)、《铅色的晨曦》(1958)和《寒冷的路》(1964)等诗集。

5. 现代主义第三阶段

(1)小说

1945年前后，巴西的小说和诗歌创作都有了新的发展，涌现出了一些锐意革新的作家，被称为“45年代派”。在小说创作方面，“45年代派”作家突破了30年代小说的模式，对小说的语言不断进行探索和革新，更加注重作品的结构，在揭示社会问题时，改变了30年代作家只对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写法，强调深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此来揭示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具有共同性的问题，使小说突破了地域的局限而具有了普遍意义，作品内容也因此而显得更为深刻。他们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善于吸收现代主义之所长，注重提高写作技巧，使巴西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下面我们将重点介绍“45年代派”两位主要小说家及其作品。

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João Guimarães Rosa，1908—1967)，出生于米纳斯吉拉斯州地处偏远的科尔迪斯布尔戈小镇。当地小学毕业后，进入该州首府贝洛奥里藏特市阿尔纳尔多中学读书。他聪明好学，尤其对语言和生物极感兴趣。1925年考入该市医学院攻读医学专业，在此期间，他所写的短篇小说曾在里约热内卢市的《克鲁塞罗》杂志征文比赛中4次获奖。1930年医学院毕业后前往该州内地伊塔瓜拉行医，这一阶段的行医生活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奠定了基础。1932年作为志愿兵加入军队，1933年曾任某步兵营军医官。1934年通过考试进入外交部工作，业余则坚持文学创作活动，写过短篇小说，也写过诗歌作品。1936年他创

作的诗集《岩浆》曾获巴西文学院颁发的诗歌奖金，但没有成书出版。1938 年被派往德国任驻汉堡助理领事。 1942 年巴西对德宣战，两国中断了外交关系，吉马朗埃斯·罗萨曾被德国当局囚禁于巴登。同年 7 月返回巴西，被派往驻哥伦比亚使馆任大使秘书。1946 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萨加拉纳》问世，作品描写了米纳斯吉拉斯州腹地美丽的原始自然景色和当地牧民们的生活，使用了丰富多彩的腹地语言，具有鲜明的地区色彩。同年，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并作为巴西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巴黎和会。后曾任巴西驻法国使馆一等秘书和参赞等职。 1951 年回到巴西后，再次出任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一职。 1956 年他的短篇小说集《舞蹈团》问世,获得了马查多·德·阿西斯文学奖金和卡尔门·多洛雷斯·巴尔博扎文学奖金。同年，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广阔的腹地 条条小路》（*Grande Sertão：Veredas* ）出版，立刻轰动了巴西文坛，并引起西方文学界的瞩目。这部作品很快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不仅确立了作家在巴西文学史上的地位，还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1963 年，他以全票当选为巴西文学院院士。 1967 年曾代表巴西参加第一届拉丁美洲作家大会，并被推举为大会副主席。同年，在出席巴西文学院为其举行授服仪式后的第三天，不幸猝然去世。

《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一书长达六百余页，这部史诗般的长篇巨著以巴西东北部腹地为背景，描写的是土匪的生涯。小说自始至终都是主人公利奥巴尔多一个人的独白，以他向一个不了解腹地情况的过路行人（此人从未在书中出现过）谈话的方式，追忆了他青年时代的土匪生涯，也讲述了如今他对往事的思考与感到的后怕。拉米罗是腹地一个著名的土匪首领，其同伴埃尔莫热内斯是个犹大式的人物。埃尔莫热内斯后来谋杀了拉米罗，并取而代之，成为一伙土匪的首领。里奥巴尔多决定要为拉米罗报仇雪恨，但是埃尔莫热内斯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人们都认为他与魔鬼订有契约，是不可战胜的。为了打败埃尔莫热内斯，达到为拉米罗

复仇的目的，里奥巴尔多决心也与魔鬼签订契约。一天深夜，他只身一人钻进密林，去寻找魔鬼萨塔纳斯与其签约。然而魔鬼并未出现，于是里奥巴尔多便在心底里与魔鬼订立了契约。自此以后，里奥巴尔多似乎也受到一种神奇力量的驱使与支配，经过种种戏剧性的冒险与战斗，他成了另一伙土匪的首领。在这伙土匪中，有一个名叫迪亚多林的人成了里奥巴尔多的最好伙伴，对里奥巴尔多具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一次，埃尔莫热内斯与里奥巴尔多所率领的两伙土匪狭路相逢，展开了一场激战。里奥巴尔多临阵脱逃，迪亚多林则拚死与埃尔莫热内斯进行厮杀，竭尽全力战败并杀死了埃尔莫热内斯，自己则也身负致命重伤而亡。临死之前，迪亚多林才向里奥巴尔多讲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这位一身土匪装束的"男子汉"竟是拉米罗的女儿，为了替父亲报仇才女扮男装加入到土匪的行列。里奥巴尔多深感震惊与痛苦，从此放弃了土匪生涯，来到圣弗朗西斯科河边，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庄园主，靠祈祷和与过往行人交谈消磨着余生。在追忆昔日土匪生涯时，里奥巴尔多由于不能确定是否真有魔鬼存在而感到恐惧与不安。他不希望魔鬼真的存在，因为他曾在心底里与魔鬼订有契约，如果真有魔鬼存在的话，他就将失去灵魂。他力图弄明白种种往事的背后存在着的奥秘，提出了一系列宗教和玄学问题，诸如恶与善、爱与恨、生与死、魔鬼与上帝、肉体与灵魂、正确与谬误、战争、罪戾、孤独、饥饿、痛苦、忧愁、命运、幻想等等。但是，他对这些有关世界和人生的种种问题虽然进行了思考却无法做出肯定的答案。"我几乎无所不知，但对很多事情我又感到怀疑。"① 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即现实生活是难以捉摸的。这部小说打破了以人物的客观行为和发生的事件为主线的传统创作手法，没有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展开情节，而是以主人公里奥巴尔多对往事的回忆为线索（通篇都是主人公的独白），时间和空间都随

①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二卷第 279 页。

着他的回忆而不断跳跃变化，在追忆往事的同时，主人公还就这些事情进行着思考与分析，所以作品既对他青年时代种种土匪行为进行了客观的描写，又揭示了他晚年的细腻心理活动。因此，只有读完全书之后，才能了解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体会到作品内容的完整性。

《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虽然是以腹地为背景写成的地区性小说，但它却既不同于浪漫主义时期的地区性小说，也有别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东北部小说派"作家创作的地区性小说。浪漫主义时期的地区性小说把巴西不同地区的农民及其自然风貌都加以高度理想化，完全脱离了农村的实际，表达了作家对巴西农村的一种美好憧憬。20 世纪 30 年代"东北部小说派"的地区性小说则完全突破了浪漫主义时期地区性小说的理想主义传统，真实地揭示了农民的悲惨生活，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把严酷的社会现实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东北部小说派"的作家都是以一个州为背景，小说的地区性乃是个地理区域的概念。《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则不同，这里所讲的腹地包括了米纳斯吉拉斯州、戈亚斯州和巴伊亚州南部的广阔地域，不仅超越了州域概念，更重要的是作家并没有把它单纯地看成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确定腹地范畴的。作家借小说中的主人公之口说道："腹地这个地方以狡诈的强者为王，就是上帝到这里来也要带上武器！"① 由此可见，作家并不想明确腹地的具体地理位置，而是要明确腹地人民的价值观念及其处事准则。作家还借小说中的主人公之口说道："腹地和世界一样大。"② 实际上，作家是把偏僻贫困的腹地视为整个世界的缩影，通过富有鲜明地区特色的题材，提出了一系列超越时代和地域范畴的有关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的共同性问题，从而使这部地区性小说超越了其地区性而成为

① 选自《巴西文学概要》第 172 页。

②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二卷 286 页。

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作品，这是《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与以往的地区性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

吉马朗埃斯·罗萨首先对腹地的现实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了解，然后又通过富有诗意的想像给现实披上了一层幻想的色彩，现实与幻想交织在一起，使作品产生了一种神秘感。比如在生动描绘腹地自然现象时，河流与人物的命运紧密相关，风能带来爱情，带来消息，预示着重大事件的即将发生，棕榈树则意味着生命、温柔、宁静与和平。因此，在这部作品中，腹地不仅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且成了主宰人们活动的一种奇妙力量，这也是《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与以往的地区性小说的另一个不同之处。

吉马朗埃斯·罗萨突破了传统文学语言的束缚，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在用词和句式结构上都有其独创之处。他刻苦钻研各种语言，不仅对腹地语言有着深刻的了解，对本族语言运用自如，而且通晓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多种语言。为了渲染强烈的气氛，创造出鲜明的形象，他广用各种词汇：既选用古典语言也使用现代语言，既选用普通词汇也使用科学术语，既选用高深的辞藻也使用俗话俚语，既选用只有知识渊博的人才能理解的词汇，也使用平民百姓的口语。当他认为本族语言无法表达他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时，就借用外族语言，或把外族语言演变成本族语言。如果这样做仍然无法满足他的需要时，他就自己创造出一些新的语汇。作家大量使用了腹地的典型语汇，但又不完全是简单地照搬，而是进行了加工提炼，把腹地的口头语言变成可以用书面表达的用语。此外，他还打破了散文与诗歌的严格界线，使小说的语言也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感，并像诗歌一样具有抒情色彩，既含意深奥，又十分流畅和口语化。

吉马朗埃斯·罗萨在腹地行医时，经常骑着一头毛驴深人到各个偏远村落，后来他又多次深入腹地进行考察，因此精通腹地的语言，熟悉腹地的风土人情，并创造性地把这些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一个不熟悉腹地的读者在刚刚开始阅读这部小说时，就像一个闯

入腹地的外乡人，无论是对小说的语言还是对小说所讲述的内容，都会产生一种陌生感。只有随着一步步地阅读，才能逐渐地对腹地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有所了解，才能熟悉他们的语言，领略到腹地奇异的风土人情，正如小说书名所提示的那样，通过条条小路，进入到广阔的腹地。

在《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一书的创作中，吉马朗埃斯·罗萨对小说的文体、语言等诸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被认为是巴西第一位从世界的角度成功地描绘一个地区的作家，为巴西地区性小说开创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充满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被视作是巴西 20 世纪当代小说中的一座高峰，不仅受到巴西文学评论界的高度赞扬，同时也倍受世界文坛的重视与赞赏，为巴西文学赢得了国际声誉。正因为如此，吉马朗埃斯·罗萨不仅被视为“45 年代派”最典型和最优秀的作家，而且被誉为巴西 20 世纪最杰出的作家和巴西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除上面提到的作品之外，他还著有《故事初集》（1962）、《图塔梅亚》（1967）和死后出版的《故事集》（1969）等中短篇小说集。

克拉丽塞·莉斯佩克托尔（Clarice Lispector，1924—1977），出生于前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两个月时即随父母移居巴西伯南布哥州首府累西腓市。中学尚未毕业，又随家人迁往里约热内卢市，1941 年进入里约热内卢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她自幼喜爱文学，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阅读巴西著名作家蒙特罗·洛巴托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此后又大量阅读了巴西杰出作家马查多·德·阿西斯和格拉西利亚诺·拉莫斯以及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和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吴尔夫等人的作品。1944 年 19 岁时大学毕业，同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濒于冷酷的心》（*Perto do Coração Selvagem*），受到巴西文坛的好评，获当年“格拉萨·阿拉尼亚”文学奖金。她曾随同担任外交官的丈夫先后在欧洲和美国生活达 15 年之久，其间一直坚持着文学创作活动。1967 年起定居里约热内卢市，为《巴西日报》撰写专栏文章，直至 1977 年逝世。

克拉丽塞·莉斯佩克托尔是巴西当代一位著名的女作家，以其创作的“心理小说”而享誉巴西文坛。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若热·亚马多等人的社会小说风靡巴西，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这一时期虽然也有卢西奥·卡尔多索等作家创作的“心理小说”问世，但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克拉丽塞·莉斯佩克托尔也是一位心理小说家，但她却独辟蹊径，并取得成功，其作品的独特风格引起了巴西文坛对“心理小说”的兴趣与研究。

克拉丽塞·莉斯佩克托尔的小说创作深受詹姆斯·乔伊斯和维吉尼亚·吴尔夫等作家的影响，即不注重对外界客观环境的描写，不强调人的行为和故事情节的连贯性与完整性，而是集中笔墨探索人物的心理活动，通过独白、内省、暗示、隐喻、象征等手法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作品的时间和地点穿插跳跃，按照意识流动的状态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发生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事件放在同一个画面上来描写。不设奇局，不求曲折的情节，注重从看似平凡的日常琐事中表现人物情绪的变化和内心世界活动。她的成名作《濒于冷酷的心》一书的书名即取自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的一句话，由此便不难看出欧洲现代派作家对她的影响。《濒于冷酷的心》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热阿娜未见过其生母，在父亲身边度过了童年。父亲死后，她便与姨妈一起生活。一次，她从市场上偷走了一本书，被姨妈发现后又竭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不认为这是什么过失，于是被姨妈送进一所寄宿学校去读书。后来她与莉迪娅的未婚夫奥塔维奥相识并结婚。奥塔维奥与热阿娜结婚后却仍与莉迪娅保持着密切关系，不久莉迪娅便怀孕在身。热阿娜了解到真相后没有同奥塔维奥谈及此事，反而在与莉迪亚的一次谈话中轻易地表示要把自己的丈夫让给她，自此之后便一个人过起孤独而又奇特的生活来。后来她委身于一个连自己也不知姓名的男人，时隔不久，这个男人未做任何解释又离开了她。热阿娜找到丈夫奥塔维奥，说明自己已经知道奥塔维奥与莉迪亚之间的关

系，并要求丈夫在与她离婚之前也能使她怀孕生育一个孩子。这部小说打破了以人物的客观行为和发生的事件为主的传统写作手法，运用了内心独白、意识流等现代派的写作技巧，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意识的最深处，寻找着隐藏在日常单调而空乏的生活背后的真谛，探索人生意义所在。当时欧洲现代派的写作手法在巴西尚鲜为人知，克拉丽塞·莉斯佩克托尔首先把这种手法运用在《濒于冷酷的心》一书中，因此这部小说的问世曾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克拉丽塞·莉斯佩克托尔后来又受到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的影响，刻意描写人的自我危机，着力表现世界的荒谬和人生的痛苦与绝望，作品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她擅长捕捉稍纵即逝的素材，从中提取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客观现实与主观梦幻交织，客观分析与主观想像并存，在人物的内心独白和隐喻中不乏令人费解的哲理。她的作品还常留有空白，让读者去补充，给读者以想像的余地，但也许因此又使一般读者感到她的作品晦涩难懂。她的小说语言新奇，色彩鲜明，常使用一些出人意料的比较与隐喻，在遣词造句上也刻意创新，文笔简洁且富有诗意。尤其是她的短篇小说更是别具一格，颇为巴西文坛所赞誉。

除《濒于冷酷的心》一书外，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光泽》(1946)、《被包围的城市》(1949)、《黑暗中的苹果》(1961)、《格·阿加式的恋爱》(1964)、《一次求学或一本快乐的书》(1969)、《海豚》(1973)和《星的时刻》(1977)，短篇小说集《故事集》(1952)、《家庭的纽带》(1960)、《外籍军团》(1964)、《秘密的幸福》(1971)和《玫瑰的模仿》(1973)，儿童文学作品《科埃略·彭桑特的奥妙》(1967)、《杀鱼的女人》(1968)和《拉乌拉的秘事》(1974)等。

(2) 诗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巴西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即“45年代派”。这一流派否定1922年以后出现的现代主义诗歌，主张在现代主义诗歌之外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他们虽然继承了现代主

义的遗产，即也创作自由体诗，但又摒弃了现代主义诗歌中的随意性，主张诗歌形式的严谨，注重诗歌创作的技巧，力求使诗歌凝炼，与传统诗歌一脉相承。受象征主义和帕尔纳斯派诗歌的影响，他们重新提出了“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乃至“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在诗歌的题材上，他们注重作品的普遍意义，强调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1948 年，《奥尔费乌》杂志在里约热内卢市创刊，成为这一代诗人的喉舌。1951 年，该杂志出版了《巴西新诗总集》一书，收选了 24 位诗人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概貌。“45 年代派”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力图为巴西诗歌创作开辟出一条新路，但却未能如愿以偿，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成就远不及 30 年代的诗人。不久，这些诗人就分道扬镳，各自走向了不同的道路。“45 年代派”中最有成就的诗人当属若昂·卡布拉尔·德·梅洛。内托（João Cabral de Melo Neto，1920—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登上巴西诗坛的声望最高的一位诗人，被公认为葡萄牙语世界中健在的最杰出的诗人。

若昂·卡布拉尔·德·梅洛·内托，伯南布哥州累西腓市人，巴西文学院院士。未受过高等教育，中学毕业后便进入累西腓市一家商业保险公司做职员，还曾在该州统计局工作过一段时间。1942 年迁居里约热内卢市，先是在公共服务管理局任职，后进入外交界，曾被派往英国、法国、塞内加尔等国任职，担任过巴西驻西班牙巴塞罗那市领事馆总领事。

他的第一部诗集《困倦的石头》问世于 1942 年，有着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这些把现实与非现实融合为一体的诗作显然受到了穆里洛·门德斯的影响。该诗集第一首诗的其中一节便是一个例证：

在看不见的河流中
女人们游着泳往来穿行。
汽车如同失明的鱼群

构成我机械般的视野。[1]

这部诗集中还有一些短诗则明显地受到卡洛斯·德罗蒙德·德·安德拉德的影响，冷峻而不乏嘲讽色彩。“45 年代派”出现之后，他加入该派，并逐渐成为该派的主将，1945 年出版的第二部诗集《工程师》力求诗歌语言的简洁、准确与明快，主张诗要凝炼，十分注意诗歌结构与形式的完美，《工程师》就是一首这样的诗作：

光线，太阳，自由的空气
环绕着工程师的梦。
工程师梦见的是明快的事情：
表层，网球，一杯水。

铅笔，三角板，纸张；
草图，设计方案，数字：
工程师设想着合理的世界，
那里没有任何面纱遮掩。

（有几个下午我们登上
那座建筑物，日复一日的城市
如同所有人阅读的一份报纸，
赢得了一张水泥和玻璃构成的肺叶。）

水，风，光亮，
一侧是河流，高空有云朵，
让大厦坐落在大自然中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二卷第 304 页。

凭借自身简单的力增长。①

若昂·卡布拉尔·德·梅洛·内托反对感伤主义，也不赞同非理性诗歌。他认为诗应该具有激情，但又要有所节制，不应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是应该力求使用“金属语言”，保持一种岩石般冷峻的抒情色彩。在题材方面，他主张回到事物的本身，对要表现的对象进行客观的描写，强调诗歌的无人称性，反对过多地搀杂诗人的个人感情色彩。在描写具体事物时，认为应注意制造一种视觉形象，使诗歌产生一种立体感。他曾写过一首题为《桌子》的诗，如同一幅白描式的静物写生画，颇能体现出若昂·卡布拉尔·德·梅洛·内托诗歌的风格与特色，该诗的第一小节是这样的：

一份报纸摊放在
一张普通的桌子上；
洁净的擦手毛巾，
白色的瓷制餐具

像面包一样清新。②

长期在国外任职，尤其是久居西班牙，使诗人对外国诗歌、主要是伊比利亚半岛中世纪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把这些诗歌的长处融进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他的第三部和第四部诗集《写作心理学》(1947)和《无毛狗》(1950）都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任职期间出版的，其中不少作品从外国诗歌中汲取了营养。

自1950年《无毛狗》一书问世起,若昂·卡布拉尔·德·梅洛·内托还写过一些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作品。诗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

① 选自《巴西诗选》第148页。

②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二卷第306页。

代是在东北部腹地度过的，对腹地人民生活十分熟悉，这些作品反映了社会的种种不公正现象，描写了腹地人民的贫困与苦难，其中以长篇叙事诗《塞韦里诺的生与死》（*Morte e Vida Severina*，1956）写得最为成功，使他最终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这首叙事长诗描写了一个名叫塞韦里诺的移民离开腹地到沿海城市累西腓的一路见闻。塞韦里诺不仅是一个腹地移民的名字，也是因“不满30岁便已衰老／每日都要忍受少许饥饿”① 而死去的所有腹地人的代名词。塞韦里诺在旅途中的每一站所遇到的都是死人，直到最后一站才碰见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诗人想以此表明，尽管死亡威胁着腹地，但新的生命毕竟还在诞生，但新生婴儿的命运却是不容乐观的。这首长诗内容与形式结合得十分完美，曾被配上音乐搬上舞台，是若昂·卡布拉尔·德·梅洛·内托的代表作。

若昂·卡布拉尔·德·梅洛·内托的诗作已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引起国际诗坛的重视与好评。凝炼的语言，别出心裁的形象，丰富深刻的内涵，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使其所创作的诗歌将成为传世之作，诗人则因此而得以在巴西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除以上提及过的诗作外，其主要作品还有《河流》(1954)、《四点之面》(1960)、《两个议会》(1961)、《石头的教育》(1966)和《万象博物馆》(1975)等诗集。

“45年代派”中应该提及的诗人还有多明戈斯·卡尔瓦略·达·西尔瓦(1915—)、帕乌洛·门德斯·坎波斯(1922—)、马努埃尔·德·巴罗斯(1916—)、马里奥·法乌斯蒂诺(1930—1962)等。

6. 50年代以后的巴西文坛

50年代以来，又有一批作家陆续登上巴西文坛，其中有些作家已经奠定了他们在巴西文学史上的地位。

①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二卷第314页。

在小说创作方面，最主要的作家有如下几位。

奥斯曼·林斯(1924—1978)，伯南布哥州人。毕业于累西腓市大学经济学专业。在马里利亚大学教授过文学课程，1963 年定居圣保罗市。大学读书时他就开始在《伯南布哥州日报》上发表文学作品，1955 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来访者》，从此登上巴西文坛。奥斯曼·林斯精通语言学和人类学，因此他的小说讲究语言的运用，内容则偏重从人的生物本能的角度来揭示人生，作品曾多次获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忠诚与石头》(1961)、《阿瓦洛瓦拉》(1974)和《希腊监狱的皇后》(1976)以及短篇小说集《怪相》(1957)、《九与九天》(1966)等。除小说外，还著有 3 个剧本和几部论文集。

阿多尼亚斯·菲略(1915—)，巴伊亚州人，在该州南部可可种植园度过了童年。1936 年定居里约热内卢市。1965 年当选为巴西文学院院士。阿多尼亚斯·菲略以其地区性小说而蜚声巴西文坛，他的前三部长篇小说《死亡的奴隶》(1949)、《拉扎罗的回忆》(1952)和《活的躯体》(1963)均以他度过童年的巴伊亚州南部可可种植园为背景，被称为“可可种植园三部曲”，内容主要是描写发生在种植园里的种种悲剧性的暴力和流血事件。作家力图通过地区性题材反映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类问题，作品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小说语言精炼，富有诗意，并经常使用一些出人意料的比喻。除上述 3 部小说外，还著有长篇小说《强者》(1965)、《卢安达比邻巴伊亚》(1971)和短篇小说集《许诺的里程》(1967)以及几部文学评论集。

马里奥·帕尔梅里奥(1916—)，米纳斯吉拉斯州人。曾在该州乌贝拉巴市担任过教师，十分热心于当地的教育事业，并积极参与了该州的社会政治活动。1950 年至 1958 年期间，曾三次连选连任为联邦议会议员。1968 年当选为巴西文学院院士。米纳斯吉拉斯州内地的大庄园主控制着选举机器，他们为所欲为，主宰着一切。身为联邦议员的马里奥·帕尔梅里奥有感于此，写出了一份详尽的

报告，准备上书联邦议会。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边陲小镇》(1956)就是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这部作品以某一边陲小镇的镇长选举为题材，辛辣地讽刺了“民主”选举的虚伪性，指出这种选举不过是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工具。《边陲小镇》内容深刻，对米纳斯吉拉斯内地的政治状况和民间习俗描写得十分生动逼真，使作家一举成名。1965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布格雷的开阔地》问世，这部仍然以米纳斯吉拉斯州内地为背景写出的作品再次受到文学批评界的好评和读者的欢迎。

达尔通·特雷维桑(1925—），巴拉那州首府库里蒂巴市人。毕业于巴拉那大学法律专业，40年代曾创办过文学杂志《阿若金》，并在该杂志上发表了第一批短篇小说，但是直至1959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毫不出色的故事集》问世之后，才成为闻名全国的小说家，迄今已出版了十多部短篇小说集，被誉为巴西当今最优秀的一位短篇小说家。他的作品均以库里蒂巴市为背景，大多都极为短小凝炼，通常只有两至三页长，有些甚至还不足一千字。作家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瞬间发生的一事一景，刻意表现人类的自我冲突，态度客观而又冷峻，一篇篇小说犹如多棱镜一样，把资本主义社会形形色色的场景展现出来，无情地暴露了那里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关系，反映了人们平庸而又充满了苦难的生活。《献给达里奥的一枝蜡烛》是他的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描写一个行人猝发急病倒在路边，过往的行人非但见死不救，反而乘人之危偷走了他的全部东西，只有一个天良未泯的黑人小孩向他的尸体献上了一枝蜡烛。这篇小说只有千余字，却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主要作品有《大象之墓》(1964)、《广场上的死亡》(1964)、《库里蒂巴的吸血鬼》(1965)、《爱情的灾难》(1968)、《夫妻之战》(1969)、《大地之王》(1972)、《五翅鸟》(1974)、《心头上的匕首》(1975)、《玫瑰谷》(1976)、《复仇天使的喇叭》(1977)和《爱恋之罪》(1978）等短篇小说集。

莉吉娅·法贡德斯·特莱斯(1923—)，圣保罗市人。毕业于圣

保罗大学法律专业，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为《圣保罗州报》、《环球》杂志等多种报刊撰写文章，现为圣保罗律师协会、圣保罗市艺术家协会和圣保罗市作家协会会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崛起的当今最负盛名的一位女作家，获得过巴西文学院“阿方索·阿里诺斯”奖、全国图书协会“阿尔图尔·阿泽维多”奖、巴西最佳出版物奖和优秀阅读作品奖等多种文学奖金。她的作品主要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沦丧和社会风气的败坏，主人公多为女性，文笔细腻，语言流畅且富有诗意，文体结构和谐完整，过去与现在、叙述与对话都安排得十分得体，给人以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主要作品有《转圈游戏》(1954)、《阿瓜里奥之夏》(1963)、《姑娘们》(1973)等长篇小说和《活的海滨》(1944)、《红色的仙人掌》(1949)、《野园》(1965)、《绿色舞会之前》(1970)、《老鼠问题讨论会》(1977)等多部短篇小说集。

奥特兰·多拉多(1926—)，米纳斯吉拉斯州人。毕业于贝洛奥里藏特市大学法律专业，1954 年迁居里约热内卢市，1955 年至 1960 年期间担任总统新闻秘书，后为里约热内卢州司法部官员。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地区特色，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运用了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等现代派手法，有浓重的厌世主义和宿命论色彩，常通过梦想与现实的冲突来揭示世界与人生的荒谬。主要作品有《蛛网》(1947)、《阴影与流放》(1950)、《爱的时刻》(1952)、《人之船》(1961)、《秘密生涯》(1964)、《死人的歌剧》(1967)、《垂死的钟声》(1977)等长篇小说和《三组九篇故事》(1957)、《绣花图案》(1970)等中短篇小说集。

除以上介绍过的一些作家外，应该提及的小说家还有以下几位。

若泽·坎迪多·德·卡尔瓦略(1914—)，里约热内卢州坎波斯市人。他的作品反映了巴西内地居民的生活，吸收了民间文学中的神话成分。1964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上校与狼怪》使他一鸣惊人，这部小说神话般地赞颂了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蓬西亚诺，他

曾打死过美洲虎，捉过鳄鱼，赶走过狼怪。此后又出版了《卢拉·贝尔甘丁为什么没有渡过鲁比孔河》(1971)、《一个挤满雏鸟的鸟窝》(1972)、《谁也斩不断彩虹》(1972)和《小木偶和圣像游行的天使》(1974)等多部长篇小说。

安东尼奥·卡亚多(1917—)，里约热内卢州尼特雷伊市人。尼特雷伊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长期从事记者工作，曾担任过《晨邮报》的主编。他的前期作品富有神秘色彩，对人类的宗教情感进行了探索。后期作品为政治小说，对巴西社会现实给予了抨击。主要作品有《萨尔维亚诺的晋升》(1954)、《雪松上的圣母像》(1957)、《夸鲁普》(1967)、《堂胡安酒店》(1971)和《舞会的映象》(1976)等长篇小说。

贝尔纳尔多·埃利斯(1915—)，戈亚斯州人，巴西文学院院士，当今巴西地区性小说的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躯干》(1956)以及短篇小说集《荒漠与旷野》(1964)、《正路与歧途》(1965)和《一月的夏季》(1966)等。

若泽·雅辛托·维加(1915—)，戈亚斯州人。1935年迁居里约热内卢市，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过《环球报》和《新闻论坛报》的主编。他的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通过隐喻、虚构、夸张、象征等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把现实与超现实结合在一起。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波拉梯波兰多的马驹》(1956)、《反刍的时刻》(1966)、《迷途的机器》(1968)和长篇小说《多须国王们的影子》(1972)、《部落的罪过》(1976)等。

穆里洛·鲁比昂(1916—)，米纳斯吉拉斯州人，毕业于贝洛奥里藏特市大学法律专业，曾担任过该州作家协会主席，是巴西为数不多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著有《前魔术师》(1947)、《红色的星》(1953)、《龙和其它的故事》(1965)、《烟火制造人扎卡里亚斯》(1974)、《客人》(1974)和《红向日葵之家》(1978)等作品。

鲁本·丰塞卡(1925—)，马托格罗索州人。童年时即随家人迁居里约热内卢市。其作品主要描写大都市的日常生活，语言精当，

具有嘲讽色彩。主要作品有《囚犯》(1963)、《狗的项圈》(1965)、《卢西亚·姆克卡尔特内》(1969)、《二月份或三月份的男人》(1973)、《莫雷尔事件》(1973)、《新年快乐》(1973)和《售票员》(1979)等。

卡洛斯·埃托尔·孔伊(1926—),里约热内卢市人,50年代末期登上巴西文坛的一位作家。自1958年他的处女作《肚腹》问世以来,已陆续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成为巴西当今颇享声誉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前期作品多以里约热内卢城市生活为题材,人物多为中产阶级,对精神空虚、伦理道德败坏和失去信仰的巴西社会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后期作品对巴西的政治腐败给予了大胆的抨击。主要作品有《每天的真理》(1959)、《保险砖》(1960)、《回忆的材料》(1963)、《从前的夏天》(1964)、《白色芭蕾》(1966)、《逾越节:穿越》(1967)、《无所不包的事情》(1968)等长篇小说。

里卡尔多·拉莫斯(1929—),阿拉戈斯州人,著名作家格拉西利亚诺·拉莫斯之子。以短篇小说创作为主,初期作品地区性色彩浓重,后来则注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题材和心理描写。主要作品有《等候的时刻》(1954)、《三个国王》(1957)、《荒漠》(1961)、《破损的路》(1963)、《杀死一个男人》(1970)、《封闭的圆圈》(1972)、《给聋人的曲调》(1977)、《活着的发明者》(1980)和《幸存者》(1984)等短篇小说集以及《九月的回忆》(1968)、《看不见的愤怒》(1974)等长篇小说。

70年代以后,又有一些作家登上巴西文坛,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以下两位。

卢伊斯·费尔南达·维里西莫(1936—),南里约格朗德州人,著名作家埃里科·维里西莫之子,当今巴西最受欢迎的幽默现实主义专栏作家。他同时为全国几家大报与杂志撰写专栏文章,其社会评论多以城市中产阶级为对象,题材广泛,涉及政治、文化、家庭、失业、暴力、犯罪、污染、习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将现实与想像结合在一起,辛辣的讽刺中充满幽默色彩。现已结集出版的有

《民众》(1973)、《伟大的裸女》(1975)、《巴西爱情》(1977)、《罗克的国王》(1978)、《埃德·莫尔特及其故事》(1979)、《头脑里的性别》(1980)、《巴热的分析家》(1981)、《飞桌》(1982)、《塔乌巴特的老太婆》(1984)和《席尔瓦的女人》(1984)等，其中不少作品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马尔西奥·索扎(1946—)，亚马孙州首府马瑙斯市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加尔韦斯——阿克里州之王》于1976年问世，这部以亚马孙州为背景写成的小说受到巴西文学批评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1980年，他的第二部以亚马孙州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疯狂的玛丽娅》出版，立刻受到巴西文坛的极大重视与热烈赞扬。《疯狂的玛丽娅》以修筑马德拉——马莫雷铁路为背景，依据史实，通过虚构的人物，以艺术形式再现了当初修建这条铁路时所发生的种种惨不忍睹的情景。“疯狂的玛丽娅”是人们对一个火车头的命名，作者以此来喻意该铁路的修建完全是一个极不明智的疯狂之举。这部作品不仅在巴西受到欢迎，而且在国外也引起了反响。1981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全国书展中，由西班牙出版社出版的《疯狂的玛丽娅》被列入当代拉丁美洲优秀作品。

50年代以后，巴西的诗歌大都晦涩难懂，作品数量虽然不少，但却少有深孚众望的诗人脱颖而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具体派诗歌在50年代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出现了一个高潮时期。早在现代主义第一阶段，具体派诗歌的倾向已在奥斯瓦尔多·德·安德拉德和卡西亚诺·里卡尔多的诗作中略见端倪，“45年代派”最主要的代表诗人若昂·卡布拉尔·德·梅洛·内托也曾对此进行过尝试。1952年，原属“45年代派”的诗人奥古斯托·德·坎波斯(1931—)、阿罗尔多·德·坎波斯(1929—)和德西奥·皮格纳塔利(1927—)共同创办了《诺伊甘德雷斯》杂志，为具体派诗歌的发表提供了园地，成为巴西具体派诗歌的主要创始者和代表人物。1954年，马拉尼翁州诗人费雷拉·古拉尔(1930—)出版诗集《形体之争》，为具体派诗歌在巴西的传播开辟了道路。1956年，奥古斯

托·德·坎波斯等人在圣保罗现代艺术馆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具体派艺术展览。1962年，一些具体派诗人又创办了《发明》杂志，由此具体派诗歌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具体派诗人认为，诗歌并不表现什么题材，具体诗本身就是一种现实。他们把诗歌与雕塑、音乐等联系在一起，认为诗歌是由语言构成的物体，竭力追求诗歌的空间、视觉和听觉效果。为此，具体派诗人打乱句子的正常词序，随意进行排列组合；尽量使用具体名词、技术用语、外来语以及表意文字、多义词、双关语乃至自造的词语；随意拆解或增加词汇的前缀、后缀和词根，使用叠词叠句；运用谐音和谐音群，追求音节的抑扬顿挫，以造成音乐效果；不按一般的诗歌分行，不使用标点符号，力求利用空间结构造成视觉效果。请看如下两首具体派诗歌：

1.

假如
生
死 生
死 生死

再生 再死 再生
再死 再生
再死
再

再
不生
不死 不生
不死 不生 不死

生死生

死生
死
假如①

2.

水晶
水晶
饥饿
水晶
水晶
形式的饥饿
水晶
水晶
饥饿的形式
水晶
水晶
形式②

还有些具体派诗歌只是把一个单词的字母拆来拆去，组成各种图案。更有些具体派诗歌干脆不使用任何文字，例如一首名为《以眼还眼》的具体派诗歌就是由报纸上剪下的大小不同的一只只眼睛拼凑而成的一个图形。这样的诗歌简直成了拼凑文字和图案的游戏，令读者感到莫名其妙。而具体派诗人恰恰主张读者不应揣度作者的意图，而是要通过句式的结构、词汇的搭配和音节的顿挫所造成的空间、视觉和听觉效果，去捕捉自己领会到的含义。具体派诗人反对诗歌表达任何题材，取消了诗歌的形式和内容，一味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二卷第 340 页。
② 选自《巴西文学简史》第 535 页。

追求空间、视觉和听觉的新奇效果，他们的创作与本来意义上的诗歌已无共同之处，因此很难把他们的作品看成是真正的诗歌。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们的作品未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也不可能具有什么生命力。到了70年代，具体派诗歌便已走向衰落与消亡，巴西诗坛各种流派同时并存，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

70年代以来，在巴西诗坛崭露头角的诗人主要有马里奥·沙米耶（1933— ）、伊万·戎克拉（1934— ）、阿德利亚·布拉多（1936— ）、阿丰索·罗马诺·德·桑塔纳（1938— ）、马尔利·德·奥利维拉（1935— ）、卡洛斯·内哈尔（1939— ）、阿尔曼多·弗雷塔斯·菲略（1940— ）和帕乌洛·莱明斯基（1944—1989）等人。他们能否最终在巴西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则要留待给未来的文学史家们作出公允的选择。

主要参考书目

Ⅰ 葡语书目

História Concisa da Literatura Brasileira（《巴西文学简史》），Alfredo Boxi，Editora Cultrix，São Paulo，1982

Literatura Brasileira（《巴西文学》），Norma Goldstein e Samira Campedelli，Editora Atica，São Paulo，1976

Noções de Literatura Brasileira（《巴西文学入门》），Y·Fujyama，Editora Atica，São Paulo，1968

Presença da Literatura Brasileira（《巴西文学纵览》），Antonio Candido e José Aderaldo Castello，Difel，São Paulo，1975

Literatura Brasileira，Série Sinopse（《巴西文学概要》），Sérgio Alberto de Souza e Suzana Rodrigues Pavão，Editora Moderna，São Paulo，1976

História da Literatura da Língua Portuguesa（《葡萄牙语文学史》），Osmar Barbosa，Editora Tecnoprint，Rio de Janeiro

Antologia de Literatura Brasileira（《巴西文学选读》），A·Medina Rodrigues e outros，Marco Editorial，São Paulo，1979

A Literatura Brasileira Através dos Textos（《巴西文学读本》），Massaud Moisés，Editora Cultrix，1971

Antologia Escolar Brasileira（《巴西中学选读》），Marques Rebelo，Fename，Rio de Janeiro，1977

Dicionário de Literatura Portuguesa e Brasileira（《葡萄牙和巴西文学辞典》），Celso Pedro Luft，Editora Globo，Porto Alegre，1979

Pequeno Dicionário de Autores de Língua Portuguesa（《葡萄牙语作

家小辞典》), Fernanda Frazão e Maria Filomena Boavida, Amigos do Livro, Lisboa, 1983

Situações da Ficção Brasileira (《巴西小说状况》), Fausto Cunha, Editora Paz e Terra, Rio de Janeiro, 1970

Moderna Ficção Brasileira(《巴西现代小说》),Malcolm Silverman,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Rio de Janeiro, 1978

O Novo Conto Brasileiro (《巴西新短篇小说选》), Malcolm Silverman, Editora Nova Fronteira, Rio de Janeiro, 1985

História do Brasil (《巴西历史》), Antônio José Borges Hermida, Editora do Brasil, São Paulo, 1955

Castro Alves, *Poesia*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集》), por Eugênio Gomes, Editora Agir, Rio de Janeiro, 1980

II 汉语书目

《巴西诗选》(葡中双语版)

安东尼奥·卡洛斯·塞克琴(Antônio Carlos Secchin)选编,赵德明译,外文出版社印制,1994 年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选》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著,亦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

《幻灭三部曲》

马查多·德·阿西斯著,翁怡兰、李淑廉、井勤荪译,漓江出版社,1992 年

《腹地》

库尼亚著,贝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

《加布里埃拉》

若热·亚马多著,孙成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

《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

若热·亚马多著,孙成敖、范维信合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

《可可》
若热·亚马多著，孙成敖译，载《外国文学》1985 年第 8 期
《拉丁美洲历代名家诗选》
赵振江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文学大事年表

1500 《佩罗·瓦兹·德·卡米尼亚奏折》标志巴西殖民时期文学的开始。

1601 本托·特谢拉的史诗《拟声》在里斯本出版，标志巴西文学进入巴罗克时期。

1633 巴西第一位杰出诗人格雷格里奥·德·马托斯·格拉出生。

1768 克拉乌迪奥·曼努埃尔·达·科斯塔的《诗集》问世，标志巴西文学进入阿卡迪亚时期。

1836 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在《尼特罗伊》杂志发表诗作《诗意的叹息与思念》，巴西文学由此进入浪漫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巴西文学由殖民文学时期过渡到民族文学时期。

1843 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迪亚斯的传世名诗《流放之歌》问世。

1847 杰出诗人安东尼奥·德·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出生。

1857 巴西小说的真正奠基人若泽·马蒂尼亚诺·德·阿伦卡尔的成名作长篇小说《瓜拉尼人》问世。

1865 若泽·马蒂尼亚诺·德·阿伦卡尔的经典之作长篇小说《伊拉塞玛》问世。

1873 若泽·马蒂尼亚诺·德·阿伦卡尔出版又一部经典之作长篇小说《女主人》。

1881 阿卢伊西奥·阿塞维多的《姆拉托》和巴西最杰出的作家若阿金·马里亚·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布拉兹·库巴斯的死后回忆》两部长篇小说同年问世，标志着

巴西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

1891　马查多·德·阿西斯的经典之作长篇小说《金卡斯·博尔巴》问世。

1893　克鲁斯·伊·索萨发表诗作《盾》和散文诗《弥撒书》，标志着象征主义诗歌的开端。

1899　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又一部经典之作长篇小说《堂卡斯穆罗》问世。

1902　格拉萨·阿拉尼亚的长篇小说《伽南》和欧克利德斯·罗德里格斯·皮门塔·达·库尼亚的《腹地》一书问世，成为巴西文学进入先现代主义时期的标志。

1922　主张革新巴西文化艺术的作家与艺术家在圣保罗市举办“现代艺术周”活动，标志着巴西文学正式进入现代主义时期。

1930　“东北部小说派”的涌现开创了巴西文学的一个新阶段，巴西文学从单纯接受葡萄牙和西方的影响转而开始影响到葡萄牙和西方，创立了可以称之为真正独立的巴西文学。

卡洛斯·德罗蒙德·德·安德拉德出版第一部诗集《诗数首》。

1945　“45 年代派”的出现标志巴西文学进入现代主义第三阶段。

1956　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长篇小说《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问世。

1958　若热·亚马多·德·法里亚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加布里埃拉》出版。